





五女七貞 (卷六)

八十一 朱五爺帶鬼挑水 智趙璧設計黨賊

後話說李七爺 哭之時 外面進來一人 原來是朱光祖 家人中有認得朱五爺的 遂

說道 朱五爺你快勸勸吧 我們大家 要勸也勸不住 朱光祖點了點頭走到李七爺面

渠前 叫了聲七叔你別哭了 你家中死了九條人命 江都縣官說了不讓你入殮 非要前來驗

尸不可 李七爺正是哭的悲悲慘慘 猛然聽見這句話不由得氣往上撞 當時止住了悲聲

II 擦了擦眼淚 二目瞪圓遂說道怎麼樣 我給國家辦事惹惱了羣賊 來到我的家中 殺我滿

門家眷 無功無賞這還不說 他還非要驗尸不可 朱五爺他一聽老人家所說這片話 不由

得嘆喟一笑 七叔別着急 江都縣不但不驗尸 我跟他一說 他心裏很是難過 過兩天他

要親自前來給我七孀上祭呢 七爺一聽說道 你爲怎麼這樣說呢 朱光祖嘻嘻的說道 我

一 藉此勸住你老別哭 我怕把家哭壞了 此時老英雄褚彪 也走過來用言語解勸 朱光祖這

才問天霸等他們都到那裏去 朱五爺答言 他們衆人被師傅打回歸桃河驛公館去了

怕的是羣賊行刺大人 李七爺接着道 你也趕緊追隨他們去吧 朱光祖點頭答應要走

褚彪託咐見着三俠務必央求央求他們三位千萬分神受累 把姑娘的寶刀追奪回來才好 朱

五爺說道老人家你放心吧 人家三俠身爲俠客 說話如白染皂 你就放心吧 我也不在這

裏忙合了 李七爺說道你快去吧 朱五爺這才告辭起身 朱光祖出離了大李個場 脚底下

力 朱五爺年青的時候外號叫草上飛 後來留下了鬍子才叫賽時千 那兩腿最快無比

瞬之際就是二三十里 在路上饑餓之行 打打尖接着還追 到了二更多天他就追到公館

卷

正趕上天霸等衆英雄全都在門外，衆人讓五爺往裏走。朱光祖說道：還是老人家石大叔請。朱光祖知道衆人也是才到，他們怎麼也會就誤了呢？諸位想情人人都有個肚子，够了時候雖也得吃飯，沿路上連打尖帶勞乏，故此這個時候才到。衆人一看朱光祖來了，大家謙讓。天霸問朱五哥你老沒回大李總場麼？朱五爺一笑：老兄弟你沒猜對，我到了李宅，把李老英雄勸的不哭了。我才告辭回來，緊走把你追上了。衆人一聽朱光祖腿快，果然不減當年。大家這才謙謙讓讓往裏走，將然來到二門，施安由裏面迎接出來。天霸問你怎麼這時候還不睡覺？施安說道：我沒睡。大人正燒子時香呢，叫我外面看看，你們衆位多怎回來，就叫你們上去見大人有話說。粗粗笨笨的人全都進了班房。天霸問着計全、趙璧等幾個機靈的，各擰了擰塵土，隨着施安修奔後面西配殿。施安略一痰嗽，施孝把簾櫺挑起。施安到裏面，大人此時將燒完香，坐在那裏吃茶呢。施安口稱回稟大人。天霸等衆全都回來了，大人吩咐叫他們進來。施安挑起簾櫺，大衆來到裏面。施大人看了看他們，大家的氣色就知道了四成。跟着天霸在大人面前回話，就把大李個場之事，一共殺死幾條人命，褚蘭香的寶刀被賊人搶去，陸凱殺死李煜之妻，現在三俠追下青蓮花張鎮去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施大人聞聽，不由得震怒。雖然是文官手拍桌案，雙眉一立，虎目圓翻，高聲喊喝：我要不把那羣賊人拿獲，給本七奶奶報仇，我誓不回京。說話的時候，桌案上放着一把象牙股的摺扇。老大人一伸手拿起來，雙手一折，咯吧一聲折爲兩段。遂說道：我要不能拿住賊人，給李七奶奶報仇雪恨，我認此扇同折。又向衆人道：你們大家下去休息休息去罷。數日勞乏，大家全都累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衆人一看大人如此震怒，誰也不敢多說。只得退出了西配殿。大衆也實在是累了，到了自己的臥室，除去上夜之人，大家各自

六

安歇睡覺 一夜無言 次日天光大亮 大家醒來起去梳洗 就是不醒的也吵醒了 天窮告
訴州憲姓 叫趙璧領着你去到鐵鑪巷 鐵鑪巷上 若不能接尋打一把 還有秦家三位兄弟秦文
冤秦文怨秦文緣三對鐵懷杖全都折斷 一同前去修理就是了 烟薰灶搖頭道 別人誰拿錢
也不成 非叫該諸鬼趙璧拿錢不可 趙璧也知道饒小子一個心眼 趕緊取出來十兩銀子
交給秦氏昆仲 說道你們哥兒三個代勞把他帶到鐵鑪裏頭去罷 我反正惹不起饒子 秦氏
弟兄一笑說道 這一來連我們哥兒三的钱也够了 你今天就算罷了罷 把話說完秦家哥兒
三個把烟灶薰帶走 這個工夫大家全都起來了 全都擦了臉臉吃了點兒點心 將然收拾完
了 就聽外面一陣大亂 原來是淮安府知府會合蘇州府副將協同剿平陸家堡 先帶官兵把
陸家堡裏面的火救滅了 然後又把所拿的賊人 活的交給巡檢司劉炳玉 暫押在他的
小牢獄 是死尸全都派官兵 掘了一個大深坑 全都埋在一處 這就叫大並骨 然
四後淮安府的知府出布告安民 凡是安善的良民 全都照常生理 有那形跡可疑之人 或
是有人告發 調查實了一律治罪 就這麼一說不大要緊 在陸家堡整整的辦了三天 到了
天頭上 有馬得槽前來回話要領這二十萬鏢銀 淮安府知府搖頭 說道 現在的這些個金
銀全都是在陸家堡抄出來賊贓 你們要說這是你們的鏢銀 未免於手續上稍爲欠點 皆因
無從証明 馬得槽尹路成二位老達官說道 這個容易 凡是我的鏢銀在銀箱上面有我們二
友鏢店的鈐印 如果沒有鈐印我們也不敢領 知府說 你們二位又在我的地面開鏢局子
素來你們的行爲我也知道 當然沒有朦混之事 可有一節 抄陸家堡 並非本府一人辦理
從中協同着蘇州府的大人 倘若是我叫你們在這裏把銀子領去 又不是少一說就是二十
萬兩 蘇州府施大人有個一言半語的不滿意 顯着我做事未免專權 這麼辦吧 到不如將

【3】

此處安置安置一同駝奔桃河驛盤古寺 見了施大人把話說明 或是准你們領 或不准領回頭再說 二位老達官一聽知府大人所說的有理 只得點頭答應 陸家堡一切未辦理完畢之事 全委派官兵善後 同着蘇州府的副將趙得勝帶着差人出離了陸家堡 駝奔桃河驛公館 巡檢劉炳玉得着信 趕緊預備迎接 前清的規矩小官接大官當然是威威武武 故此衆人聽見外面一陣大亂 劉炳玉見着淮安府趁勢將公事辦理辦理 就是寄押他這裏的羣賊 全都繕造好了花名冊子 共是男女賊人七十二名 冊子呈了上去 淮安府知府點了點頭 說道貴巡檢辦理甚好 這時候公館差人全接出來向看淮安府請安說道 敝上衣帽不齊在裏面 恭候 知府點頭往裏走 你可別看這二位都是知府 施大人的身分較比四品可大些個 皆因他是奉旨回京就得算是欽差 所過府縣本來就應當地面官接待 淮安府往裏走 副將自回營中辦理營務去了 淮安府知府來到裡面 施安早就把簾櫳打起 知府進來跟施大人對施一禮 說了幾句客氣話 然後分賓主落坐 施孝獻茶 茶罷擱盞 淮安府先把抄陸家堡經過回稟了一番 然後又報告 現在被擒的衆賊人 皆押在巡檢衙門 大人要提審之時 也便當 等着大人起馬之後 我再將賊人轉押淮安府 施大人擺手說道不用 本府已然走過摺奏 候聖上的旨意下 這些個賊人還許在本地正法 跟着淮安府又回明現有二友鏢店的鏢主馬得槽尹路成兩人 他們要領取二十萬鏢銀 施大人微笑 他們二人雖然保鏢 帮着本府出力不小 就打着說沒出力 大清律明定破獲賊贓物歸失主 淮安府知府點頭稱是 遂命人到外面 請二位達官 說話之間二位達官進來先給二位大人請安 然後淮安府說道 本府將話說明蒙施大人准許你們二人將二十萬鏢銀領回 二位達官聞聽趕緊向前請安道謝 然後淮安府向施大人告辭 陸家堡還有些個首尾之事 也應當辦理完畢 施大人

點頭說道：「恕本府不送。」淮安府帶着二位老達官，一同退出來。三位來到陸家堡，款安府

辦理各項善後公事。二位達官僱車輛提取二十萬鏹銀送還本處，到下文書，攻打趙家溝。

花爪虎馬得槽，下海龍尹路成，倆個人捨命拿賊，救護施大人。那是報答今日之恩，暫不多表。

後 淨說公館裏施大人看着淮安府帶領二位達官走後，打發施安到前面，將天霸等衆人全都叫

上來。衆羣雄到了裏面，請安兩旁站立。老大人把臉往下一沉，說道：「昨天晚上本府有話已

然對你們衆人說明，如果拿不着行兇的賊人，給李七奶奶報仇。本府誓不起馬，由打今日

爲始。限你們三天限，無論你們怎樣爲難着急，你們也得將賊人拿獲。據本府所想，陸凱

五 乃是緣林道的巨賊，家中豪富，雖然他們陸家堡被剿，外面也短不了有他的買賣。必然

在本地附近窩藏，不然陸家堡已破，怎麼會又生事李家場呢？在這個時候，趙璧素常你在本府面前

女 咳嗽了一聲，咳嗽的聲音非常難聽。大人把臉一沉，手拍桌案，說道：「趙璧素常你在本府面前

說你辦案有功，講究什麼尸踪病物傷，又什麼講究究情問理，自誇其能。今天別人是三天

七 限，我給你兩天限。案子辦着本府以五百兩紋銀賞你。如果辦不着賊人，將你趕出去。不

准在我這裏當差。趙璧答應一聲是。答應完了，跟着就退下去了。要是往常，趙璧鐵得跟大人

貞 抬槓呢。今天一句話沒說，答應一聲就走了。那個意思就彷彿是這個案子，很不算什麼。

早已就知道賊人在那裏，伸手可辦一樣。故此坦坦然然就退下去了。大人說道：「你們看見了沒

有趙璧可是走了？你們仍然遵着三天限期去辦，辦好了我必有重賞。大衆只得一齊退了出

去。來到外面，差人的住所一看，大家這個氣可就大了。原來趙璧由打後面退出來，先到厨

房，要了四碟菜兩壺酒。他的徒弟黑士傑站在旁邊伺候着。一人自斟自飲的正在高興。天霸

衝他一樂，說道：「趙大哥，一定是陸家堡裏羣賊的下落，你全都知道。」趙璧聞言，一咧咀，用手

一指自己的鼻梁 叫一聲老兄弟你別看你這麼文明的人 說到這裏你可不如哥哥 你不知道千家詩有這麼一句話嗎 人生有酒須當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我這裏不是喝酒拿賊 我這是出紅差呢 你們是三天限 我是兩天限 由打今天說你們不用再答理我 因為我是有日子的紅差了 天霸將然要跟他的瞪眼 計奎在後面一推 就把天霸推到裏間屋中去了 這個時候已然到了用飯時 大眾吃完了飯 互相計議拿賊之法 計奎說道 咱們在這裏人生地不熟 到不如今天再歇一天 明天再出去分頭去訪 也許把此案破獲 大家也是煩悶 除了派好上夜之人 全都睡覺 不提衆人安歇去 單說趙璧把酒喝完 將酒壺茶碟叫黑士傑拿出去 他找了一把椅子坐在上首往後一靠 這小子專門會坐着睡覺 黑士傑一看他師傅睡了 他弄了一個涼蓆躺在地下就着了 趙璧睡醒一覺 一伸懶腰 看了看正到天黑 趙璧站起來一看黑士傑躺在地下睡覺 他掄圓了拳就給了他一巴掌 黑士傑一翻身將然要嚷 趙璧堵住他的咀 扒在耳朵上說道小子 你跟我立功去 咱們爺兒倆前去拿賊 你要一嚷他們大夥聽見 拿賊的功勞 可就是你黃老叔的了 黑士傑准知道自己的師傅能耐大 不敢多說 只得收拾收拾小單刀 小雞爪飛抓全都帶好了 跟着師傅慢慢的來到外面 黑士傑這才問師傅 你們上那裏去 趙璧說道 咱們上巡檢司衙門 找劉炳玉讓他同着咱們土牢獄找羣賊 我自能想法子打聽賊人的下落 黑士傑說道 這個我全都外行 你怎麼說 我就怎麼隨着 老趙帶着徒弟來到巡檢司衙前 叫了一聲黑士傑你就不用進去了 在這裏等着我 士傑點頭 趙璧先到了門房 說你們那位給回一聲 我奉施大人所差見你們劉老爺有話 門房一聽不敢怠慢 到裏面去了 工刻不大 差人回來說了一聲有請 趙璧不慌不忙大模大樣就進去了 劉炳玉知道趙璧是施大人手下的紅人 那裏敢慢待 到不趕怕趙

璧 這就是施大人的面子 劉炳玉巡檢老爺一直迎接到二門 見了趙璧二人對行一禮 讓到書房落坐 劉炳玉道 趙督頭來在此處有何公幹 趙璧說道 我奉施大人堂諭 叫我前來見貴巡檢 求你取出魏貅牌 我到牢獄裏面辦點兒機密之事 還得求你作主 我到裏面後跟賊隨便說話 別叫你的貴差人攔阻 巡檢劉炳玉說道 那是自然 趙璧說道天已不早 咱們改日再談 我去辦理這段事要緊 巡檢劉炳玉親自把趙璧送到了牢獄裏面 告訴獄頭

集 說這是蘇州府的上差趙督頭 他在牢獄裏辦事 說什麼話就如同我一樣 你們不要攔阻 獄頭答一聲是 趙璧說道劉老爺這就沒你的事了 你請回治公吧 劉炳玉說道 你也忙你的 說着話劉炳玉自己出了監牢 單說趙璧同着獄卒來至在獄內 其中分上籠下籠 無論上下所押的衆賊沒有外號都是陸家堡的賊人 趙璧衝着上下籠高聲喝喊 誰是陸家堡看守大廳的管家 獄裏的羣賊連一個答話的都沒有 趙璧嘿嘿一樂說道 你們可別害怕 現在有人情到了 誰要是 當時就把他釋放 如果你們全都不答話 就要告訴託人情的主兒 醫

女 就提此處沒有這個人 望後要是再打算出去 那可就不容易了 你們千萬別想錯了 趙璧

七 剛說到這裏 就聽在下籠裏面犄角上有一個人答言 小人陸喜我是看大廳的 趙璧說對了 我聽說你叫喜兒麼 遂叫獄頭趕緊把他放出來 暗中交代 趙璧他也不認的這個陸喜兒 他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陸喜兒 他用的這全都是詐術 因為他是綠林道的大行家 賊人的骨髓他都知道 是當綠林道大賊作事全都瞞就不瞞伺候大廳的 他用詐語把他詐出來 再用法子朦混他的口供 看守大廳之人對於主人的朋友 他必然全都認得 主人跟誰交情最深來往最密 他全明白 要得着那個人 陸凱的下落不難追求 他這才把陸喜給詐出來 趙璧衝着獄卒一吐舌頭說道 這個人當時就得跟我走 獄卒一聽就是一怔 心說這小子

要把差事帶走可不成 皆因獄裏的規矩沒有魏貅牌 不論是誰 他也取不出差事來 因為有巡檢劉老爺的話 獄卒又不好跟他抬槓 只得帶笑答言是是是 趙璧這才說道 你找個清靜地方 我們哥兒倆個說幾句話 獄頭用手一指說道 那是我們的住所 你到裏面隨便說 談諧鬼趙璧領着陸喜兒來到獄頭的住所 裏面現成的茶放着茶碗 趙璧借花獻佛 拿起壺來倒了一碗茶 先叫陸喜坐下 你喝完了這盃茶 回頭我再跟你說話 陸喜兒這小子 自從被獲遭擒以至於押在巡檢監牢 連一口水也沒摸着喝 此時看見這碗茶 真不亞如見了仙丹一般 趙璧說你要是渴的話 你只管喝喝完了再說 把這一壺茶都喝了也不要緊 這小子真聽趙璧的話 他就一碗一碗的眨眼之間 把一壺茶都喝了 遂深深的給趙璧作了一個揖 說道小人 謝謝恩人賞茶喝 趙璧說道我又不認得你憑什麼給你茶喝 不過有個人給託人情 這個人是老頭兒年紀有六十多歲紫巍巍的臉膛 論他的武術手使一對跨花雙藍 他爲你上上下下花了五百多兩銀子 你不認識這位嗎 陸喜兒趕緊說道你提的這位他不是外人 那是我家老姑爺 姓何名潤字得寬 趙璧說他爲你託這麼大的人情你跟他有什麼好處 陸喜兒說 我是一個作奴才的 跟主人的親戚有什麼好處 也就是先前老姑爺事由不大好 時常跟我家主人借銀子 全都是我給他老人家送去 從此老人家就帶我不錯 大概他老人家 也須看我這點兒好處 趙璧說你上他們家去過沒有 陸喜說不去一個月也得去個三蹻 五蹻的 趙璧點頭你這個人還算是有良心 這一次人家把你放出來無論如何你也得到他家裏去謝謝 他離這個地方 有多麼遠路呢 陸喜說這 離此處不過二十來里地 地名叫作何家沿 全村都是養魚池 趙璧說他能够總在家裏呆住嗎 陸喜說這位莊主爺他是好靜不好動 只是他的四個少莊主 時常不在家裏 趙璧點頭 既然如此

你就快去道謝去吧。這小子心裏頭一喜歡，連一句客氣話也沒說，站起來就走。趙璧在後面跟着，出離了獄頭的住所，趙璧叫了一聲獄頭，你快把他收起來吧。這小子沒有良心，我說把他放了，他連謝都不謝，說着話趙璧過來左右開弓給陸喜好幾個咀吧，把小子給打的直勾勾的發怔，連獄卒看着也新鮮。剛說着話一會兒又打起來了，獄卒將要問趙璧把兩只小圓眼睛一瞪，說道這可是賊頭，他要是越了獄，你們可担架不起。把話說完轉身就走，不表獄頭去押收陸喜，淨提趙璧出了牢獄來到巡檢司的衙外，黑土傑正然在門外等着急，趕緊叫道老師，你打聽出來沒有？趙璧點了點頭說道行了，爺兒倆個往前走，過了桃河驛大石橋，這個時候也就是定更來天，正往前走，就見前面來了一個人手提燈籠，燈籠上面有字寫的是桃河驛官燈，原來是桃河驛的地方，帶着四個更夫每晚晌圍着桃河驛繞個灣兒，一則是爲保護大人，再者就是爲牢獄裏面押着許多賊人，恐怕他們有了意外行動，這也是巡檢劉老爺的一分小心，地方一看見趙璧趕緊說道，趙頭兒你這是上那裏去？

七 趙璧說我這裏正要找你呢，地方一怔說道，你找我有什麼事？趙璧一笑說道，倒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要跟你打聽打聽道路，地方說道，這個容易，但不知您打聽那條道？趙璧說道我要奔何家沿那裏去，地方說從那裏去也不遠，您順着我的手看，順着這條道往前走，走個十來里地有一個村莊，那叫都龍鎮，鎮上是個魚市，穿街而過再往前走不到十里地，您要看見有養魚池，木板橋，那就是何家沿，趙璧道了一聲勞駕，遂帶着徒弟爺兒倆個，按着地方所說的道路往前走，果然來到木板橋的村莊，趙璧知道已然來到何家沿，這個時候也不過就是將在二更，在莊口前面站着兩個人，看他打扮好像更夫模樣，細一看果然不錯，一個拿着梆子，一個拿着鑼，拿梆子那一個到穿着一身紫花布的神褂，拿着

【9】

鑷的這一個 身上穿着一身青洋縐的褲褂 趙璧一看好闊的兩個打更的 其中必有別情 趙璧過來向着兩個更夫作揖 這兩個一個撇咀 一個搖頭 那個樣兒是美的不得了 慢慢的問道你有什麼事 趙璧說我跟二位打聽一件事 有個何潤何二爺可在這兒住嗎 穿青的那小子答言說道 何二爺倒是在這裏住 現在因為有事 携家帶眷上北京去了 趙璧接着就問上京作什麼去了 更夫說道人家上京是人家的事 我怎麼會知道呢 你若不信你上門口看看去吧 那裏貼着條呢 趙璧問何二爺的宅院在那裏 更夫用手一指說道 你順着我的手看 由這條小道往前走 見了岔道一直往西不遠路北有個廣亮大門 那就是何二爺的住宅 趙璧把話聽明白了 帶着徒弟黑士傑 順着小道往前走不多遠 有一個硬灣兒拐過一直够奔正西 走出去不過三箭多遠 街北面有一座廣亮大門 細看房子蓋的很講究 門前有四棵龍爪槐 此處門邊上貼着紅箋紙 上面寫着字 黑暗之中看不明白 回頭看了看兩個打更的並沒跟下來 又伏腰向四外看了看 並無來往行人 趙璧一伸手由打百寶囊中取出來白蠟捻 又取出火種打着火燃着蠟捻 叫黑士傑拿手舉着 趙璧細看上面的字 老趙雖然不會寫字 看面前的字 他還都能够認的出來 再說搬家條上也沒有什麼多深的文理 上面不過寫的是本宅主人 現移居北京正陽門外鮮魚口 雙合魚店 有什麼要緊的書信暫免投遞 百日之後仍然遷回本宅 有來往之事再接洽辦理 旁邊單寫一行小字 本宅主人何潤因事忙不能面辭 請各親友莫怪 趙璧叫黑士傑把白蠟捻捏滅 趙璧兩只手握着肚子翻白眼 他慢慢二次翻查 他肚子裏頭這本壞賬 思索了半天哈下腰細看地下的車轍 黑士傑知道他師傅又犯壞呢 老趙看完了車轍 站起身形邁步 就按着這個車轍走 黑士傑一聲也不言語 隨後跟着 趙璧圍着何潤的宅院繞一個灣兒站在西牆犄角那裏發怔

怔了好半天看了看車印 看了看牆頭 他衝着黑士傑一打手勢 黑士傑會意爺兒兩個一
蹤 竄上了牆頭 來到牆上 就把房簷瓦揭了一塊 往下一扔 借此問路 就聽吧的一聲
一無人聲 二無犬吠 用耳朵細聽下面都是實地 趙璧這才敢由牆上跳下來 將那塊瓦
後 撿起來 還留個暗計 瓦放在原處 老趙頭前帶路徒弟後面跟隨用心調查 趙璧跳過來這
個地方正是西花園 別的花到也沒有多少 就是葡萄架很多 看來看去 北面有一眼井
井邊上有很濕的水印 看那個光景昨天還有人在那裏打水似的 老趙看着點頭咋咀 黑士
傑看着不明白 到底是小孩兒的經驗差着 就看他師傅擰眉瞪眼長息短嘆 轉着灣兒就進
了東面的月亮門 這就是人家的中院是四合套的瓦房 前出廊後出廈 四外都有穿廊遊廊
四外都有鎖鍊還拉着鈴嘴鎖 鎖的非常堅固 看那個意思東廂房一定是廚房 門窗戶全
都鎖着 裏面有貓叫的聲音 因為他們在外面看貓耳朵最靈不過 看見有人苗苗的直叫
看那個貓的意思天天不像沒人喂的樣兒 黑士傑看着並不注意 又繞到北房簷下 隔着破
窗戶往裏看 雖有頂箱立櫃全都開着裏面任什麼也沒有 有些個破爛衣物全都在地下扔着
老道一面搖頭 一面心頭犯愁 又繞到西廂房 屋門是四扇隔扇門 當中兩扇全都鎖着
旁邊那兩扇 趙璧微一用力 就推開了一扇 恐怕有翻板 用腳輕輕的踩了探 是方磚
慢地 趙璧一轉身就蹤到了裏面 黑士傑也隨着進來 到裏面看了看淨是些個破桌子爛板
凳 趙璧心裏不住思索 遂將身坐至在一張破椅子上面 黑士傑一看 旁邊有個小炕 他
就實在累了 一歪身就躺在炕上 趙璧由打腰間取出他那一隻鼻烟壺 倒了些鼻烟在手心
上 用手指蘸着聞了聞 通通七竅 壯壯腦力 然後好想法子拿賊 黑士傑這個時候 可
就睡着了 因為他跟師傅出門放心 故此一歪身就睡着了 趙璧聞着鼻烟心裏頭一通快

也彷彿像一迷惑似的，就聽北屋花啦啦一響，吓的趙璧一哆嗦，差點兒沒在椅子上掉下來。黑士傑照樣還睡覺，趙璧對於這種事向來沉穩，他慢慢站起來，從隔扇的縫往北屋看，就看由北屋隔扇裏鑽出一個腦袋來，頭大如斗，淨說外頭露着的脖子就有三尺，面似瓜皮，縮腮幫尖下頷，一臉的燎漿泡，耳墜排環，所響的聲音是他搖幌腦袋花啦啦排環聲音。趙璧定睛細看，長住了胆子，就看這個鬼頭行伸就縮，一連就是三四次，尤縮了回去，過了一會兒復又伸出來，一連伸了三次，才縮去，過了一會兒，就聽隔扇吱吱一聲，由打裏面出來一人，用扁担挑着水梢，手拿長繩跟柳罐斗子，一直够奔西面月亮門去了。趙璧這才慢慢的把徒弟叫醒，士傑問你叫我作舍，趙璧就把方才之事對他一說，這小子聞聽搖頭不信，趙璧說你聽，果然有脚步声着很重，功夫不大，就見那人挑了一挑水回來進了北屋，跟着就聽花花倒水的聲音，黑士傑一看就是一哆嗦，心說這個鬼還會挑水呢，正想着那個人又挑着水梢出來，爺兒兩個暗地看了有兩碗熱茶的功夫，這個小子就挑了三挑子水了，容着這小子挑着空梢走後，這爺兒兩個躡足潛踪，够奔北房裏面，方才分明聽花花倒水

卷

六

音，屋裏頭連一個水點都沒有，也不知道他把水倒在那裏，趙璧活了這麼大，也沒經過鬼挑水，這種事，吓的他站在那裏呆呆的發怔，師傅爺兒兩個，暗訪何家沿，異常納悶，黑士傑說道，我也沒有經過，老趙說快走，挑水的又回來了，爺兒兩個趕緊跑到西廂房一藏，果然挑水的又挑回來了，仍然是花花的倒水聲音，叫人聽着可怕，容着挑水的再走了，爺兒兩個跑出北房，就奔月亮門，走過月亮門，來到葡萄架底下，留神細看那個小子，正在那井台打水，大概也就是三柳罐一梢，這小子剛打了兩柳罐，趙璧身形向前一躍，在後頭黃鷹插素一把就把打水的這小子脖子給掐住，趙璧跟着就說你可別嚷，你要是一嚷，我

跟着一使勁就把你掐死 黑士傑把柳籬搶過來往地下一扔 走過來一腿 爺兒倆個就把這小子摔倒在地 黑士傑一伸手取出他那口小刀 哧哧哧就在這小子腦門子上增了三下 淺的割了三個小口 吓的這小子口稱二位好漢爺饒命 我是跳牆過來挑水的 我的母親有後病 我們那都吃河水不清涼 我挑點兒井水回去好給我的老娘熬藥 好漢爺你老饒命吧 趙璧說道你這個小子這可算想瞎了心啦 我在西廂房看你半宿 你先裝鬼 回頭又挑水 不算這一挑你已然挑了三挑啦 我們看的明明白白 你不再說實說 我可要動王法了 這小子一聽 當時吓的顏色更變 趕緊跪下 遂說道我聽二位說話好像是官人 趙璧說我也不瞞你 實話跟你實說吧 我們是蘇州府大班頭 就爲採訪此案而來 只要你說了實話 井裏頭可有龍王爺當差 同神我絕不說謊言 准能饒你這條性命 這小子聞聽立刻熱淚滾滾 遂說道你老要問 小人我姓姜名成 我家中實有老母七十一歲 皆因被貧寒所逼 素常作個小買賣不能養家 由打昨天早晨有我們這裏打更的更夫 他姓王叫王全 他見着我 忽然給我作了一個揖 給我道喜 我問他喜從何來 他這才說他家的員外爺住在地窖子裏 一百多口人 每天准用二十挑水 每一天給我一兩銀子 先給二十兩銀子安家 可是在這一百天之內不準我回家 小人見了銀子心中很喜歡 回家跟我母親一商量 我的老娘也說不要緊挑水不算什麼 我也有膀子力氣 遂答應了這份差使 他們把我領到這個院子裏頭 我也看不見人 先交給我一條扁担 兩個水梢 一個柳籬斗子一條長繩 又給我一個鬼臉 白布縫好的脖子一根竹竿 我一看這個可就把我吓壞了 我問他給我這個作什麼 他說要不因爲這個那有挑水的一天一兩銀子的 實話告訴你說吧 我們莊主爺惹了趕兒事 要在地窖子裏頭躲避一百天 下面什麼吃的燒的應有全都有 就是沒有水 你一天供足了

[13]

二十挑水 每天就給你一兩銀子 可就是不讓你出這個北屋 趙璧問那麼你在那裏睡覺呢

姜成說道 在北屋之內牆下面的閘板 當中一塊活的 不知道的主兒可看不出來 把這

塊板子提起來裏頭是夾壁 足能容三四個人睡覺 他們還說二十兩安家銀子 不虧你老娘

吃的 他們自然接濟 趙璧又問那麼你上那裏吃飯去呢 姜成聞聽用手一指 你老看見這

一個葡萄架了沒有 裏面全有氣眼 茅房有茅房的氣眼 屋子有屋子的氣眼 單有一個氣

眼下面有人看守 够時候有一個小筐用繩拴着 我把筐子扔下去 下面有人把吃喝放在裏

面 我把他拉上來 北屋裏去吃 趙璧聽着點了點頭 思索了半天 復又問道 那麼我聽

見你挑水花啦啦的往屋裏頭倒水 連一滴水點都沒有 你全都倒在那裏了 姜成一聽

遂說道 方才我不是跟你老說了嗎 北面牆下面有一個閘板 那是我睡覺的地方 挨着我

那裏頭裏邊有一塊閘板 外頭畫好了磚形 猛一看就彷彿像磚牆一般 把那塊板子撤出來

裏面是一個簸箕槽 下面有竹管子通至地窖子裏頭 緊下頭有水池子 那個池子准盛二

十梢兒水 我把水倒在那他自然會往下流 趙璧越聽這個法子越新鮮 不住的點頭咋咀

想了想又叫了一聲姜成 你拿那個鬼臉幹什麼呢 姜成說道 老爺要問那個東西 是更夫

王全交給我的 叫我在挑水時要出來的時候 先拿竹竿挑着鬼臉 打隔扇裏頭伸出來 連

幌三次聽聽沒有動作 再拿水梢出來挑水 他說是恐有官人前來採訪 故此用這麼一個法

子 外面有兩個打更的 就是莊主爺的管事的一個王全一個李義 院子裏頭就是我 除我

們三人之外 並無第四個人 這是小人我知道的 你老再要問別的 我可就不知道了 趙

璧一聽叫了一聲徒弟你看怎麼樣 我看着那兩個打更的穿章打扮 就知道他准有別情 士

傑說還是師傅高明 你老人家真氣死陳平 趙璧並不答言 手握住心口翻白眼想這件事

到了得怎麼辦 想了一會 忽然間想起來了 叫了聲姜成你愿意死愿意活 姜成說要尋我自已一個人 死活都不要緊 小子實有七十多歲的老娘 無人孝養 你老要不信的話 你老把我捆在這裏 你老去看看去 也不遠就在一隔牆 如果老爺肯其施恩 讓我活了 你叫我作什麼 我就作什麼 趙璧一聽 說這就好辦了 跟着一看黑士傑說道該兒咱們爺兒商量一段事 是你回公館調兵 還是我回公館調兵 反正得去一個留一個 咱們爺兒倆個誰叫我比你大呢 無論什麼事 我也得讓你一頭 趙璧這個人 這是生來的毛病 無論跟誰也得要耍奸 有誰知這個徒弟 比他師傅還難惹 他把小黑豆眼連翻了幾翻 說道老師傅你是有了年紀的人 在衙門做事多年 對於報告各事全都內行 小子我任什麼全都不懂 還是老師你回公館 請我黃老叔去吧 我在這裏看着這個賊 趙璧一聽 心說好小子 你打着是看差使舒服呢 其實更累 叫了一聲孩兒 你可知道看差使有三難嗎 士傑搖頭說道 弟子不知 趙璧說道頭一難 就是不許走漏了風聲 讓賊人知道 第二樣難 你得幫助他挑挑水 一共應挑二十挑 他才挑三四挑 還少十五六挑水呢 挑足之後 跟他到一處去躲藏 第三難 我一回來 只要聽見 我一拍巴掌 你就得快出來 咱們好一處拿賊 黑士傑一聽 那還是你看着賊吧 趙璧擺手說道 那可不成 師徒爺兒倆個 說話言而有信 我不是先讓你讓的嗎 你挑好了就不能改 再改你就不够人味了 黑士傑又翻了翻白眼沒法子 說道師傅你老請吧 只要你回來一拍巴掌 我就出來 你就別管我多麼爲難了 趙璧叫道姜成再問你一件事 你准要說了實話 不但我放你這條命 我跟大人面前求求給你幾十兩銀子 叫你作個小買賣 姜成說道 老爺子你就快問吧 只要小子我知道絕不能不說 趙璧說他這一所宅子裏頭共有多少氣眼出氣 姜成回答還是真快 說一共

有六十多個氣眼出氣。趙璧說你答得太快了。你怎麼知道那麼詳細呢？姜成說老爺你老不知道。王全把我找進來。一天一兩銀子挑水蓋氣眼。每逢陰天下雨的時候。這個氣眼都得蓋上。恐怕往裏進雨水。我昨天一進來他就交給我六十四個帶孔的小盆。下雨的時把氣眼扣上。都有一孔出氣。可進不去雨水。趙璧說這就是你的功勞。跟着又囑咐士傑說道孩兒。你可好好的幫助他挑水。不許走漏風聲。如果把風聲走漏了。你可留神你的腦袋。咱們爺兒倆回頭見。趙璧走後。士傑幫助姜成挑水。水挑够了。自然有地方穩藏不表。話說趙璧他竄出了何宅。一直够奔木板橋。到了更房一看那兩個打更的還在那裏站着。趙璧走上前來。說道辛苦二位。剛才跟我一塊兒來。那個小子你們二位看見他住那條道上去了一邊跑打更的搖頭說道。我們剛打完更回來倒是沒理會。趙璧並不答言。哈下腰去就追。一邊跑一邊嚷。這小子拐我二十兩銀子跑了。那可不成。兩個打更的在後面跟着一塊兒追。打算追上看看熱鬧。他那裏知道趙璧他這是用的詐語。他怕他走了之後。這兩個小子再回何宅。故此他假說人家拐了他銀子。王全李義。還是真上他的當了。他們倆個沒有趙璧跑的快。他們倆個人追了半天也沒追上。慢慢的遛達回來。也累了。只可找個地方歇着睡覺去了。單說趙璧。脚尖點地哈着腰施展夜行術。如飛似箭。一直够奔桃河驛而來。來到盤古寺公館天也就是將亮。走到大門口。趙璧向門墩一坐。一步也走不了啦。只騰了喘了。早有聽差的看見說趙頭你作什麼去了。累的這個樣兒。趙璧說我前去冒險。探探回來。已然把衆賊人的下落探明。快進去報告大班頭黃天霸一聲。叫他擺隊出來迎接有功之人。如果要是不接待我。我可站起來一走。他這個賊可是一個也拿不着。當差的趕緊答應轉身進去。這個時候黃天霸等衆人早起來。正在大家擦拳過招之時。差人進來叫了一聲黃都頭。外面

那位趙頭回來了。天霸一聽，就是一怔，說他回來就回來吧，這也值得告訴我幹什麼。差人聞聽一笑，對道：都頭，這是趙頭叫我進來說的。他說叫你擺隊出去迎接，皆因他把賊人下落探明，如果你要不接，他可就回老家去了。天霸是爲給李七奶奶報仇心急，一聽有賊人的下落，一個猛勁當時就跑了出來。一看趙璧正坐在門邊上，正喘大氣呢。天霸趕緊走到跟前，叫了一聲：趙大哥，你多辛苦了。你在那裏把賊人的窩巢探明，趙璧滿面帶笑，叫了一聲：老兄弟，你這一接我，我就長了五百年的道行。有話咱們裏面說，別走漏了風聲。天霸過去摻着趙璧往裏走，老趙覺着心裏頭這個美，就別提了。恭恭敬敬把他讓到配殿裏面，落坐。差人給他倒茶，倒一碗，連喝了三碗。大家以爲他喝完了茶，准得把賊的下落說出來。沒想到他站起來就走。天霸一瞪眼說：你上那裏去？你說你把賊人下落探聽明白，爲什麼你不當面說出？趙璧說：你先別着急，這可不是平平常常的事，我非得當着老大人的面前才能說呢。衆人一聽這個話，到也有理。這才大家同着趙璧，奔中院，正赶上七施安給大人出來沏茶。天霸迎頭問道：大人起來沒有？施安說道：早就起來了。天霸這才說：你給回一聲吧。我們來了。大人早已聽見在屋中答話，說道：你等進來。施安打起簾櫳，頭一個就是趙璧，走到裏面，給大人深深的請了一個安。施大人一看這小子，面有喜色，帶着一份得意洋洋的態度。大人就知道八成是這小子把賊人的下落探明，請完了安，就聽趙璧說：回老大人得知，自從奉大人的面諭，尋找賊人下落，下役奉令之後，各處尋找，託大人的福，感一夜之功，果然找着。現在羣賊全都在何家沿，單有一個窩處，比如說你要派天霸明去，這個賊得着信，全都逃走。一個也拿不着。你要依着我的主意，這個賊一個也跑不了。要是跑了一個，回頭你把我寡了。施大人聞聽微微一笑，道：我雖然做官，對於辦案拿賊

的這些個事 多怎我也是跟你商量 皆因你是其中的行家 你說怎麼辦當然照着你的法子辦吧 趙璧說道不用拿賊出票 只要你打發人把巡檢劉炳玉劉老爺請來 就叫他買點兒材料 只要你別攔 我就能夠設法拿賊 大人原是倆榜進士出身 早就明白他這一肚子壞大人跟着就派施安到巡檢衙門 把劉炳玉請來 去了功夫不見甚大 施安進來回稟劉老爺來了 大人吩咐一聲請 施安打起簾櫳劉老爺衣帽齊整來到裏面先給大人請安 大人讓坐 巡檢謝坐 施孝獻茶 大人說請貴巡檢前來 就爲的是賊人大鬧李個場 現有我的差人趙璧已然把賊人的下落調查明白 從中捉拿賊人 請巡檢幫忙 劉老爺說道 這是本地面我應盡的責任 老大人有什麼事 只管吩咐 劉炳玉情愿聽令 大人說 此案關乎人命重要 所以請你幫忙 劉老爺答言 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大人說道 趙璧你跟劉老爺商量商量吧 趙璧遂說道 主意我已然想妥 就是求劉老爺給我預備斷零碎東西 施安趕緊把紙筆墨硯放在劉巡檢的面前 趙璧問劉老爺你識字嗎 巡檢滿面通紅 說道不過略識一二 大人把趙璧瞪了一眼 趙璧一縮脖子 劉老爺接着說道 趙頭兒你都用什麼說吧 我開下

卷

六

來好照樣預備 趙璧翻了翻白眼說 劉老爺 你開一單兒吧 皂椒五十斤 乾紅辣子一百斤 黃甘草五百斤 小細錢串十捆 穿山甲二十五斤 胡椒面二十斤 硫磺礮硝各十斤 木頭鍋蓋六十四個 網人的繩子一百根 大人趕緊問道 趙璧你這是行圍探獵 爲的是薰狐狸 拿權去呀 趙璧向着大人一樂 口稱老大人你別管 實不相瞞 現在羣賊都在地窖子裏面 找不着他那個門口在那裏 用這些個東西 把他們薰出來 劉炳玉說道頭 你把賊全都薰出來 人家要有洩水的道路 全都逃跑 豈不前功盡廢了嗎 趙璧說 這就不用劉老爺你分神了 臨時派將那就叫各有所能 大人說道 你可要慎重辦理 這一次要是走

漏一名我可重重辦你 趙璧一聽走過來深深的給大人請了一個安 說跟大人回 我要是把賊全都拿住 你老賞給我多少錢 大家一聽全都樂了 大人說 過後我必有重重的保舉 趙璧又給大人請了一個安 說請大人你還得賜給下役點兒權柄 我要是派他們去作 他們要是全不聽我的話 那個事可非辦糟了不可 大人聞聽回頭告訴天霸說 你們衆人全都聽趙璧的指揮 過了今天把賊拿完之後 再取消 天霸點頭答應 劉炳玉此時把趙璧所說的東西全都寫明 接着問趙頭兒你所說的這些東西置備齊畢 交到那裏 趙璧把兩只小眼睛一瞪 說道你沒聽見剛才大人說嗎 凡事皆聽我派 劉老爺一笑答應一聲是 然後接着說聽你分派 你也得吩咐下來回頭東西辦齊好有個交代 趙璧一聽對呀 這才說道 貴巡檢諸事備齊 然後僱了一輛大車 我們下去吃飯 飯吃完了這些個東西就得備辦停妥 全都攔到車上拉着 巡檢聞聽當時告辭 前去置辦應用的物件 大家借着送劉老爺 全都出離了大人的屋中 來至在差房落坐 衆人問趙璧你出的這個主意到是很好 比如說要是賊人不在那裏應當怎麼辦 趙璧說是我親身探聽的 萬無一失 跟着黃天霸就把大人囑咐的言語 向着衆人一說 大家全都點頭應允 從中惟有金大力不服說道 如果要沒有賊 趙璧你可留神我非用棍把你砸死不可 趙璧說那是自然 就在這個時候當差的進來回 酒飯已然齊畢 請諸位用飯 大家因爲有事在身 不敢就悞 遂叫差人把酒飯擺齊 大家按着次序入坐 功夫不大酒飯用畢 這才衆人各自收拾 裏面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 用絨繩勒成十字絆 各自揸好了軍刃 外單長大的衣服 計全說道 你我大家去拿賊 留誰給大人看家 天霸說外面有副將大人帶領着官兵在此 准保無事 裏頭留下張祥楊秀孫玉堂穆武成伊虎彭紀珍等看家足成 其餘衆人連同三老四義一千的衆人 全都隨同天霸起身 又告訴

金四爺還得帶着他那二百名小金大力 大家將然取捨倒落 就見劉巡檢進來說道 同黃都頭得知 諸事我全都照樣辦理齊畢 五輛大敞車 也都來了 就請衆位起身前去拿賊吧 天霸聞聽抱拳說道 很好很好 請貴巡檢你就給我們看守這個差房吧 我們要是不回來 你可千萬別走 劉炳玉接着說道 那是分內之事 都頭放心吧 計全在旁邊看着天霸的舉動 暗含着點了點頭 想當初天霸在家中過父母運的日子 跟傻子一般 到現在他也知道觀前顧後辦事 留下劉炳玉又放心 又可以給衆人助胆 這叫一舉兩得 說話之間 大衆一擁而出 金四爺一吹呼哨 這二百名小金大力全都聚齊 衆人上車的上車 步行的步行 趙璧囑咐車把式趕奔何家沿 越快越好 趕車的都是當地的人 說說道你就不用管了 我們走這個道路比你走的超近 說話之間 人行似箭 車走如飛 人不停步 車不停輪 一直够奔何家沿 將然到了木板橋 趙璧就跳下車來了 你說這兩個打更的也怪 每人一張小凳正然在那裏坐着呢 趙璧走過點了點頭 說道二位多辛苦了 兩個人趕緊答言 說道 你有什么事問我們 趙璧向着左右一努咀 快把這兩個小子給我拿了 旁邊閃過來六 銀錘小太保吳玉傑 左臂花刀黃少傑 倆個孩兒一個亮銀錘 一個亮單刀 趕奔向前 一個用錘頭把王全打倒 一個用刀背把李義釘倒 賀仁傑和杜桓傑 這兩個小老婆殷勤 眼見人家倆個人 把賊打倒 他們二人走過就網 網完了之後 天霸問趙璧人家這兩個人是打更的你把人家網上作什麼 趙璧一聽亭了一聲 說老兄弟你焉能知道這二人是誠線 要是把他二人放走了 羣賊一個也拿不着 把他放在車上好好的看住 千萬別讓他們逃走 早有小金大力帶的那二百名小金大力 倆個人搭一個提起來往車上一扔 趙璧說咱們還得快走 留神走漏了風聲 我那裏還有一個徒弟 如果風聲一漏 就有性命之憂

大家夥兒如同傻子一般 跟隨着趙璧一同進了何家沿 趙璧吩咐一聲說圍 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去了一半 一面二十五名 就把何潤的住宅團團圍住 天霸這才留神一看 街北裏開亮大門 倒掛鈴鐺鎖 貼着紅字箋 天霸說道 咱們大家躍牆而過吧 趙璧說道 不可咱們是明人別作暗事 這才叫鎖鐵塔王英 用郎頭把鈴鐺鎖砸開 然後把門用力一推 門分左右 趙璧頭前率領 大眾魚貫而入 進了頭道院轉過屏風門 到了二道院內 進了月亮門可就是三道院 趙璧趕緊攔住衆人 諸位先別動 恐怕亂了我的眼神 起情趙璧他怕夜間探道探不清楚 他留神細看地上那個挑水的水印 雖然隔了一夜影影綽綽 還可以看的出來 他看明白了不錯是昨天晚晌 探聽的那所院搭 他這才雙手一拍吧吧吧手掌一響 隨着高聲喝喊 我那徒弟你在那裏 就聽北屋裏頭 有人答言說道 我在這裏呢 先聞其聲 後來聽見克嘍嘍克嘍 趙璧跑上北房簷下 用手一推隔扇 吱嘍一聲隔扇開開 就見北房屋裏頭 後山牆底下開了一個四四方方的一個門 就見黑士傑由打方孔鑽出來 口稱老師你老再晚來一會 可就把我悶死了 再一看黑士傑渾身上下的衣服 就如同在水裏撈出來的一樣 黑士傑一回手由打裏面 又拉出一個人來 可就是挑水的姜成 渾身上下下的汗比黑士傑還多 因爲這是夾壁牆 要是舒舒服服 能睡也就是睡一個人合適 自從趙璧走後 姜成挑水 黑士傑在後頭跟着 可是用飛抓的絨繩 拴在他的脖子上 挽了一個活扣 告訴姜成你要是不挑水 或是一嚷 我使勁一拉 把你活活的勒死 姜成本就是個老實人 一聲也不敢言語 照樣把水挑足了 鬼臉等物全都收起來 黑士傑問姜成在那裏睡覺 姜成這才領着士傑來到北屋裏面 打開山牆的闌板看了看 裏面也就是一個人睡覺的地方 黑士傑說道 小子你先進去咱們倆個人併骨吧 說着話把姜成往裏一推 姜成

躺下面黑士傑壓在他的身上 將閘板上好 姜成還不敢嚷嚷 皆因脖子裏頭拴着絨繩 他要一嚷嚷 黑士傑就使勁 拉的他喘不上氣來 故此他壹聲也不敢言語 兩個人對在裏頭爬着 聽見外頭沒有聲音 還可以把那 閘板活動活動 聽見外面極門 吓的黑士傑把閘關了個嚴似合縫 要不然怎麼聽見 答言的聲音發悶裏 聽見師傅趙壁說話 這才敢出來 見着他師傅抱怨 說道師傅你老要是再晚來一會兒 就快把我悶死了 他又把姜成拉上來 把脖子上的絨繩解下來 往腰中一帶 姜成出來喘了喘氣 這才說出話來 哎喲我的媽呀 趙壁說 所有的氣眼 你當然都知道 這就是我們大頭黃天霸 姜成一聽跪在那裏就磕頭 天霸說你起來 你只要把賊人的氣眼出入的門兒說出來 我一定把你放了 姜成向上磕頭說道黃都頭 小人我亦只知道氣眼 實在不知道那個出入的門兒在那裏 據我想反正也出不了這個院子 趙壁說 不用問他了 姜成啊你快起來跟着我走 是有氣眼的地方你都指給我 就在犄角葡萄架底下找出來氣眼無數 趙壁全都挨着個爬在那裏用鼻子聞 也有臭味 也有香味 他聞完了便知道下面是什麼所在 天霸問他你怎麼知道

六

趙壁說道香味是廚房 臭味是廁所 大家一聽全都樂了 罷了老趙你是真想的到 趙壁一回頭叫黃少傑先把姜成細起來 姜成一聽吓的直哭 趙壁說不要緊等我把事辦完了就放你 你暫時先被屈 說話之間 黃少傑把姜成細好 趙壁又叫金四爺吩咐那一百名小金大力把大車上面裝載的東西 全都搬運到院中來 金大力叫小金大力就把車上頭的乾草硫磺胡椒面辣子等物全都搬到了院中 趙壁又選了精明強幹的小金大力三十多名 說你們這幾十個人都看着 我教給你們制草把 小金大力答應在旁邊看着 就見趙壁把乾草鋪在地下 下面放好了三道繩 然後抓一把胡椒面往上一洒 回頭又把穿山甲的塊

兒擺在上頭 跟紅辣子擺了兩溜 硫磺燄硝洒在浮頭 才把乾草捲好 用三道繩子一細 遂說道你們看見了沒有 就是這個網法 千萬別讓硫磺燄硝洒出來 這個捆的粗細就照着氣眼的大小 細了還可以對付 要是粗了 那個氣眼可下不去 大衆小金大力點頭會意 當時就學會了網草把 趙壁說你們每人網三十把就夠了 有這九百草把全都行了 說道你們快網 我帶着這些個人還要辦公事去呢 又吩咐其餘的小金大力拿着木頭鍋蓋 一直够奔後院 是氣眼全都用鍋蓋蓋上 又用磚壓好 所有的氣眼全都蓋完了 就留下十個在葡萄架底下的 又留下十個好鍋蓋又厚又大 趙壁回頭說道 你們小哥哥十個照應着這十個氣眼 黑士傑問我們小哥哥十個 你老到說說是誰呀 趙壁用手一指有銀錘小太保吳玉傑 左臂花刀黃少傑 黑士傑杜恒傑六合童兒尙義傑銀玉面粉哪叱秦良傑 小神童賀仁傑又有秦文冤秦文怨秦文緣 說道你們十個人每位帶着四名小金大力 這四名小金大力 一個拿鍋蓋的 一個點草把子的 一個點着往裏扔的那一個預備草把未能捆完 來回去取 如果草把點着了扔在裏頭 趕緊用鍋蓋蓋好 千萬別叫跑出煙來 可是你們得找上風頭 要不然就得薰死 大衆一聽一吐舌頭 心說趙壁這小子損透了 又囑咐你們幾個人是管弓的弓彎 造箭的箭直 可千萬別悞了我的事 衆人說道 你就放心吧 我們絕不悞事 趙壁點頭 又向着黃天霸說老兄弟就用你這兩個眼睛 你看他這宅院裏頭那個房子高 你就上那個房的房脊上面看看 可別看一面 四面都看着 你看那屋裏往外冒的烟多 你可趕緊告訴我們 天雷說道行了 我就上中院的這個北房 這個屋子比別處高 說着話來到北房廊簷下 身形一縱 來到房上由打後坡 來到房脊 扎撒臂膀四外觀看 這個時候日已平西了 堪堪日落西山 趙壁抬頭看了看面前還站

着幾個彪形大漢 就是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 烟薰灶柱林杜克雄 雙鞭將養靈宮何玉霜 金大力 遂說道 你們這四位也別闲着 你們這八只眼睛看着黃天霸 祇要他說那屋裏烟大 那可就是賊人的地道口 你們幾位趕緊拉軍刃够奔那個屋裏帶着小金大力預備網繩 出來一個網一個 出來兩個網一雙 凡網一個人 准有十兩銀子的賞 大人不給 我趙壁包賠 四爺說賊要是不出來 趙壁說真要是賊人不出來 准許你們把我活埋了 灶王爺杜林說道 對了我這裏有鐵鍬 趙壁並不答言 回頭向着石寶珍說道 石大叔你同着衆人四外帮忙看着那裏烟大 一定是賊人暗道 你趕緊告訴我個信 衆人點頭答應各有公幹 趙壁來到中院抱了一抱草把 就往院裏跑 遠遠的看着 就彷彿大敵在前一般 趕來到葡萄架底下 氣眼的頭裏 就見那十個人 早就工作起來 最壞就是黑土傑 取出引火之物 用草把點着了 引着了硫磺燄硝 胡椒而紅辣子穿山甲等物 往氣眼裏頭一扔 有不嚴的地方用鍋蓋蓋上 着的差不多了 就把這一個扔下去換一把 那股子氣味又腥又辣 還別說在地窖裏頭聞 就是在外頭稍聞一點兒 立刻就得好幾個噁噴 要是在下頭那個難受 就別提了 不表趙壁 在這裏薰賊 話說住海老龍神何潤何得寬 自從大鬧李個場之後 他原來有言在先 事後不准衆人跟他一同回何家沿 這也是被事所擠 衆人無法逃走 這才跟他一同回到了何家沿 是量小之賊全都哈哈大笑 今天幫助陸莊主可把大仇報了 殺了李煜的全家滿門 就是老兒李煜未能殺死 何潤聞聽 長嘆了一口氣 遂說道衆位仇可是報了 常言有句話 打人一拳 防人一脚 咱們殺了他的全家滿門 難道說人家就這麼善罷甘休嗎 何況人家認識黃天霸 官面上許多精明強幹的官人 萬一派人前來探探明白 我就有家敗人亡之禍 陸凱掉着眼淚說道 姐夫你就別往下說了 我心裏頭不好受 咱

卷

六

們還是想法子躲避躲避要緊 何潤復又長嘆了一口氣 遂說道只有一個法子 我就得豁着
我這份家私全都不要了 衆人說道 何老莊主不要緊 只要你想出法子來 能够把官司躲
過去 不怕你丟失了萬貫家私 嗣後我們衆人自能如數償還 但不知你有什麼法子 可以
躲避 何潤這才說道 我這所宅院中的下面 全都是地窖子 這就是二十年前 我跟人家
奪魚行的時候 恐怕打傷人命過多 一時無法藏躲 我才暗含着修了這個地窖子 就爲
集的是躲藏 其中能容一百多人居住 我素日就把吃食預備在裏面 今天事在萬急 只有全
都進入地窖子裏面 才能够隱藏 咱們躲到裏面 門外貼上一個字條 就提到北京有要
五事 過一百天之後 再與親友相見 大約施不全進京也就是一百天的期限 够時候施不全
走了 可就算完了 邵凱說道 既然如此我就給你寫個詞兒寫一張字箋 貼在門外 說話之
女間 文房四寶備妥 邵凱寫條兒 陸凱說道 咱們大家也得點點名到底看看短誰吧 他的兒子
大鬼陸保忠接着說道 爹爹不用點名 孩兒早就知道數了 皆因咱們家的事 我不能不留心
七 全都數了一位不短 就是短少青蓮花張鎮 我張師叔未回來 陸凱聞聽雙足一探 遂說道可了
不的了 真要是人家爲咱們的事 被獲遭擒 那可怎麼好 何潤何得寬連連搖頭叫了一聲賢弟
真 你到不必着急 青蓮花張鎮雖然說爲咱們家的事 可是當場動手之時 皆因他見着寶刀 立
刻就把良心更變 足見得這個人心術不良 衆人聽了何潤的言語 全都點了點頭 將然說到這
裏就見進來一個家人 口稱報告何莊主外面來一個老道 手中提着明煌煌的一口刀 我問
他姓什麼 他也不說 他連我進來替他回 就提叫莊主爺帶着一件大衣裳 大家聞聽就是一怔
何潤向陸凱說道兄弟你聽見了麼 這就是老道張鎮來了 何潤這才擺手叫家人退下來 回手
在衣架上摘了一件長夾袍 這時候邵凱已然把條兒寫得 衆人一同來到門首 一看果然是張

振坐在門墩上那一份狼狽難堪，別看老道難看手裏頭可還攢着那口寶刀，何潤趕緊把夾袍給他披在身上。邵凱跟他是親師兄弟，看着這般光景，心裏非常難受，說道師哥您怎麼落到這般光景，何潤叫了一聲諸位有什麼話，咱們裏面說吧。大眾這才進了院中，家人關好了門，來到大廳裏面，何潤到後宅找一身衣裳，來在前面，這個時候家人給他打過洗臉水，渾身全都擦了擦，何潤叫他衣裳換好了，大家一看要笑也不好意思笑，趕情挽着道寇穿一身俗家衣裳，實在不好看，全都收拾俐落，又叫手下人給他沏了一碗白糖水，他喝完了，這碗糖水，長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幫助你們衆位報仇幾乎惹了殺身大禍，錯非貧道我善通水性，不然必被三俠所擒，三俠在河岸上直追了我半夜，多虧咱們何家沿的養魚池，我從開口鑽到養魚池，三俠才無從追趕，幸虧我素常到您府上來過，要不然，怎能够回廟，今天不論怎麼着急，大家也得想個藏身的地點，好躲避殺身之禍，這個功夫家人由外面用方盤托來兩碗掛麪湯，裏面放了許多胡椒面，這就是何得寬素日跟青蓮花學了幾手藝，有這麼點關係，向着青蓮花說道，師傅您吃兩盃麪湯吧，被水浸泡了一夜，未免腹中有寒氣，吃下去見點兒汗，可就好了，吃完了之後，咱們大家自然有地方藏躲，別說是黃天霸，就是死去的諸葛亮再活了，他也算不出來，咱們隱藏在那裏，青蓮花聽到這裏，這才面帶喜容，何潤道，事不宜遲，回頭叫何正你到後面告訴你的娘親，叫丫環婆兒大家全都收拾收拾，先下地窖子，有不愿意下去的叫他們先回家，過了三個月之後，再上咱們家裏來，就勢把地窖子裏面應用之物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物，全都預備好了，何正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何潤跟着又叫王全李義兩個管家說道，你們二人一個去告訴馬夫的頭兒，把咱們用不着的騾馬連狗，全都送到咱們魚鋪裏，只留下三輛大車，叫把勞套好了圍着咱們

的宅院繞三個灣兒 故意軋出車轍印來 萬一要是官人前來探探 好叫他知道咱們何宅之人全都坐車走了 李義答應 到外面照話辦理 何潤又叫王全 你回頭找點兒糊漿把這張字箋貼在大門口上 買一把大鈴當鎖 倒鎖大門 還有一樣兒 地窖子裏面吃燒全都有 就是沒水 你得找個妥實人挑水 上面有漏溝 每天用水二十挑 找着妥妥實實的人 每天我給一兩銀子的工錢 他這一上工我先給他二十兩的安家銀 這個人可就好偏了 王集 全答應到賬房支取銀兩到外面僱人 不提外面這二人 單說裏面上下人等 一齊手忙腳亂收拾着下地窖子 大眾全都下去了 只賸下何潤一人他可不走 站在地窖子口上 竟等王全 李義兩個人來回話 一會兒的功夫王全李義 由外面進來 後面還帶着一個人有二十多歲 穿一身藍粗布褲褂 長的相貌非常樸實 王全用手一指 說道這就是我們莊主爺 又女 向何潤說道 這個人 就是奴才新僱來的 此人姓姜名成 就在咱們房後頭居住 家中就是一個老娘 素常作小本經營養生 我給他留下二十兩銀子安家銀 姜成深深的給何潤作了一個揖 何得寬說道 這個活也不大累 每天只用二十來挑兒水 你可別多挑 還有一件事託咐你 說着話就叫王全帶着姜成到了後院繞了一個灣兒 告訴他所有花盆的地方 那都是氣眼 陰天下雨你全把他蓋上 不下雨的時候 你再把他拿開 全都辦好了 百天之後 莊主爺必有重賞 是氣眼全都看明白了 然後又到了上房 叫了聲姜成你看見沒有 各屋我全都鎖好了 當中這兩扇隔扇萬不能開 旁邊這兩扇隨便開動 說完了又在房簷下咯吧一按崩簧 山牆開了一個小門兒 何潤說你看見了沒有 這裏面有的是鋪蓋足夠你一個人睡覺 說着話由裏面拿出一根竹竿和鬼臉 跟油布假脖子一份 說你看見這個鬼腦袋了沒有 你在這裏居住 挑水當然是半夜 恐怕有官人的遠探也許有別的情形 無論有與

沒有 在未出去之先 先把這個鬼頭挑出去耍耍 連耍三回自然就無事 別說沒有人來

就是有人 也就把他吓跑了 可有一樣兒 一百天之內你可不能出我這個院子 姜成一聽 叫了一聲員外爺 嚮這門都鎖上了 我也沒有地方吃飯 豈不把小子給餓死了嗎 何潤

一笑隨着伸手在夾壁牆裏頭拿出一根繩子一種竹筐 告訴姜成裏面還有一付水梢扇担 在那後面氣眼頂大的 那一個可就通下面的廚房 下面做菜的時候你在上頭 就能聞見香味

了 你把筐兒繫下去 自然給你放上吃的 你吃飽了之後 再把傢伙送下去 姜成一聽

遂說道 那就行了 別說一百天 就是一年不出去也不要緊 何潤告訴王全李義 你二人

卷

把姜成帶到外面 我入地窖子 你們二人就由今天為始 拿着梆鑼就作為打更的 別離木板橋的橋口 有要緊的事 由打氣眼裏面寫成字箋報我得知 王全李義答應一聲帶着姜

成到外面去了 這個地方足見得老賊深心他找來這麼妥實的人 他都怕人家洩漏機關

他這個地窖口 連王全李義都不知准在那裏 不表何潤下地窖子 單提王全李義同姜成

把前後宅院各屋的走路 全告訴明白了 然後回到了北房再看何潤踪跡不見 姜成問

六 莊主爺往那裏去了 王全李義說道 你就不用打聽了 你就管你自己挑水的這段事 我

們二人也走了 把話說完 王全李義自己去打更 姜成白天吃飯睡覺 到了晚間先耍鬼

頭 再出來挑水 沒想到這一案就破在趙璧的手內 趙璧將他拿住之後 他知道的事全

都告訴了趙璧 姜成這不小素常就是個實在人 不但實在而且還是孝子 到下文書 自

有表白 後來官人全都到了木板橋 首先拿了王全李義 然後這才按着氣眼 用草把點着

了這麼一薰 何潤陸甄他們二人是首領在地窖子裏頭 雖然不見天日 吃喝遊散倒也逍遙

自在 裏面的房屋寬大 男女分室居住 沒想樂極生悲 這一天大家坐至在一處 正然談

論施不全如何可恨 將來非得將施某 殺死不可 就在這個時候 就看眼氣裏頭一紅 如同紅燈一般 紅完了順着裏頭往外冒黑烟 何潤一看遂說道 這可是個怪事 怎麼無緣無故 這裏頭會有了烟了呢 這句話尙未說完 就見這股黑烟 直奔衆人的鼻孔而來 因爲這烟裏有皂椒專奔人的鼻孔 穿山甲硫磺跟着一同入了腦髓 跟着這個嚏噴一個挨一個打起來了 男子還好受 惟獨這個皂椒要是找上女子 這個嚏噴打上沒完 何潤四房兒媳婦連他自己的婦人 還有幾名丫環 幾個都是紛面香腮呌烟一串 一打嚏噴先流眼淚流鼻涕 後來鼻孔裏面就見了血了 此時男子堆裏啊嚏啊嚏啊嚏 就聽何潤那裏一邊打嚏噴一邊說話 這才難受 曠腑不合 肚子腸子也疼 遂說道列位 這一定是有了漢奸 打算用烟把咱們薰死 趁着咱們有這口氣 還是往外闖 只要闖出去性命可就保住了 要不然在這裏薰死算完 衆賊人一聽何莊主說的話有理 真要是不豁着命往外闖 在下面准死無疑 衆人這才各拉軍刃 叫何潤頭前率領 這個工夫地窖裏頭的燈已在膀骨了 陰慘慘燈火 亞賽香頭火一般 俗語說的好 烟多燈不亮 嚏噴打的又無法是斜肩人堆裏就聽有人嘆了一聲 原來是何潤之妻 素日身體就軟弱 連着一個勁的這麼打嚏噴 心血往上一湧 隨着嚏噴就打出來了鮮血 嘆了一聲 一歪身氣絕身亡 四房兒媳婦一看放聲就哭 一邊哭 一邊還得打嚏噴 何潤看着心中那份難過 就不用提了 可是也無法可想 只得說道 咱們大家是魚貫而行 你摸着 我拉着 你拉着 我拉着 找洩水的道路逃竄性命要緊 何潤在頭前帶路够奔倒上台堦 地窖子裏頭的道 就是何潤一個人知道 羣賊來的時節 是何潤帶進來的 只知道其中是一條曲曲灣灣的羊腸小路 這裏烟更濃 大衆走着這個嚏噴打的都喘不上氣來了 其中惟有一個打的嚏噴最少 就是那青蓮花張鎮張志廣 他自幼

受過異人的傳授 擅長閉氣之法 好容易何潤走至洩水的門口 伸手先把左右的牽管拉開

這股子黑烟突突的往外就冒 真像青雲黑霧一般 何潤邁步走到了平地 就聽外面有人喝喊說這一窩賊 可都薰出來了 書中代表 這個門縫沒有不透烟的 由打何潤沒出來

時候 這個黑煙早就隔着門縫往外冒 這個洩水的門口 就在四層房後房簷 巧作出來的

嚴似合縫隔扇木板門 年頭兒多了自然要有一線之縫 煙行一髮之路 漸漸的黑煙是越冒

越濃 早就被天霸站在房上看見 天霸口打呼哨 暗含着給趙壁送信 趙壁聽見天霸呼打

哨 趕緊過來 問老兄弟你看那裏冒煙了 天霸用手一指 就在四層房那裏黑煙很大 趙

卷

壁說道得了 洩水的道路就在那裏 立刻他叫煙薰杜林金四爺馬元雄尙家 別離 另

外帶着十名小金大力各帶繩一網 因為什麼先叫金四爺 皆因他會摔交 由聲帶子裏頭

出來的人一定是暈頭昏腦 好讓他一脚一個踹倒就網 趙壁個前帶路 一直够奔四層腰房

不用說地窖子裏頭的人 就連他們在外面被煙薰的 都一個勁兒的打嚏噴 赤鬚蒼龍石

寶珍說道 趙壁呀 趙壁你出的這個主意倒是很好 可有一節 從此你少活二十年 缺德

六

損壽 趙壁說我願意當時就死 可也得死的了哇 金四爺說道 少說頻話 趙壁你倒分派

分派 這個方向 咱們怎麼能拿賊 趙壁說你們幾位全都站在這裏 這叫站上風躲煙 金

四爺說道 你這個法子未免太笨了 這們些個隔扇全都關着那裏的煙 往外直冒 那還上

那裏躲呢 說到這裏金四爺吩咐一聲 叫小金大力用槓子 把前槽門 扇全都砸了 這個

煙就全都任窗戶上走了 趙壁一聽說道罷了 還是人多主意多 不枉您是北京城大地方上

的人見識遠大 金四爺掄圓了給了他一拳說道 你也太頻了 趙壁說別說了 你看這個烟

可太濃了 說着話就看這個烟黑騰騰的冒出來了 趙壁回頭說道 這個門兒可開了 咱們

趕緊的預備 烟薰灶拉鐵鏈 馬元雄舉起青銅棒 金四爺挽疙疸揪兒 一拉摔腳的架就站在那裏 瞪睛觀看 頭一個可就是何潤何得寬 這小子本打算一出地窖的門兒 將身向外一竄 沒想到打噴嚏打的 四肢無力 兩眼發黑 將一出來被外面的陽光一照 任什麼也看不見 懷中抱着一對跨花雙籃幌悠悠 兩腳將然一沾地 就被金四爺給了他一腿 他就翻身跌倒 小金大力過去 按在那裏就捆 捆的時候他還一個勁兒的打噴嚏 一直打的順着鼻子流了血 這才算完 只賸了吁吁的喘氣 第二個可就是紫面鬮羅陸凱 手中雖然抱着金背砍山刀 幌幌悠悠如同喝醉了一般 到了上面被風一吹 心裏頭才明白過來 將然要舉刀砍 金四爺過來給他來了個絆子 就叫得克祭 把陸凱摔了個仰面朝天 小金大力道去照樣捆綁 捆了個四馬倒攢蹄 因為陸凱已然快半死了 胳膊窩不動 致此將他四馬倒攢蹄捆好 就在這個時候 由打地窖子門裏 哧哧哧一連竄出四個人來 這就是何氏四龍 金四爺摔倒了一個 烟薰灶用鐵鏈拍倒了一個 馬元雄用青銅棒砸在膀骨肘上 砸倒了一個 何明竄出來的時候 就被石寶珍給打了一鐵拐杖 這一下打的是斜肩帶背 小子來了個大爬虎 也不用捆這小子已竟摔死過去 趙璧說你說我出的主意損 你看你這一鐵拐杖 打的比我還損呢 正然說着 地窖子裏頭又竄出金蓮花邵凱 後跟的就是陸家堡的三鬼 因為這四個還沒捆完 地窖子裏又出來四個 衆人一個手忙腳亂 就在這麼個工夫 就聽地窖子裏頭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 田裏面竄出來青蓮花張鎮張志廣 他可是身穿俗家的衣服 頭挽道寇 手中拿着一口寶刀 這小子的得了寶刀 簡直的就像受罪一般 那慶好的一口寶刀 沒有刀鞘 他也不敢交給別人 晝夜不離手 還得時時刻刻留神 別讓寶刀碰着 碰上就是一個日子 這就叫無德有寶活受罪 今天他在地窖子裏頭就閉住

了氣 在旁邊忍着 不入呼吸免打嚏噴 可是只能閉一時三刻 工夫長了照樣就得斃死 這個工夫他已然斃了工夫就不小了 他這才借着這四個人出來的時候 他在下面將身一躍 也跳至外面 秦三爺說烟薰灶攔着點兒 烟薰灶不但不攔 反到把身形往旁邊一閃 拄着鐵鍬撒腿就跑 這是什麼道理呢 原來這個烟薰灶他是缺心眼的人 只要他吃過這個人一次虧 他要見了他 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 就皆因他上一次 被青蓮花寶刀削過他的鐵鍬 今天一看這個老道他又來了 所以他並不攔阻撒腿就跑 秦三爺一看 趕緊蹣蹣過來顛槍就扎 青蓮花寶刀迎上一迎 就聽噹的一聲 槍頭已然悄落 秦三爺說道好小子 你竟敢損壞三太爺的軍刃 張鎮也不顧打杖 那就叫真急了 撲奔西面的院墻 連竄帶躍不顧命 一躍躍到牆外 趙璧一看喊道可了不的了 趕緊口中喊說 嘿 列位咱們可千萬別亂有職務的各守汛地 不要妄動 閑着的人 快隨我一同追趕 青蓮花張鎮張志廣 要不是趙璧說這句話 黃天霸一個猛勁兒 就許隨同趙璧趕下來 他一聽這句話 自己一想 我乃是衆人的領袖 萬不可擅離此地 這個時候趙璧可就追下青蓮花張鎮去了 張鎮六 這一次逃走 可與上次大不相同了 慌張如逃籠之鳥 急急似漏網之魚 連竄帶蹣逃竄性命 越過了兩層院子 才到了宅院外面 他是斜岔着够奔西南 何家岸這個地方圍着莊子 四週圍都是養魚池 既然有養魚池當然就有通河之路 這條總河 可就是淮河 淮河直通揚子江分出來的江岔子 一半是天產 何潤又加修理 所有通水之處 全都安上閘 水大了把閘提起 水小就把閘板閘上 整個兒的一個何家岸被水團團圍住 所以四週圍 全都有木板橋 今天張鎮由打裏面逃將出來 正在心慌意亂的時候 他如何知道那裏有橋 看見對面江岔子的水 他就够奔水岸而來 趙璧在後頭還是真着急 跟趙璧一塊兒過來的

就是三個人 赤鬚蒼龍石寶珍 手擊鐵拐杖 紫面判官尚全尚瑤珍 懷抱着金背砍山刀
這老哥兒倆個 全都跑到趙璧頭裏去了 趙璧在後面大喊說道 二位留神哪 青蓮花這個
小子他可又要跳河 老哥兒倆個要論脚程 還真跑不過青蓮花張鎮 要是倒退十年 可就
跟張鎮相等 近來已然上了年紀了 所以腿腳遲慢了 老哥兒倆個一着急 遂想起一個主
意來 高聲喊道 河邊上的人聽真 這個小子他可惹了塌天大禍 那邊有人可給攔住點兒
集 老哥兒倆個本來說的是詐語 沒想到這句話將然說完 遂聽河邊有人拉着聲兒 念了一
聲無量壽佛 就在河邊前後上來三位 擋住了青蓮花的去路 張鎮留神一看 正當中的就
五 是矮矮的老道 上垂首站着一個 鐸光刷亮的一個禿子 手裏頭拿着一條杆棒 下垂首的
那個 一臉的滋泥 小辮起樓子短頭髮多長 通紅咀唇露着一咀的小白牙 那份難看 如
女 同乞丐一般 當中的是鎮東俠老道吉千 禿子就是無髮俠高廷 這個就是南蠻俠張玉 你
道三俠這是由打那裏來 他們三位 自從在河路追趕青蓮花 跟格彪分手之後 三俠循着
七 何家沿追趕 追來追去看着水混了 水泡不真 又遇上一道大石橋 人烟稠密 三俠一差
眼神 張鎮鑽入了河沿逃走了 三個人一看賊人沒了踪跡 不由得各自着急 吉道爺說
貞 道 咱們拿不住青蓮花 頭一樣對不過褚老英雄 那倒是小事 要緊那口寶刀得不回來
姑娘褚蘭香因此必得急死 你說賊人已走 這是如何是好 高爺說 道哥你別着急
您看青蓮花不是走了嗎 既然他身上沒有衣裳 他只可在水裏頭 萬不能上旱岸 真
要是上來的話 他准有一定去處 好在這道河沒有河岔子 咱們雖是沒有當過官人
這個拿賊的規矩 咱們也知道點兒 南蠻俠張玉點頭 三個人遂一同復着河邊往前走
有一棵大樹 拐過這個樹的灣兒 就聽那邊廂有報君知的聲音 報君知就是算卦先生手

裏拿的那兩塊竹板 報君知響後跟着有人口唱卦歌 唱的是石崇豪富范丹窮 甘羅早發

晚太公 彭祖壽長顏回命短 窮富都在八字中 八字一順千般好 八字不順把命傾

早算流年月令高低 無事算卦玄中妙 能算禿子追老道 南蠻俠一聽遂說 禿哥哥你

聽聽 這個瞎子的口氣似乎知咱們的心事 要把他叫過來 叫他給咱們算算 或者他許

算出來了 高廷這才高聲說道 算卦的瞎子 你過來給我們算算 吉道爺聞聽不由得

好笑 遂說道 道賢弟你這個說話真新鮮 人家是算卦的都叫先生 你怎麼叫人家瞎

子呢 高爺說道 方才他爲什麼管我叫禿子呢 三位說着話 算卦的已然來至切近

南蠻俠仔細一看 這才認識 原來是瞽目尋針趙來趙元霸 這位老先生自從到施大

人公館幫助拿完了刺客之後 受大人所託 他前去尋找珍珠燈 調查着珍珠燈確實在龍泉溝

施大人又託他前去確實探探 他這才又到了龍泉溝千方百計調查明白珍珠燈確實落在龍

泉溝 這才二次回來報信 走至中途路上 就看見河邊上來壹個老道 手中攢着壹把刀

奔前面養魚池又跳下去了 再往西面壹看有三個人 壹個禿子 壹個矮老道 後面跟着

就是南蠻俠張玉 趙元霸只認得張玉壹個人 心裏壹想 既然跟張玉同行不問可知 這

壹定是三俠無疑 可是三俠往這裏來 當然是追趕這個光眼子老道 我先別見他們三位

我先看看這個老道上那裏去 回頭再給他們三位送個信 大約三俠不能走 想到這

裏轉身就隨在老道的身後 跳養魚池內 到了那邊上去 壹直够奔壹所大宅院 趙蔡

就明白了 這壹所宅院 壹定是賊人的窩處 他這才來到樹林旁邊 故意的高唱卦歌

引門三俠 俗語說的好 禿護禿瞎護瞎 趙爺他喊無事算卦玄中妙 能算禿子追老

道 高爺聽着心裏頭就不樂意 高爺這才喊叫瞎子過來給我們算卦 趙爺來到近前

卷

六

南蠻俠說道 趙先生你別玩笑了 我這個禿哥哥壹輩子壹點包涵也沒有 就是少一條小

辮兒 趙來樂嘻嘻的說道 各護其短人之常情 你們三位這是由打那裏來 張玉說道

趙先生我先給你引見兩位朋友 這壹位是鎮東俠吉千吉道爺 這是我的盟兄 無髮

後 俠高廷高曉鐘 這就是我常跟你們二位提的 幫助大人找燈的那位趙來趙先生 你們三位

日後要彼此關照 說着話這三個人各行一禮 老道吉千一想他喊卦歌 既然說能算禿子追

集 老道 或者老道青蓮花的去處 他已然看明白了 遂叫了一聲趙先生 前面逃走的老道

大概你已然看見了吧 趙來點了點頭 說道咱們弟兄不過說謊言 我將然走到這裏看見河

五 邊上 來一個老道 由打養魚池過去 够奔一所大宅院 這所房主人 我認識他姓何

名潤字得寬 外號叫住海老龍神 今天就不用說了 但等夜晚之時 咱們到裏面探探

女 探探 便知其詳 吉千問這個地方叫什麼地名 趙來說道 此處名叫何家沿 遂又向三

俠問道 可不知道你們三位 因何追這個老道 他作了甚等的案子 南蠻俠這才把紫面閻

七 羅陸凱火焚李個場之事 說了一遍 這個老道 他姓張名鎮字志廣 外號青蓮花 他幫助

陸凱在李個場動手 他把人家寶刀手楮鬮香的 寶刀得了去了 我們這是受楮彪的重託

貞 到不爲拿這個賊 所爲的就是得回寶刀 趙來說道 既然如此 離此不遠 有個小鎮叫都

龍鎮 那裏有幾家店房 咱們到那裏找店住下 天到下晚再前來探探不遲 三俠一聽 點

頭答應 老四位這才够奔都龍鎮而來 在沒人的地方還不說 到了人煙稠密之處 誰看見

都可笑 這才叫禿子瞎子矮子 全都湊到一塊兒了 來到都龍鎮 找了一個前面飯鋪 後

頭帶店的一家店房 字號是羅家老店 四位到了裏面 店小二非常和氣 趙來說我們就不

用在前面吃飯了 你給我找好了店房 連吃帶住倒省事 店小二把他們四位帶到西跨院

卷六

東廂房兩間 屋子不大倒很乾淨 四位到了裏面 店小二手底下真快 眨眼之間把飯擺好 四位吃完了 躺在炕上就睡 店小二一看這四位倒挺痛快 睡到二更多天 人家店裏喊 關門封火 老四位這才起來叫店小二算店飯帳 店小二就是一怔 遂問道 先生你這個時候 還到那裏去 趙來說我們上街算卦去 店小二聽着新鮮 先生二更多天 你還給誰 算卦呀 趙來說道 我這個算卦的 好人不找我算卦 我偏偏給鬼算卦 非得夜裏不能出去 店小二一聽 可就不敢往下問了 店飯錢算完了 老四位出離了羅家老店 就撲奔何家沿木板橋而來 眼看着橋旁邊有兩個打更的 手裏拿着梆子銅鑼走到旁邊去了 老四位這才一溜煙走過了木板橋 直奔何宅而來 到了何潤的門首 看見門口貼着紅紙條 寫着本宅主人移居北京城 三俠看罷 心裏頭也不信 趙來說道 世界上搬家也沒有這樣快的 老四位一商量 鎮東俠奔正北 南蠻俠够奔正南 高爺上正東 這位趙來先生可就奔了正西了 老四位分四面進入了何宅 全都找到了並未看出破綻 一直到了四更天 忽然間見趙璧由打外面進來 鎮東俠心說這小子 真是足智多謀 你說他怎麼會找到這裏來呢 真別小看趙璧 這小子果然有個壞勁兒 這才暗含着知會那三位 到後來 打那個挑水的 老四位全都是在暗中目睹眼見 這個工夫老四位可就找地方隱藏起來 吉道爺說 你們三位看見了沒有 賊人准在這裏 咱們隱在旁邊看到明天 准有人來 要是單獨趙璧一個人 他絕不敢伸手辦這麼大的案 咱們要是一出頭 這小子這個險可就虛足了 再說咱們身為俠客 凡事留德 不當親家殺絕 這一次咱們前來 不過是單為拿青蓮花張鎮 得回寶刀 別的事咱們就別管了 趙來點頭說道 不錯 像你們三位是成了名俠客 惟獨我跟高爺可得留點德行 修修來世 我直眼睛看的見 高爺好長出一條大辮子來 這是我們

二人應當修的 吉道爺一聽也樂了 說着話四位出離了何宅 找了個茂林深處 隱藏一夜

到了天亮 趙來出主意 你們到何家沿等趙璧 他準出來 我自己單走 誰能拿住青蓮

花 三俠道 你要拿住青蓮花千萬把寶刀得過來 好給堵大姑娘送去 也不枉褚老英雄託

後 附咱們一場 趙來道 仙長作事總要信義當先 你們三位用心找着賊人的洩水道路 然後

好截獲羣賊 我自己找一個地方去拿賊 倘若叫我將青蓮花拿住 我交給仙長任憑你發落

集 吉道爺聞聽謝了謝趙先生 趙來跟三俠告辭分手 趙來還是真狠 他自有訣竅 去等青蓮

花張鎮 三俠一同來至何潤住宅附近的地方 正趕上趙璧用大車拉着各種薰物而來 別的

五 材料還都看不清楚 惟獨黃乾草跟紅辣椒 放在一處 紅的真紅 黃的真黃 鎮東俠一看

就明白了 趙璧這是要用薰狐狸的法子薰賊 不問可知 這個賊一定是在地窖子裏頭

女 有了窩處了 咱們別跟着趁火打撈 先找個僻靜所在 隱藏起來 留神捉拿青蓮花就是了

三俠這才找了隱身之所 直到青蓮花由打何宅逃走了 三俠這才在何邊攔住了道路 迎

七 面一站 張鎮一看三俠站在面前 那才叫真魂出竅 連手都不敢遞 轉身往南就跑 趙璧

一看人家腳底下 那才叫脚尖一沾地 腳後跟就起來 其行如飛 趙璧 知道自己也追不

貞 上 他這才高聲喝喊 吉道爺張義士高沒毛 〔沒毛是禿子的別名〕 你們三位多受累 可

千萬把青蓮花拿住 我實在有要緊之事 不能相陪 趙璧把話說完 轉身自去 不但是趙

璧就石寶珍尙瑤珍老二位一看人那個脚程 真是太快了 還別說是追 連影都看不見 老

二位無法 只得也隨着趙璧 一同回何潤住宅 由大門一直走到四層腰房 現在這個賊

可就拿多了 在趙璧沒走的頭裏 拿住的是何潤陸凱三鬼四龍 趙璧走後 由地窖子又出

來的 藍面瘟神霍從 銀面瘟神霍炳 賽鄉思李豹 一飛鏢將小旋風陳達 餘外還有鐵背蒼

猴侯國太 其餘還有許多的本莊的莊兵 再等可就沒人上來了 並非地窖子沒人 皆因烟
 太大了 全都薰死了 下面還有許多的賊人 未能上來 全都薰死在地窖子裏面 此時天
 霸也不在房上站着了 來到下面一看 這個烟也無法把他止住 又怕把裏面要緊的賊人給
 薰死 不能回案 正然在這裏發愁 就聽外面有人 有人說道 老哥兒們快走吧 這個烟
 愈大發了 能把賊人薰的斷子絕孫 天霸回頭一瞧是趙璧 由打外邊進來 天霸一際脚說
 趙大哥這是什麼時候你去了這麼半天才回來 趙璧一瞪眼說 老兄弟你說話 我就不愛聽
 拿住這麼些個賊 要緊的就是一個人 青蓮花張鎮 他已然逃走 我能够不追他嗎 天
 霸說 你追了半天 不也沒把賊人拿住嗎 趙璧說道 我雖然沒把賊人拿住 我好比張天
 師能拘兵遣將 我已然遣派了三位法官 前去捉拿青蓮花 要是頂到明天這個時候拿不到
 青蓮花張鎮 你就跟大人回一聲 就把我就地正法 石寶珍也樂了 說道天霸你就不用跟
 他往下說了 遂就把三俠追趕青蓮花的話 從頭至尾 細說了一遍 天霸聽了 這才放心
 遂叫趙大哥 你快幫着想個法子 把地窖子裏頭的賊人 全都弄出來 趙璧說出不來了
 烟太大了 全都薰死了 說着話叫小金大力把剛才拿住的那個姜成 解開綁繩 把他帶
 過來 一會兒的工夫姜成來到面前 對趙璧道 趙老爺你千萬救我這條命啊 趙璧說你就
 不用央求了 你是準活了 你還取你的水桶 趕緊到井裏挑水 是地窖子的氣眼全都打開
 挑水 往氣眼裡倒 好把下面火澆滅 火要滅了 烟自然就沒有了 另外後面跟着二十名
 小金大刀 幫助姜成打水 又告訴自己的徒弟黑士傑 把所有的氣眼全都打開 那個黑烟
 由底下往上冒 真如同燒窖的一般 那邊冒烟 這邊倒水 倒是人多好辦事 工夫不大黑
 烟就不冒了 所冒的白烟 就是熱氣了 趙璧說這個時候可就能下去了 不能再受薰了

有活氣的好把他拿上來 就勢到裡面搜尋零碎東西 也許赶上走運 把珍珠燈搜尋出來
呢 天霸道 那你就不用想了 趙壁問道 下地窖子 都是誰跟我去 就聽有人答話
我去我去 趙壁一看 有自己的徒弟黑士傑和義子杜恒傑 天霸是頭目人 不能不去看看
後 天霸一下地窖子 後面就有人保護他 左臂花刀黃少傑銀錘小太保吳玉傑 雙鞭將養靈
官何玉霸 還有四十名小金大力 餘者留在外面看守被獲的衆賊 下地窖子的 有四十多
集 位 趙壁在頭裏 手中攢一把小刀 口中嚷好賊 在那裏站着呢 別走看刀 他這不過是
詐語 黑士傑道 你不用嚷了 大概地窖子裏的賊 也都薰死了 衆人來到地窖子裏頭
五 借着燈光 一看裏面 橫躺豎臥淨是死人了 被烟薰的一臉白霜 七竅之中滴滴塔塔往外
外流血 那一份可慘叫人不忍細看 天霸道 可壞了 賊人全都薰死 並分不出來誰是誰
女 趙壁道這才是好辦的事呢 回頭咱們報告 就提所有沒拿着的賊人 全都算薰死了這麼一
來 豈不把地面的案子 也全都洗清了嗎 天霸一聽 遂說道依你這一說 未免太省事了
七 既然如此 咱們快往外搭賊人的死屍 趙壁聞聽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老兄弟 要是往外
搭死屍 給本地面可就又添了事 我要出個主意 准能省事 咱們把裏面的金銀財寶箱
櫃 全都搭出去 然後在底下點一把火 容着火着上去 咱們也走過了 一來給本處除一
大害 他素常結交綠林道 賣魚准不公道 再說也省大人好些個手續 也省得行文書走摺
子 費許多的事 咱們走着也消停 這就叫一火爲淨 天霸說道 一輩子我都不愿意聽你
的話 惟有今天這句話還是對我的心意 這個大賊窩子 要是留着可了不得 這才吩咐這
羣小金大力往上搭箱子 可惜何潤一輩子養小魚賣大魚 賣活魚一秤一秤抓撓來的金銀
全都被官人得去 所有衣服綢緞等物 早已被烟薰毀 已然不能再穿 小金大力倆個人一

拾 金銀能有多少 工夫不大已然拾完 趙璧天霸等全都上來 惟獨黑士傑杜恒傑他們二人沒上來 起情這兩個人在下面給少婦長女們摘鐲子耳環首飾等物 可惜何潤之妻五十多歲 就因為作事不加審慎 打發自己的女兒够奔陸家堡 前去助陣 以至於女兒亡命 要依着何潤 不叫姑娘何翠香前去 就皆因何潤之妻乃是陸凱之姐 陸氏顧念娘家非去不可 何潤將說不管 陸氏跟他拚命 說我娘家一輩子 就是這麼一回事 求你你都不管 何潤無法這才應允 有誰知到今天遭了殺身之禍 看起來聽婦女之話 無論什麼事 是非壞不可 就拿何潤說 今天就算家敗人亡 趙璧等出來之後 又派小金大力把剩的甘草全都抱到地窖子裏面 抱完了之後 跟着就把眾賊都捆起來 往外頭車上一放 此時羣賊全都明白過來 一個個都是咽喉燥渴 遂說道 衆差官老爺 你多行好作德吧 我們叫烟薰的 全都要渴死了 你給我們一口凉水喝吧 趙璧道 我現在沒工夫 過一會兒 我給你們買點兒鹽吃就得了 作惡多端 到了今日就算報應臨頭 那裏有那麼好的事 還想水喝 連我還沒有水喝呢 說話之間 把眾賊裝在車上 然後又抬所有的箱子 趙璧嘆哧一笑 叫了一聲老兄弟你算了吧 你說把箱子裝在車上 拉回了公館 又應當怎麼樣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們大人那個脾氣 素常是心存慈善 兩袖清風 愛民如子 箱子拉到公館 大人看見了 這些個銀子 當然是全都把他放了賑 連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以及咱們大家這個路費全都不大什麼富裕 你這個人是臉皮薄的人 平日懶得跟大人支錢 衆人的路費人多費用大 得着這麼一筆財作爲一路川資 再說他這銀子 也不是正當來的 咱們拿了去也別胡花 除了一路吃喝費用 到了北京剩多剩少 咱們再把他一施捨 豈不是一舉兩得 趙璧說完了看着天霸 雖然沒說話可不住的連連搖頭 那個意思還有點不願意

旁邊老人家赤鬚蒼龍石寶珍 叫了一聲天霸你是我的盟侄 論交情咱們父一輩子一輩 故此我今天才說你 趙璧這小子一輩子沒作過一段正經事 今天他這段事辦的還實在不錯 這裏頭有個原因 你聽我跟你說說 你我咱們大家 有錢也活着 沒有錢也一樣吃飯 惟後獨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他們都是山東人跟隨金四爺 金盆洗手 一路上保護大人 够奔北京就算一個錢也見不着 到了北京就算苦不可言 要是把這一筆不義之財給他們眾人分散 也顯着你待人恩厚 他們到了北京城散夥之後 也可以都謀個小本經營 天霸一聽 老人家說的有理 這才點頭 隨着吩咐一聲把箱子的蓋都砸開 裏面的金銀先給大眾小金大力分散 然後剩多剩少 眾人一分 天霸可是一文錢不取 分完了金銀之後 箱子就在那裏一扔 石寶珍說 此處是龍潭虎穴 不宜久待 眾人聞聽 全都一齊退出了何宅 索性把大門倒關 這才派黑士傑同杜恒傑兩個人下地窖子去點火 皆因他們兩個人剛才到裏面去摘錫子 當然道路很熟 故此派他二人下去放火 這兩個人將然走了 就聽前面一片喧嘩 原來是一個老太太白髮蒼蒼 看年紀足有七十多歲 連哭帶喊 撲奔眾人而來 黃少傑趕緊走上前去 攔住問道 你這個老太太作什麼 老人用手擦了擦淚 悲悲咽咽說道 小婦人姜姚氏 我有一個兒子名叫姜成 被何莊主雇去挑水 我兒已竟把話跟我說明 我准知道這不是好事 無奈家無隔夜之糧 不去就沒有飯吃 這叫被窮所擠 可就打發我這個兒子去了 何莊主的家被抄 不用說我兒姜成 也被拿住 求衆位老爺開恩 將我的兒子放了吧 放了一個人就救了兩條性命 小婦人我沒有三親六故 就指着姜成一個人 倘若他死了我也活不了 衆位老爺開恩修好吧 把我兒一放 就是列位老爺的功德無量 天霸原是個俠心義胆的人 聞聽這句言語 心裏頭很是難受 遂說道 趙大哥咱們這裏

可有他的兒子嗎 趙璧道「挑水的那小子就是姜成 說着話吩咐小金大力 把姜成由打冊上抬下來 倒剪着二臂捆的可憐 將然往地下一放 他媽媽走過來 放聲慟哭 哭的叫人心酸 從中惟有金大力是個純孝之人 自己有老娘在北京城 數年未能孝養 今天一看這般景況 可就想起他自己來了 一邊掉着眼淚走過來 伸手把姜成的綁繩解開 眼看着天霸說道 老兄弟我不管你答應不答應 我也把他放了 不怕你見了大人交代不下去 就是把我殺了 我今天也得把姜成放開 好叫他們母子團圓 天霸一聽 遂說道 既然四哥如此熱心 我情愿將他放了 回頭見了大人 我自無法回話 姜成的母親跟姜成娘兒兩個衝上磕了一個頭 黃少傑一伸手 由打腰中掏出來二十多兩銀子 遞給姜成說道 我愛你是個孝子 這幾兩銀子給你拿到家中好好的作個小本經營 孝養你的老娘 天霸一看暗含着點頭 心說我們黃家門裏 真出了這麼一個義僕 要不然到後文書唱了雙鏢記 黃九齡那才叫行俠作義 比成了名的俠客還仗義疎財 這個時候趕車的搖鞭 拉着衆賊離開何家沿的木板橋 直奔都龍鎮 就聽後面有人喊 老師等等咱們一塊兒走 後面來的正是黑士傑 杜恒傑 趙璧說你們兩個人放了火怎麼到這個時候 這個火還沒着呢 黑士傑說道 老師你還在府衙當差呢 咱們要將然一走 火就着起來 人家准知道這個火是咱們放的了 當地人民必談論 我們兩個人作好了暗火 總得到晚晌才能着起來呢 那怎麼能够知道是咱們放的火呢 再說要是有倒每的人 進何家沿打算偷點什麼 他正趕上這個火起來那可就算他放的了 趙璧一聽把大指一挑 說不枉我壞了一輩子 你這個小壞包這才學出來 將來再過幾年就可以給你賀號了 大家開聽全都哈哈大笑 這個時候軍往前走 已然越過了都龍鎮 就看見前面有六個人 各個都是短衣襟小打扮 身後

卷

六

揹着小包伏迎面而來。天霸抬頭一看，原來是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王金雄王玉雄。後頭還有張星垣張星霸。巡海夜叉賽單通石士奎。哥兒六個緊緊走來。天霸接着說道：「你們六位何必又辛苦這麼一踰呢？這哥兒六個說道：『陸家堡我也未能出力，到了公館見大人，老大人不放心衆位，叫我們六個人前來迎接，但不知陸家堡的賊人，全都拿住了，沒有天霸用手一指，遂說道：』所有的賊人，全都捆綁在車上，一名未能漏網。夏天雄說道：『我們來的時候，接着老英雄褚彪一封信，信裏頭說的，務必將青蓮花張鎮拿住才好。』天霸聽聽臉一發紅，遂說道：『就是這假事未能辦理完全，將來說道這裏，就聽岔道那邊有人說道：』我可是個替了目的人，這老道到我們家裏去串門子，可巧叫我給捉住了，光着眼子把他捆上，咱們一塊到衙門裏去。衆人一看，三俠後頭一個替目的先生，手裏頭拿着馬杆，旁邊還有一個人，穿着打扮好像磨房的磨官，手裏頭拿着一雙鐵鑿，那先生拿着一根繩，拴着一個老道，正是青蓮花張鎮，要知三俠二義怎樣拿住的青蓮花，且聽下回分解。

七

第八十五回

供人頭紅旗卅妻哭

要寶燈夏天雄遭險

詩曰

老去江淹筆一支

蒼茫身世起遐思

連年兵火長爲客

滿眼風雲惟咏詩

貞

僻地喜同東海侶

耦耕空憶北山時

忘機自是安心法

任爾春歸總不知

一首殘詩念過

書接上回

上回正說到青蓮花張鎮

看一個失目的先生

用絨繩捆着

牽着走來

原來張鎮自從由何得寬的宅中逃出來

走到河邊

被三俠攔住去路

張鎮

並未敢動手

轉身够奔河沿跑下去了

心裏頭一着急

恐怕三俠把他追上

別無逃跑

之法

仍然嘆通一聲

跳到了河內

在河裏頭穿着衣裳

萬萬不能逃走

他這也頭次

生二次熟

這小子已然來過這麼一次

此時仍然把週身上下的衣裳

全都脫了

單單

[48]

的手中攢着一口寶刀。這小子自從得了寶刀之後，不但沒借着寶刀露臉，反到受了罪了。

他在河底下用分水之法逃走，來到了河邊，覺着河道疲乏，欲出來又不敢出來，心中計算着差不多出來總有二十來里，趕情水裏行走覺着遠，其實出來也不過五里來地。

他把身子往起一長，露出了二目，住西面一看是一段小石橋，橫通南北的大道，北面道路上，露着許多的車轍，南面有一片樹林，張鎮一看心中喜悅，心說這可活了，又用眼往四

外看了看，也不知道三俠追到那裏去了，他心裏這才放心，又看了看時當正午，大道上面

正沒有來往的行人，青蓮花張鎮，上了旱岸，一直够奔石橋而來，將然要過橋，就

卷

見由南面小道走來一個失目的先生，手拄着明杖，口唱卦歌，閒來算卦防身寶，禍到

臨頭後悔遲，放着大道你不走，偏偏要過養魚池，張鎮一聽，就是一怔，說這個瞎子

唱的雖然是流口轍，怎麼他句句都彷彿說的是我，又想自己雖然走倒梅字，別跟瞎子烏亂

了，想罷，瞎子已然來到近前，自己閃身讓他過去完了，沒想到張鎮往左邊躲，瞎子也往

左邊躲，他往右他也往右，俗說這叫夾籬笆，按迷信上說，這就叫鬼打牆，青蓮花是真急

六

高聲喝喊說瞎子你是誠心嘔氣，失目人向來護短，一聽人叫他瞎子他把馬杆高高舉起

二目一瞪把青蓮花倒吓了一跳，他活了這多大，也沒看見過這麼大眼睛的人，跟着就聽瞎

子說道，你這叫擠兌啞叭說話，你有眼睛，我可是個瞎子，你倒說我跟你嘔氣，你這是欺

侮我瞎，我可就要打你了，瞎子把話說完了舉起馬杆，照着張鎮頭頂便打，張鎮用寶刀一

迎，瞎子把馬杆抽回來，够奔小肚子便點，張鎮往旁邊一竄，吧咭一聲，無論多好的武術

施展不出來，再者說他又是一個出家人，自覺難看，他又怕三俠在後面把他追上，這才

虛幌一刀，撒腿就跑，這我瞎子還是隨後就追，一邊追一邊嚷，前面人給攔住點兒

這個老道：「上我門家裏串門子去一歇，侮我看，不見。說了好些個便宜話。這句話還未

說完，就聽樹林子裏有人唱：「自由腔的梆子，原是唱的轅門斬子。」調對音不對。

皆因他是山西人，就聽唱的。楊延景坐廳樓，自坐自唱，叫了聲有孟良，合焦贊兩塊狗熊。

後，絕不該叫我兒，尋找桂英，穆柯寨帶燒山，惹下事情。他是一邊唱一邊走，正迎上。

青蓮花，張鎮是個急勁兒舉寶刀，照定這個人就劈。這個人往邊旁一閃，梆子腔也不

集唱了。口操山西音說：「把你這個的老道賊子，說着話就在粗布小褂兜裏裏頭取出一對馬鞭來。」

小子你看見了沒有，我非把你杵倒了不可。張鎮細一看，不是馬鞭，下面像馬鞭樣。

五 上頭出來一個樞兒，自己認得這種軍刀，叫點穴樞，可不知道別名叫什麼。張鎮心說：

「我今天倒了梅了，偏偏又碰這麼一對傢伙，萬一點到氣眼上，我非得跌倒不可。」正

女 在這工夫，瞎子在後面趕到了，用馬杆便抽，幸虧張鎮的耳音好，他一聽後面嗖的一

聲，趕緊把身向旁邊之蹤，馬杆打空。山西人趕過來，用樞便點，這個工夫三俠就趕

七 到了。當時五個人把老道圍在當中，張鎮張志廣，這可真急了，遂把手中的寶刀展開

了。上下翻飛，三俠跟二義分開，梅花式把他一圈，這個地方諸君子萬別錯會了意

貞 可並非是三俠拿不着他，再說剛才出來這個山西人，他姓尚名國梁，綠林的美名，叫千里

一下腰扶弱義士。下文書三俠四義炸破螺絲島，這位尚爺在四義之中算頭一義，別說青

蓮花，他使的是寶刀，就讓他使電光寶劍，這五位也能把他拿住。准知道他跑不了。

爲是看他一個出家人頭挽道冠，手裏頭攢着一把刀，腳底下也沒有鞋，來回吧咕吧咕的

的跑。五位看着可笑，要看看他要到多怎才算完。其中吉道爺不拿他又是一分心思。

准知道人，誰都拿的住他，自己跟他同道，看他這般可憐的光景，自己不肯伸手拿獲，還

【45】

是失目的先生最狠。不過看他那口刀略一露空，裏腦纏頭就給了他一馬杆。張鎮往旁一閃，

無髮俠高爺用杆棒掃蹀腿，就是一下，就聽吧咕吧咕一聲。張鎮來了一個墩兒。左

手一按地，將要往起爬。旁邊尙國梁抬腿就踢，脚尖正踢在張鎮右手腕上。噲唧唧一聲，

把寶刀扔出去多遠。尙爺這個意思，打算要巧得寶刀。吉道爺一個箭步跟過去，下腰將寶

刀得到了手中。尙爺一看叫了一聲師哥，你這就不對。怎麼跟小弟我搶刀呢？吉道爺說道

你你你不知道，你又把我接吧招上來了。這口刀要是我的我就送給你了。這是人家寶刀

手褚蘭香的刀，因為這口刀出了許多麻煩。尙爺一聽帶笑，叫了一聲師哥，我不要這口刀。

我問你們三位，這是由那裏來？吉道爺說你先別說話，先把老道張鎮捆好，省得叫他跑了。

其實這個時候那個沒眼的先生，早就用絨繩把老道捆了個結結實實，口中說你一個出家

人，上我們家裏串門，因為你把我老婆都殺了。今天我跟你，咱們二人到揚州府打一場官

司。尙國梁一聽這個人說話新鮮，遂問道這一位是誰？張玉從中介紹說，這是一個朋友姓

趙名來字元霸。尙爺說道，久仰久仰，原來這位就是瞽目尋針趙義士。趙來一翻白眼，

六 將馬杆放在自己的面前雙手一拱，遂說道這位就是千里一下腰尙賢弟。尙國梁說趙大哥你

怎麼認識小弟？瞽目先生說，我在山西陝西一帶不斷的走，聞你的大名，聽說你善使一對

鐵樵。今天我看見這對軍刃，就知道。吉道爺說這才叫三句話不離本行。張爺說道，今

天咱們大家也可稱得起。龍虎風雲大聚會，高廷嘆味一笑，說您們這說話，都是高抬身分

要叫我看是瞎子禿子大聚會。趙來說道，大家先別笑談，我問問你們三位爲什麼這樣非

追老道張鎮不可？吉道爺擎刀說道，你要問就是爲此而來。這口寶刀原是黑太歲褚彪的姑

娘褚蘭香的，讓青蓮花搶去，受褚彪重託，非把這口寶刀得回，他才能活着。要不然他是

一個女子 心窄必然要尋拙見 吉道爺說 就求你們把青蓮花張鎮送到公館 交給天霸

我馬上就要够奔大李個場 給褚蘭香送寶刀去 尙爺說道 咱們哥兒兩個塊走 我還有

事呢 俠客作事有決有斷 說完了話二位就告辭要走 高爺就不愿意 說你們要這麼躲清

後靜 我禿子可全都不管 趙來擺手叫了一聲高俠客 千萬別這麼量小 人家吉道爺那叫作

功德之事 倘若不是寶刀送晚了 恐怕褚蘭香尋了短見 咱們不修今世修來世 我修的下輩

集子 兩個大眼睛 看的見什麼 您修一條大辮子 豈不美觀 五個人哈哈一笑 分頭而去

趙來用自己的絨繩把張鎮捆好 說咱們二人也是緣分 我拿繩網好拉着你够奔公館 急

五 的青蓮花口念無量佛 說道列位好在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合字來 不論怎麼樣你們幾位說

法找件衣服 把父母的遺體遮蓋遮蓋 瞎子把白眼珠一瞪說道 張鎮你要是早有這種羞恥

女 之心 你還不至於搶人家褚蘭香姑娘的寶刀呢 你也不打聽打聽 我們這失了目的先生

够多麼狠 高爺說對 咱們拉着他走吧 張鎮也知道傷人太重 只可跟着他們走 高爺在

七 頭前帶路 南蠻俠揹着寶刀 在旁邊跟着 趙來在後面拉着繩兒 走在人少的地方 還不

說 每逢到了人多之處 沒有一個不看的 就皆因這羣人太新鮮了 頭裏一個禿子 帶着

貞 一個光眼子的老道 後邊跟着一個瞎子 手裏拉着一根繩子 旁邊還有一個滋毛大頭 越

人多這個瞎子還直嚷 這我也不怕人笑話 論起來 家醜不可外揚 這個老道他把我

欺侮苦了 這是實事 你們大家給我作個證見 看熱鬧的衆人一聽 大家都跑了

恐怕跟着打掛悞官司 衆人押着老道 往前行走 將然走至都龍鎮看見前面一羣人

正是天霸衆人 拿獲羣賊回公館 瞎子高聲喊道 前面黃頭聽真 我這裏可捉住了

拿着青蓮花張鎮 你順便帶到衙門去可就省了我的事了 天霸趕緊跑過來 說你們

幾位受累了 回頭又說怎麼趙先生也在一處呢 趙璧跑過來 說道趙先生 你算命能

賺錢 你算計這個賺不了錢 說着話過來 嘆的一聲 把青蓮花踏倒 用繩四馬倒攢

蹄網好 往車上一放 趙璧這才樂嘻嘻的說道 得了 這就够難看的了 別緊着玩笑

了 趙來一笑點手把天霸叫過來 附耳低言 說了幾句 然後抗着馬杆揚長而去 趙

璧跑過來問到了什麼事 天霸說道 你可別阻快 方才趙先生告訴我寶燈實在落在龍泉

溝 爲首之人 姓張名鐸 外號叫墨麒麟 趙璧說你別嚷嚷了 那位趙來他又幹什麼去了

天霸說他又前去在旁邊暗含着窺探 恐怕此燈再移往別處 就不好辦了 趙璧說道 既然

如此 咱們就快走吧 說話的功夫 押着羣賊一直够奔公館 就在這個功夫 一個猛勁

也沒看見高爺跟張爺他們二位到那裏去了 話說天霸押着羣賊 直到桃河驛公館 將一過

石橋 就有副將大人趙得勝帶着官兵迎接出來 說黃頭兒所有的差使 你就不用管了 我

們這裏有人看着 天霸說道好 你們幾位就多辛苦吧 千萬可別卸車 只是看守就是了

回頭我們見了大人有什麼話再說 說着話就把所有的差使 全都交給副將 當時官兵 就

六 把大軍一圍 天霸跟隨衆人進了盤古寺廟 到了裏面去叫差人 打臉水擦臉 跟看換上衣

服 到裏面去見大人 正趕上施安由打裏面出來 天霸說道 你就勢給回一聲吧 我們衆

人 全都回來了 施安趕緊進去回話 大人傳出話來 有請 天霸帶領衆人到裏面給大人

請安 然後就把烟薰河家沿 羣賊全都被獲 大人說很好 本府原有言在先 不把這羣賊

人拿住 給李七奶奶報仇 本府絕不起馬 今天既然拿獲掌賊 上次聖上原有旨意 只

要是拿住盜燈的賊人 准其就地正法 斬完了之後 再明白回奏 你們留下人換我作伴

趕緊把這羣賊人送到大李個場 知會江都縣 就叫縣官監斬 將羣賊在大李個場就地正法

天霸深深的給大人請了一個安 說謝謝大人 這件事連孩兒的心裏都痛快 大人說就趕緊前去快辦 天霸跟大人告假 來到外面 早有差人把酒飯備齊 天霸說咱們衆人快吃 吃完了就走 趙璧說道 差使呢 天霸說道 差使自有副將大人看守萬無一次 趙璧點頭 大家一同用飯 功刻不見甚大 已然酒足飯飽 計全說我們大家快走吧 說話之時

就見天霸落了兩滴眼淚 衆人看着一怔 遂問道老兄弟你這是怎麼了 天霸說道

集就爲此事就得把我累死 只要平平安安把大人保到北京城 我可不幹了 作一個安

善良民足矣 計全說 咱們不過是小小的班頭 帮着人家大人辦點事 要是身爲大將

五 一天最少也有幾十件事 要皆像你 就更不用活着了 趙璧說得了 你們二位不用

蜜蜂勸土蜂了 反正咱們大家都是受罪的人 天霸說道 咱們大家走吧 說話之間

女 衆人就全都出來了 計全一笑說你這麼慌慌張張一走 到了留下何人跟大人作伴呢 趙

璧說我早就想妥 烟薰灶杜林杜克雄 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 左臂花刀黃少傑 銀錘小

七 太保吳玉傑 連同尙家台的三老 小四義 再加上夏天雄 夏莊主 同着百花嶺的小

三義 留下這些個人 足可以跟施大人作伴 天霸一聽 遂向三老四義衆人一躬到地

貞 遂說道你們衆位就多辛苦吧 我們押護羣賊到大李個場 李七爺那個脾氣 准得開膛摘

心祭奠死去的亡靈 我們大家就在那裏陪着哭一夜 公館裏面可就全仗着你們諸位了

石寶珍說道 天霸你只管望安 大人要是出一點兒錯 就叫我給抵償 天霸遂說好、我也

不再託付了 我們大家走了 天霸頭前率領衆人出離了公館 剛到了石橋 副將趙大人說

黃頭你快來吧 車上又死了六個賊了 我們多管了點兒閒事 把他死屍都拉下來 我們可

不認得 你們來看看吧 趙璧走過來一看 說這兩個是何家沿的 打更的王全李義 這四

個一個是藍面瘟神霍從 第二個是銀面瘟神霍炳 第三個是飛鏢將小旋風陳達 第四個是賽鄭恩李豹 這四個是薰死的由地窖裏頭弄出來一點水也沒喝 素常身子般兒又不足 一斃氣四條小命就算死了 王全李義皆因是將一進村口 就先把他們二人拿住放在車上 後來人又多 可就把他們二人壓死了 天霸說道 趙大哥這可怎麼辦 趙璧道 老兄弟你這當差當老了 倒回去了 死了的賊人不過就是交給巡檢老爺 找個地方一埋 活該地方發點小財 天霸說道 一個死人可發什麼財呢 趙璧話道 老兄弟您可是外行 這六個人混身衣裳 全都是地方的零錢 天霸說道 那個咱們就不管了 這個事就叫副將趙大人遣派差人給巡檢劉大老爺送個信 他自然就派人來驗屍抬埋 咱們就不用管 副將大人說道 你們衆位走吧 這個事我就全辦了 天霸這才吩咐一聲 叫趕車的把勢 把大車掉過頭來往大李個場而去 一路上不過就是人吃飯馬喂草 餘者無事 眨眼之間 到了大李個場的村邊 就聽村莊裏頭隆冬隆冬 傳出一種和尚念經的聲音 趙璧說老兄弟 你聽見了沒有 咱們來的正巧 正趕上給李七奶奶念經 這不是超度靈魂的聲音嗎 天霸說好 將要派萬君兆到裏面通知一聲 就看出裏面出來 神彈子李五爺 身背後還帶着丁猛雄 都是身穿重孝 丁猛雄孝帽上面還頂着紅纓 皆因他是個徒孫 給師奶奶穿重孝 緊後頭還有鎮東俠古道爺 趕情古道爺自從把青蓮花張鎮拿住 分別之後 這口寶刀也不能揣着 也不跨着 皆因他沒有刀鞘子 就是手裏拿着 給人家送來 到了大李個場李宅 正趕上僧道上台給七奶奶超度 別人哭都能勸住 惟獨這位褚蘭香哭了個死去活來 本中交代這位蘭香姑娘他可並非是哭他的七大娘 哭的這齷齪 他是想起他的寶刀呢 別看有三俠答應着給找 這不過是說說開心就是了 青蓮花張鎮得了寶刀 他當然遠道他鄉 三俠

雖然武術高強，真心實意給我找寶刀，權要是找不着青蓮花，不也是枉然嗎？因此越想越難過。這才放聲慟哭。他那個氣就急了，哭到極處，氣可就徹過去了。多虧旁邊有李家當族婦子大娘，過去七手八腳，把姑娘扶着坐起來，盤胳膊窩腿，摩扶前胸，砸打後脊背。後把姑娘救得緩過過來。這功夫吉道爺就到了。褚蘭香一看吉道爺進來，趕緊迎道來。問吉道爺：所託之事怎麼樣？吉道爺說了一聲：總算沒辱命。非我一人之力，你看這不是姑娘的寶刀嗎？褚蘭香一聽吉道爺把他的寶刀得了回來，心裏頭又驚又喜，心說三俠，果然是名不虛傳，真就不費吹灰之力，將我的寶刀找回。姑娘想到這裏，心中喜悅，等時止住了悲聲。就在他父親身背後一站，用絹帕擦乾淨了眼淚。褚爺先給吉道爺深深一躬到地，謝過了道爺。這才伸手把寶刀接過去，往旁邊一閃，那個意思要把寶刀交給姑娘。回頭一看，褚蘭香向着吉道爺跪倒於地上磕頭。遂說道：我這裏謝謝仙長。吉道爺一看趕緊往旁邊一閃，口念無量佛，叫了一聲褚老英雄，趕緊把你的令愛摻起，出家人可不敢當。姑娘的大禮，褚爺答言說道：小女謝謝仙長，這也是應該。褚蘭香拜罷，站起身形，遂由打爹爹手中把寶刀接過來，趕緊到後面把鞘取來，跟刀合在一處。這才帶在身旁。此時姑娘那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來到前面，親自沏茶倒了一盃，捧給吉道爺。這個工夫李七爺由打裏面出來，面知慘淡，帶着滿面的愁容。道爺一看就知道他傷心過度，你可別看老道是個結吧，最能勸人不過。結吧結吧的站着說說起來了。七奶奶這一死倒是爲國盡忠，回頭施大人到了北京城奏明聖上，天子知曉，必然受賜褒封。人活一輩子，願意豁着性命去睜，還不准睜得到呢。你這麼大歲數，難道說還想旁邊小弟兄叫了一聲師大爺，我聽你說話有點缺力少氣。大概你還未能用過齋飯吧。老道回頭一看，說話之人，正是李昆李五。

爺遂說道：好李昆，我來了這慶半天，你才跟我說。李五爺說道：師大爺，你可千萬別挑眼。我們只顧在這裏勸解我師傅，又趕上褚大妹子哭死過去，我心裏也是着急，由打你這一來，他們爺兒兩個，全都喜歡了。我們大家這才有點高興，你在這裏等一會兒，我給你老願備點素齋。說着話，李五爺到後面廚房，叫廚師傅願備四盤素菜。吉道爺還是的正餓了，時刻不大吃了七碗乾飯，可倒省事也不喝湯，也不嗽口。吉道爺用完了飯，外面鄉親進來回話，說回稟七莊主得知，外面來了五輛大車，拉着好些細着的罪人，有那天來的那黃爺頭，吉道爺接看說：七莊主請你到外面迎接迎接，連貧道也隨同前往。外面來的是黃天霸，他在何家沿把陸家堡羣賊，全都拿住了，不問可知，一定是奉大人所差，把賊人送到大李個場，給七奶奶開腔摘心祭奠亡靈。李七爺一聽，機靈靈打了一個寒戰，心說這才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沒想到這羣賊報應如此之速，趕緊向着衆人一躬到地說道：衆位全都辛苦辛苦，隨我到外面迎接迎接天霸，可並非是迎接他，天霸乃是我一個盟侄，沒有迎接他的必要，皆因他這一來當然是奉大人堂諭，不可不接待，就如同迎接知府一般。大家一聽，遂一同往外走，就連吉道爺也隨在後面，迎到門外看見車輛，天霸已然在那裏吩咐卸車留神綁繩石鬆的，全都緊緊，以免賊人漏網，計全說道：老兄弟，你別忙這個了，七叔出來了。天霸一看，果然李七爺率領衆人接到門外，這才走上前來給七爺行禮。李七爺說道：我這已感激不盡，不必行禮了。天霸道：七叔你先告訴你手下莊客，在你老門前栽上幾棵椿楸，把這些個賊人，全都綁好，回頭好開膛摘心，給我七爺祭靈。七爺搖頭說道：天霸這個事，你可別辦猛了，咱們不過是尋幫的民人，焉能有生殺之權。天霸道：七叔，你老放心吧，這個賊人不是我自專，奉到你老這裏來的，我先回到公館，奉大人的堂諭。

叫我送到這裏來的 李七爺搖頭說道 不對 施大人不過是個四品皇堂 那有這樣大的生殺之權 天霸說道 七叔你是上了年歲了 對於現在的事 你老還不明白呢 前一次 因為陸凱搶寶燈 大人走上摺子去 萬歲有旨意下 只要是盜燈搶燈的賊人拿住 准其就地正法 先斬後奏 要是沒有這套旨意 大人一個四品皇堂 怎能叫我把羣賊送到這裏 就

地正法呢 七爺連連擺手說道 雖有知府的命令 只是咱們衆人在這裏殺人 也得有一位官長 在此地監斬才成呢 這句話還未說完 就聽有銅鑼開道的聲音 大家抬頭往對面一

看 前面是執事密排 後面一乘大轎 正是江都縣 縣官黃秀黃大老爺 自從天霸去後 大人派緊急的差人 到了江都縣 正趕上知縣穿好了官衣 正要往別處去驗屍 一聽大人

這個信 遂把別處差使 暫常壓下 只得乘坐大轎 够奔大李個場而來 一邊走 直催轎夫快走 轎夫各自用力 脚程如飛 眨眼之間 就來到了大李個場 看見村莊有人家 開

道銅鑼 纔連連的打鑼 所爲的是叫本處地方知道 好迎接出來 這個鑼也有暗號 也有點兒跟吹號一樣 果然一敲銅鑼 地方就先跑出來 到了轎前給大老爺行禮 知縣知道他

是地方 遂說道 你不用行禮了 趕緊在李煜的門首 搭一座監斬棚 我是奉施知府所委 幫助李煜殺這羣行兇之賊 事先沒有給你來公事 搭監斬棚來不及 也可以願備公案桌

地方答應一聲 是是是退下去 找買賣家借了一張方桌 椅墊等等物件 全都預備齊畢 不提地方前去預備 單說縣太爺 此時已然下轎 天霸迎上來論安 說道大老爺 沒想到

你來的這麼快 縣官說道 黃都頭本縣來的略遲一點 就皆因轎子沒有你們列位脚程快 此時紅旗李煜迎將上來 跪倒給縣太爺行禮 說道太爺在上 小民李煜給你磕頭 縣官黃

大太爺 趕緊伸手相參 遂說道 七莊主請起 七爺說道 爲小民私事勞動老父台 心中

是實在感激不過 黃知縣說道 令正夫人乃是爲國盡忠 當今萬歲都得起敬 何況本縣奉

施大人傳諭 就是沒有傳諭 我也應當前來祭奠祭奠 趙壁過來先給縣太爺請了個安 然

後說道 你們二位就不用跟大老爺客氣了 還是先辦公事要緊 這個賊要是再晚一會兒不

殺 賊自己就要死了 七爺這才明白過來 自己跟縣官談話原來是在露天 這纔趕緊往

裏讓到書房歸坐 有僕人給倒過茶來 然後七爺告訴李昆 攔住僧道先別念經 因爲人聲

嘈雜 有碍談話 縣官到了法場 監斬羣賊 再念不遲 李五爺出去工刻不大 果然僧道

把經止住 這個時候吉道爺由外面進來 向着李五爺打一個手式 說道李五達官 你無論

怎麼設法 給我找一件大褂 李五爺聞聽一怔 說道仙長你要還俗不成嗎 爲什麼你要穿

卷

大褂呢 吉道爺說道 賊羣之中 有一個我們同道之人 青蓮花張鎮回頭臨受刑之時

大李個場不少的少婦長女 看着不雅觀 再說他身犯王法挨刀應該 我盡同道之義

你們大家作些個功德 李五爺這個人 素常就慷慨 一聽道爺這麼說 當時找大褂上那找

去 只得把自己身上穿的脫下來 遂說道 吉師大爺給你這件吧 吉道爺說道 五達官功

六

德無量了 說着話拿着這件大褂來到外面 給青蓮花張鎮往身上一披 青蓮花眼淚可就掉

下來了 說我一輩子沒作跟缺德的事 到如今還是給同道之人現眼 吉道爺嘆了一口氣說

道 道友事到如今 就不用說那些個後悔之話了 當初就不應該跟陸凱在一處 作這些個

不正道的事 正在說話之間 本地地方早就把公案桌預備停妥 雖然沒搭柁柁斬棚 現借來

的布帳子 裏面放上方桌 後面一把椅子 桌子上面黑紅硯台 紙等物 全都預備妥當

這才到裏面請縣官趕緊升公位辦公 地方進去了王夫不遂甚大 就把黃大老爺請了出來

知縣升了公位 天霸等這才把陸凱何潤張鎮等 往公案桌前一帶 這三個總算是爲首之人

其餘衆賊 全都不必細表了。天霸叫他們三個人跪下。陸凱被烟薰的難受。此時跪倒在公案桌前。張鎮在公案前也是出於無法。雖知道不跪。必得麻煩。倒不如早早跪下。惟獨住海老龍神何潤何得寬。至死不跪不但不跪。還是破口大罵知縣。趙璧他越聽越生氣。過去左右開弓先給他十個咀吧。又跟自己的徒弟黑士傑。摻住他的肩窩。往起一提。趙璧在後頭烹的一聲。給了他一脚。把何潤踢倒。膝蓋咕冬一聲。摔在地下。趙璧口中說道。你集管不就跪下了。疼的何潤直裂咀。知縣一看三個賊頭。全都跪下。這才用手一拍桌案吧的一聲響亮。說道你等跟李煜有何仇何恨。竟成羣大鬧大李個場。火焚宅院。刀傷人命。目五無王法。還不把你三個人平生所作的惡事。從實說來。陸凱被烟薰的難過。自知罪大惡極。跪在那裏一語不發。張鎮自知犯法。並無可說的。縣令用手一拍桌案說道。我把你們這一羣該死的囚徒。死到臨頭。像你等這樣罪大惡極之輩。回頭全都把你等開膛摘心。給七奶奶祭靈。餘者衆賊。全都就地正法。說到這裏不容何潤還言。回頭叫了一聲李煜。你們把他三人。放在靈七前開膛祭靈去。縣太爺這一句吩咐下來。早有李煜褚彪神彈子李五。三位過來一個人揪一個。衆人從中幫忙。就把這三個人。拉到靈前去了。縣太爺又叫了一聲黃頭兒。餘者衆人。全都不用問了。再問當然他也是胡說八道。就煩你把他等拉到村外。就地正法。人頭掛在樹上。梟首號令。回頭我叫師爺把花名冊一寫。就算完了。天霸答應一聲。來到大車的近前。什麼叫三鬼四龍連同金蓮花邵凱。天霸頭一齊動手。還有江都縣的差人幫忙。把衆賊拉到村外。開刀問斬。斬完了。把人頭往柳樹槎上一掛。事後知縣黃秀上詳兩道文書。一道給施大人。一道給揚州知府。就沒有他的關係了。話說現在。知縣的任務完了。吩咐取過便衣。換好了。親自入內宅靈棚。到了那裏。黃秀就是一哆嗦。這就是文職官

並未見過甚大兇惡之事 他一看正趕上李七爺正然把陸凱開膛澆了凉水 鮮血淋淋 最

狠就是楮蘭香 別看他是個姑娘 手中擎自己的寶刀 親自把青蓮花張鎮開膛 看起

這種事 人心似鐵非是鐵 王法如爐果如爐 何潤在旁邊看着 血管割斷 這個時候

住海老龍神一點兒威風也沒有了 只可把腦袋一搭拉 閉目等死 這個工夫旁邊過來神

彈子李五爺 手擎自己那把金背刀 用左手一舉 一指何潤 說道老匹夫何潤 你帶

領衆賊 前來殺我師母一家滿門 李宅跟你無仇無恨 你爲什麼耳軟心活 信聽衆賊

之話 前來大鬧李個場 我先用刀把你這兩個沒用的耳朵割下來 說到這裏 身形往

前一湊 昧夕的幽聲 將何潤的 耳割下來 疼的何潤渾身直抖 將然張口要罵

李五爺不容他開口 一刀割下他的衣襟 把胸前衣服割開 露着胸膛復又一刀扎入胸前

扎的時候 可是刀背朝上 刀刃朝下扎 進去用力按刀背 克咬一聲 李五爺趕緊

往旁邊一閃 鮮血往外一噴 旁邊有人早已預備好了凉水 抬過來順着刀口就澆 李

五爺復又來到近前 伸手抓住 往前一拉用刀割斷了心管 回手把刀交給徒弟丁猛雄

這才雙手捧着心 來到師母靈前跪倒 放聲大哭 叫道師娘 你老人家平生在世沒作

過惡事 偏偏這大年歲 沒想到遭了賊人的毒手 今有徒兒李昆 已將害你的賊人開

膛 師母的靈魂不遠 你老人家看見 也可稍解殺身之恨 旁邊有人預備個磁盤

放在裏面 往靈前一供 就在這個工夫有人說 江都縣大老爺 要給七奶奶上祭 李

五爺一聽 趕緊止住眼淚 一看果然是縣太爺到來 趕緊轉身向着知縣一跪 口稱

縣太爺 小民李昆乃是尋常草民 不敢受大老爺的祭奠 知縣請道 我乃知府所託 叫我

前來上祭 你等不必多攔 李五爺爲什麼管這個事呢 這就是李七爺膝下無子 以徒當兒

在靈前攔祭 李五爺一聽本來還要攔 衆人說道 大老爺誠心上祭 不可多攔 李五爺
這才起在一旁 知縣黃秀走在靈前一跪 所有的衆人 在知縣身背後 全都跪倒 這工
夫 僧道鳴法器 朗誦佛經 超度七奶奶的靈魂 是無李個場鄉里鄉親 就在旁邊看熱鬧
後的衆人全都挑大拇指 就憑一個鄉村的老太太死了 居然得知縣前來上祭 這也是他吃齋
念佛修的 有一個年老的老頭兒說道 還得賞賜匾呢 不表衆人談話 就聽和尚在法
集台上 三宣召請超度亡魂 老道那裏飛劍祭祀 那才叫文僧武道 江都縣知縣 公務
在身祭靈之後告辭 除去李昆守靈 其餘的衆人全都送到門外 看着知縣上了大轎
五 這才回來 李七爺到了裏面 見着天霸叫了一聲老賢侄 你的孀娘離然說死了 靈前有這
樣的威風 不但死者安慰 我都感激不淺 你等衆人全都是官差不由自己 再說得罪這些
女 賊人 他們爪牙衆多 倘若老夫人在公館 裏面再出點兒什麼事 小老兒我可担架不起
單等我把家裏事辦理完畢 我必追趕大人到北京 親自叩謝 你們也趕緊回公館 保護大
七 人要緊 天霸計全都那個意思 還有點兒戀戀不捨 七爺把眼一瞪說道 你們兩個人
只管報私恩 連衆位班頭全都跟着一同受累 倘若大人有個山高水低 那可怎麼辦 我這
真 大年歲膝下無兒 有點提房產地業 我當然得變買了 給我那死走後弟李彪李豹之妻他
們全都有子女 將這筆資財送到直隸大同府 好叫他們作爲養贍之費 剩我孤身一個人
無依無靠 我必然趕你等前去 你們要是真跟我不錯 就我把一日三餐伺候的週週到到
到了死的時候 抓把土把我一埋 那才叫好爺兒們何 真要有此真心 你們馬上就走 別
叫我費話 那就算對的起我李煜了 計全知道七爺這個脾氣 遂說道 老兄弟咱們馬上就
走 別叫七叔生氣 這個工夫地方由打外面跑進來 口稱七莊主 外面這一羣鄉間漢子

他們把死屍全都埋了 求你多少賞給他們兩個錢 七爺一聽 遂說道 難爲他們把死屍全都埋了 過幾天遠得把樹上的人頭給埋了 不只於賞給他們幾個錢 這一輩子不是就這麼一回事嗎 絕不虧負他等 當時告訴賬房 支取五十兩銀子 外面還有五輛大車 每人給他們五兩銀子 其餘的交給地方 給他們大家一分 雖然在此大難之中 七爺還是這樣慷慨大義 揮金似土 衆鄉親們和地方 都是歡歡喜喜而去 七爺道 你們還不走 打算在我這裏吃晚飯 我可不伺候 計全說道 七叔我們這裏就走 就是勸你一句話 千萬少傷心少哭 七爺說道 我連一點眼淚也沒有 你們大家就快請吧 是跟天霸來的衆人全走 大家一忙 沒留神就丟了一個人 就是那位道爺吉干 天霸等到了公館門口 才想起來 天霸說還忘了 也沒問問吉道爺跟咱們一塊兒來了沒有 他老人家也不是上那裏去了 趙璧說道 人家仙長 乃是成了名的俠客 就得說是神龍 見首不見尾 據我想吉道爺一定是幫助那位趙來趙先生 尋找寶燈去了 天霸一聽點了點頭 說道這也在情理之中 說話之間 可就進了盤古寺 將然到了差房 一看施安 正然坐在那裏 天霸問 你不伺候大人 爲什闖在這裏呢 施安說道 大人打發我到這裏 打聽你們衆位好幾回了 叫我住這裏等候 只要衆位回來 不必回話大家全都到後面去 天霸聞聽點頭 大衆用擲子略把身上的塵土 擲了擲 大家跟隨施安一直够奔後面 到了大人的房中 天霸等先給大人請安 然後跟大人稟明 衆賊拉到大李個場 江都縣黃大老爺就到了 如何把陸凱等開腔 其餘的賊人 就地正法 前後話從頭至尾 對着大人一說 直說到我們大家來是李七爺催着我們來的 說大人倘若公館出點意外 衆人担架不起 只說叫我回來見着大人 替他叩謝 施大人跟着問道 隨你們一同去的鎮東俠吉干吉道爺 怎麼沒回來呢 計全跟着

回話說道 我們在中途路上 跟天霸說了半天話 大概他老人家 許是幫助老人家尋找寶燈去了 大人帶笑說道 本府也正爲此事 只說寶燈落在龍泉溝 這個話也未嘗調查實確 天霸說道 老大人不必着急 趙來人稱義士 向歷不說謊言 據他所說 那龍泉溝 這位大寨主姓張名鐸 別號叫翠麒麟 又名雙鞭無敵將 此人武術高強 博讀詩書 可稱文武全才 大概要破這座龍泉溝 當然得很費事 旁邊站起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 走在施大人的面前 口稱老大人不必着急 要提別人我可不認得 提起張鐸乃是我的磕頭弟兄 我在大人面前絕不說謊言 寶燈不落在龍泉溝沒的說 真要是落在龍泉溝 我去到那裏准保不費吹灰之力 把燈請回 雙手奉獻 再說老大人 你也不必在此處等着 這個地方 離龍泉溝倒遠 你要是往前再走一站 那個地名兒叫黃堡口 你要在那裏等候 我把寶燈取回來 送到那裏就是了 天霸一聽 趕緊問 夏大哥 你跟張鐸 雖然是金蘭之交 可得有真交情 要不然見財起意 恐怕寶燈不易要回 皆因這種東西價值連城 要是沒有點兒真正的交情 就許因此把交情絕了 夏天仁聞聽 叫了一聲老兄弟 我也不必跟你細說 要是由打我嘴裏說出跟張鐸有大交情 那算是我自己往臉上貼金 我走之後 三天准回來 如果三天不回來納話 你可以問問張星垣 說知道我我跟張鐸是怎麼個交情了 大人也明白夏天雄那種人物 絕無虛言 遂派施安給夏大爷取路費 夏大爷搖頭 口稱老大人不必 我自有路費 我再回來 可不到這裏來了 你就趕奔前站黃堡口等候便了 把話說完 轉身就走 天霸攔住要送 夏大爷說道 我自己弟兄 再說我也是在這裏効力當差 還用老兄弟你送嗎 夏大爷把天霸攔回去 自己到 東配殿 帶好一雙練子雙蹶 七首尖刀 一口 多少帶點路費 又囑咐王金雄王玉雄哥兒倆個 你們幫助黃老哥好好的保護大人

奔下站公館 咱們回頭再見 把話說完轉身出去了 跟衆人告辭 這才出離盤古寺而去

施大人一看夏天雄走了 老人家本是細心之人 遂向星垣問道 夏天雄跟這個墨麒麟張鐸

他們是怎麼交的朋友呢 張星垣一聽 遂說道 大人若問 這個話提起來可就長了 大

人一聽話很多 遂命人搬來一机椅凳 叫張星垣坐在那裏說 張星垣謝了坐 這才說道

要說他們二人交朋友 這個話還在十年前 有一天我夏大哥正在家中坐着 外面門房拿進

一個紅單 上面寫的是慕名友張鐸再拜 旁邊有一行小字 是他的住址 寫着河南衛輝府

嵩縣張家在 夏大爺原是好交朋友的人 他一見着這付拜帖 趕緊迎接出來 一看外面

站定一人 細條身材 不過就是七尺來往 面皮微黑 黑中透亮 兩道重眉毛 一雙大眼

睛 黑白分明 高鼻梁 進頭正 四字口 頰下無鬚 正在中年 渾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布

衣服 提着一個包袱 尺寸很長 大概裏面包着軍刃 夏大爺趕緊問閣下就是張鐸張先生

嗎 那人抬頭一看 遂問你就是本宅莊主夏天雄嗎 兩個人各自點頭 互相施禮禮罷 往

裏相讓 到了廳房分賓主落坐 家人王喜獻茶 張鐸這才說道 小弟此來拜訪夏莊主 一

不求財 二不借當 夏大爺道 咱們一見如故 不必客氣 有什麼事只辦明言 張鐸說道

倒也沒有別的事 不過小弟住居河南 聽人傳說久仰閣下大名 無緣相會 我本來打算前

來拜訪 正趕上家門不幸 我的父親病故 身穿重孝 不能訪友 如今已道二年孝服穿滿

換上了青衣 稟明了家慈 我才前來拜訪到此 也沒有別的事 就是跟你請教請教學問

長點兒知識 夏大爺也客氣了幾句 已然到了午時吩咐家人擺酒 這位張鐸他也不客氣

兩個入就同桌用飯 在酒席筵前 夏大爺盤問張鐸各種能耐 夏大爺所問之事 張鐸無

一不知 夏大爺準知道這是一位高人 說到武術只因張鐸跟綠林的師傅所學 跟夏大爺比

可略差着一點兒。二人正然談到高興之際，外面簾櫳一啓，王金雄王玉雄哥兒兩個由外而進來。這哥倆個，白晝之間習文，到了天晚跟夏大爺習學武術。張鐸一看這倆個人穿一樣的衣服，面貌長得一様，不問可知，一定是一對孿生。夏大爺遂說道：二位賢弟過來，我給你們見見。這一位是我新交的一位朋友，姓張名鐸，張大哥，王弟兒走過來，跟張鐸互相見禮。然後在旁落坐。張鐸跟這哥兒兩談了談，文文雅雅，張鐸還是真愛這兩個。前面，回頭跟你夏大哥在一處安歇。彼此好增長點兒學問。王金雄王玉雄答應一聲去了。五張鐸一看暗含着點頭，就知道夏大爺是太愛交朋友的人。張鐸趕緊抱拳相攔，叫了一聲大哥，你的家務粉忙，萬不可那種受屈。我這一次訪友，不是今天來，明天走，還許在這裏住女幾年呢。你要是這麼一來，我倒住不住了。夏大雄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兄弟，就怕你不賞臉。准要賞臉，最好在一處多多盤桓。二人譏讓之時，王金雄玉雄哥兒倆個，早已把鋪蓋搬了家，放在對面的床上。金雄玉雄把鋪蓋放下，退出去用飯。夏大爺陪着張鐸談話，談了工刻不見甚大。夏天雄知道張鐸一路勞乏，叫他安歇睡覺。第二天，天光一亮，早早梳洗，完了。用些個茶點，沒有別的事，不過就是用些武功。晚間談些文學，每天如是，早睡早起。夏大爺真愛惜張鐸，兩個人從此一盤桓，不知不覺，就是二年多。張鐸也不說走。夏大爺也並不嫌棄他。這就算是三生有緣。這一天忽然間，外面有人送來一封信，上面並無平安字樣。張鐸趕緊觀看，信未看完，眼圈一發紅。夏大爺就知道有特別的事，趕緊問兄弟信上有什麼要緊事。張鐸說道：我出來這二年多沒回家，想不到我的老母身染重病，家中無人侍奉。小弟要跟你告假回家，看望老母。夏大爺說道：別的事我都能相攔，此乃

爲人子之大道 哥哥我可不攔 雖然不攔 也不能叫兄弟你當時就走 你在我這裏住了二年多 我的姑母看你很不錯 我到後面稟一聲 我姑母乃是重禮之人 聽說你要走 明天准給你送行 張鐸說道 好 我並不推辭 還有一樣相求 大哥你可給我預備四十兩紋銀 一匹馬 夏大爺帶笑說道 這是我應當辦的 當天無事 次日清晨起來 哥兒兩個將然吃完了點心 後面丫頭到了屋中說道 老太太請二爺到後面吃飯 張鐸來的日子很多了 也得說是沒分解 夏大爺管張鐸叫二弟 張鐸管夏天雄叫大哥 故此丫頭今天說請二爺到後面吃飯 張鐸一聽 趕緊够奔後面 到了後面院中 早有王氏弟兄迎接出來 張鐸明白這是請我自己吃飯 恭敬的意思 因有天天常跟老太太見面 也就不必行禮 老太太讓他坐下 自己就在旁邊落坐 有金雄玉雄相陪 菜雖不多 樣樣可心 在吃喝的時候 有手下的從人 措進一個新褲套來 裏面凸凸囊囊也摸不清裏面裝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包伏 全都放在一處 夏大爺旁邊那張棹上 酒飯已畢 夏天雄就把包伏打開了 張鐸一看裏面是大小五包 夏天雄拿起一大包銀子 叫了一聲兄弟 這是你昨天跟我借的紋銀四十兩 外面還有一匹馬 望後你有錢如數還我 這叫財帛分明 張鐸點頭 把銀子接過去 夏天雄又拿起一小包銀子來說道 這有三十兩是老太太給你的 可不是叫你在路途作爲路費 的 回到了家中給老母買點兒東西 以表他們姐兒兩個千里同心的義氣 張鐸聞聽不由得心中暗含着佩服 伸手接過來謝謝老太太 夏天雄又拿起一個小包來 這是二十兩 劣兒孝敬伯母的 這好二十兩 兩包這是金雄玉雄他們哥兒兩個送給兄弟你作點兒路費 張鐸並不客氣 把銀子全都接過來 夏大爺又說褲套裏有幾件衣服 那是愚兒相送你在路途之上 好更換更換 張鐸向各人道謝 然後就跟老太太告辭 說道 我是歸心似箭 趕路

的心急 我馬上動身能走出八十里地去。我跟你告辭。母病痊愈。回頭再給你請安。老太太說我也不攔你。你這是一片孝心。就趕快走吧。金雄給他抗着褥套。玉雄把銀子照樣給包好。替他拿着。出離了上房。張鐸又到自己住的屋子。拿着他那一對軍刃。竹節雙鞭。這才來到外面。早有從人把那匹馬拉過。張鐸拉着馬出莊。夏大爺說道。兄弟在村莊裏面上馬。張鐸說了一聲恭敬不如從命。小弟我就無禮了。說罷。褥套包袱。全都放在馬上。張鐸片腿上馬。抱拳說道。大哥咱們再見了。從人遞過藤條。張鐸馬上加鞭就走。夏大爺王金雄王玉雄又目送了一程。直到看不見。哥三個才回來。王金雄王玉雄兩個人看着這許多的銀子。白白的給了人家。未免可惜。遂說道。大哥。咱們給了他這些個銀子。看他那個樣也不大知情。夏大爺一聽。說道。你們二人太以年青了。交友之道。原本有損有益。張鐸而帶忠孝。絕不是忘恩負義之人。王氏弟兄並不敢多言。自此照舊習文武的功夫。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幌又過了二年多。連張鐸的一封信也沒來。時常金雄玉雄在夏天雄面前說張鐸一點兒信義皆無。夏大爺不以為然。這一天四月初一。夏大爺趕集回來。路途上遇見張星元張星霸。夏大爺讓他們到家中坐坐。這二位說我們也正要看看老太太。說着話三個人一同回到宅中。張氏弟兄。先到後面給老太太行禮。說了幾句話。夏大爺把他們二位陪到前面。那個意思。哥兒三個。要喝會子酒。就在這個功夫。夏宅的家人獺皮豹高玉。進來回話。說道。外面有你的那位朋友。張鐸張二爺來了。夏大爺是。行裝如何。高玉說道。還是騎着你給的那匹馬。可是瘦了。馬上還放着那個褥套。上面放着一付鐙。他穿了一身銀灰色的衣服。舊的不得了。夏大爺一聽。隨着說可了不得了。老太太一定是沒有了。遂向高玉說道。你快去告訴二爺三爺跟我一同出去迎接張二哥。這句話沒說完金

雄玉雄正然在外面進來 夏大爺說道 你們二人 同我知外面迎接張二哥 爲什麼夏大爺聽見張鐸來到 還問問他的行裝呢 這就是交友的身分 如果張鐸要是發了財 身上穿的非常華麗 不用說迎接到外面 叫家人說一聲不準加一個請字 今天一聽張鐸依然如故 這纔趕緊帶着兩個兄弟往外迎接 到了門前一看張鐸正然收拾被褥套 自己要背着褥套進來 夏大爺到了外面 一看趕緊叫金雄接褥套 金雄滿心裏不愿意 這纔叫 敢怒不敢言 只得過去把褥套接過來 夏大爺衝着張鐸恭恭敬敬一躬到地 叫了一聲賢弟 大概兄弟穿着孝服 老太太去世了吧 張鐸臉一紅 說道大哥 我回到家中我娘親病勢已然很重 我親侍湯藥 幾十天他老人家就歸西去了 跟着我就管理喪事 打發老太太入土爲安 沒想道 我得了一場熱病 好容易把病養好 又跟着無義的朋友 打了一場罪悞官司 我所以沒有得暇給你來信 馬也餓瘦了 褥套也叫耗子全都咬了 好在還是原物交回 惟獨你這四十兩銀子 我可還不了 夏大爺說別費話 趕緊裏面請吧 張鐸跟隨着夏天雄 一直進了客廳 屋中坐着的可就是星垣星霸哥兒兩個 夏大爺用手一指說道 張二弟 這是我兩個親家兄弟 又向星垣星霸道 這是我口盟的把兄弟張鐸 張二爺 星垣星霸衝着夏大爺的面子 不敢慢待 趕緊過來見禮 張鐸答禮相還 當時吩咐 後面廚房預備一棹上等的酒席 給張二爺接風洗塵 說着話夏大爺又親自倒了一盃茶 兄弟你先喝一碗 張鐸恭恭敬敬接過去 心說夏大哥可算是重友重義之人 他這個舉動 就叫遠富近貧 淮飯齊畢 請星垣星霸相陪 張鐸心裏頭 非常不高興 皆因是樣樣宗宗 全都不趁心不作臉 自己總覺着沒話可說 只可低頭吃飯 夏大爺明白他這個意思 在酒席筵前 無話找話說 說來說去提到交友這一層 遂說道 今天可巧我這二位兄弟全都在此 我有意請星垣星

皆因我二人志意相投，不是一天半天了。今天我打算哥兒兩個衝北磕頭。這一句話，就把張鐸的高興提起來了。准知道，夏大爺是真心跟他交友，並不推辭。只道了一聲我高攀了。夏大爺吩咐家人預備供品祭禮。這些東西，眼之潤，樣樣齊畢。星垣一看，夏大爺這樣熱心交張鐸，甚是那悶。張鐸爲人有何德能，竟令天雄如此欽佩，不表星垣心中之事。單說天雄，燃香點燭，說道：「咱們哥兒兩個，可不敢比古人，羊左相交，可也要如古人道義之交。咱們是盡在不言中，拜把兄弟的時候也沒有多少麻煩，不過磕頭之後，把關爺的神碼一焚，一同到後面給老太太磕頭。老太太說了幾句吉祥的話，然後來到前面。星垣星霸哥兒兩個告辭，回百花嶺。小三義莊去了。從此張鐸在夏宅一住，又是四個多月。夏大爺對待他，仍然如舊。惟獨金雄玉雄弟兄兩個，總算年青，對於張鐸有些個冷淡。這還不要緊，主人好說，家人們實在惹不起。張鐸又沒錢運動他們，背着夏大爺，全都用白眼相看。張鐸一看，自己實在住不了啦。這一天，跟夏大爺把話說明，未曾開言，先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大哥，你待我這份意思，那就不用說了。真如同我的親哥哥一般，可是我緊着住在你這裏，謀不出來一點兒出路。這也不像話。按說，我可不應該再跟你張咀，皆因我是無法，不得不說。我打算再跟你借二十兩銀子，作路費。我到外面訪個朋友，要一筆賬，也好墊辦着我零花。夏大爺說道：「花零錢我這裏有的是，何必前去討債呢？」張鐸說道：「不然，我前去訪友還有別的意思，你千萬別攔我。還有一件事託付你，千萬別叫後面老太太知道。我這一次，也許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回來。夏大爺說道：「自己弟兄，也不客氣。我就借給你二十兩銀子，另外送給你二十兩紋銀，作爲備用。張鐸點頭答應。夏

大爺命人把銀子取來，交給張鐸。到了晚間，就在前面備了些個酒菜。夏大爺親自給他送了送行。吃喝已畢，各自安歇。到了次日起來，梳洗已畢，張鐸也不要馬，也不要舖蓋，只帶好了他那對竹節鋼鞭。夏大爺親自把他送出了門外。張鐸抱了抱拳，揚長而去。有事就長，無事就短。不知不覺又過了三年。這一天是八月初七，有家人進來報告，說道：過了明天

後天，就是大爺的生日。請示大爺今年咱們是怎麼預備。夏大爺說道：每年咱們只收親戚

禮，不收朋友禮。親朋一樣待客。照樣還預備五十桌酒席。從人說道：二爺說了，預備一

半上等席一半中等席。分着待客。夏大爺說：我的宅中辦事，向來是一律，不像那

卷

平常人家。暴發戶苛刻人家，辦事都是三六九，多送禮，待上等席，少送禮，就用下等席

相待。我這裏可沒有那個規矩。不怕是乞丐跟我交朋友，也是一樣招待。從人臉一發紅，

就退下去了。走了工刻不見甚大。從人又來到裏面。夏大爺把眼一瞪，說道：你又進來幹什

麼來了。管家說道：那位張二爺又回來了。金雄玉雄接着問：還是穿的那件破大褂來的吧？

家人一笑，連連擺手說道：這一次張二爺可不行了。真正是大闊特闊，淨說駱駝轎就是

四乘。另外還有兩輛棚兒車。大概二奶奶也來了。我看見車上有婦人。夏大爺一聽，點了點

頭，遂對金雄玉雄道：你們二人到外面把他接進來吧。王氏弟兄一聽，人家張鐸這麼闊，答

應着撒腿就往外跑。金雄一着急，差點兒沒碰在門框上。哥兒兩個，慌張張跑到外面，正

趕上轎子裏面的婦人，全都下轎。每一乘轎內坐着兩個人，個個都生得像天仙一般。金雄

玉雄一看，張鐸在那裏跟衆女子下轎。他們兩個人，以為這些姑娘都是他的女兒呢。再看張

鐸身穿古銅湖縐的大褂，青寧綢素地的馬褂，湖縐的中衣，五絲羅的套褲，青緞子薄底快

靴，青水青絲線的涼帶，在腰中一繫，在涼帶上掖着烟袋荷包，揆椰荷包，明露着金山竹

烟袋桿兒 二寸多長翡翠的烟袋咀 再往他上面一看 頭上戴馬蘭坡大草帽 四川草所製

四根飄帶 翠藍綢子裏 三藍的太極圖的絨球 在草帽頂上一安 草帽四週圍皆用金線

做出來的五福捧壽 手中拿着一把全棕一百單八將的扇子 在那裏指揮 車輛放在那裏

轎子放在那裏 金雄玉雄叫了一聲張二哥 你到裏面歇息去吧 這個車輛錢 我們給你

開付吧 回頭叫家人到賬房多支零錢 張鐸一笑 說道二位兄弟你不必費心了 車輛轎子

是咱們自己花錢買的 車夫轎夫也是咱僱的 差役都是吃咱們月錢 全都不用你費心了

王氏弟兄一聽 心說好大財主 跟着問二嫂嫂在那裏了 張鐸一笑 說道愚兄生平沒成

過家 這些女子是我給大嫂子老太太買來的丫頭 另外還有八隻箱子 還有一個楠木匣

長夠七尺 寬不過六寸 這哥兒兩個看着不明白 不知箱子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還有幾

個口袋 上面都貼着紅條 大概裏面是人家河南的土物 金雄吩咐衆人把這些東西 全都

搬到廳房 爲的是叫夏大爺看看 然後又吩咐車輛轎子馬匹 都送到跨院的馬號 所來的

人暫歸祠堂裏面居住 回頭我派人給你們送飯 全都安置停妥 玉雄陪着張二爺往裏走

八名丫環在後面跟隨 箱子在後面抬着 也搭着夏大爺家裏屋子大 打開簾籠五間一通連

連人帶箱子 全都到了裏面 夏天雄看見張鐸 由打外面進來 不過就是微然一笑 張

鐸過來跪倒磕頭 口稱大哥哥一向可好 夏大爺說道 託福託福 賢弟請起 你家裏的事

大概全都辦完了吧 張鐸微然一笑說道 實不相瞞 小弟家中原來無事 夏大爺並不往

下多問 遂說道 賢弟請坐吧 要是張鐸混窮了 夏大爺這樣慢待 他就多心了 今天他

不但不多心 反倒說夏大爺拿他沒當外人 他說大哥 我先不能坐着 三年沒到府上來 我到後面先給老太太磕頭去 也盡點兒盟兒的孝心 他任什麼也不拿 只拿着那個楠木匣

後 集 五 女 七 真

【67】

夏大爺因爲他給自己的姑母磕頭 只得跟着一同前去 並不問匣子裏面裝的什麼東西

兩個人一同夠奔後面 正趕上老太太跟夏大爺之妻 金雄玉雄之妻 娘兒四個正在談論閒

話 夏大爺擦帘子進來 上次表的明白 老太太雖然是天雄的姑母 可是叫老娘 向不叫

姑媽 夏大爺到了裏面叫聲老娘啊 我的盟弟來了 老太太問 可是張鐸嗎 張鐸答應是

正是盟兒回來了 說着話也不拿墊子 跪倒了就磕頭 口稱盟娘在上 盟兒給你老磕頭

了 老太太說道 我這時候老眼昏花 也不攙你 張鐸說道 數年未見 應當給您行大禮

拜罷站起身來 伸手把楠木匣拿過來 打開匣蓋一看 裏面還有一層白綾子 把白綾子

打開 乃是一根龍頭拐杖 乃是崑崙山天產的 茵沉香木 自然長出一個龍頭 又經能工巧

匠 雕刻出來 用珊瑚做龍角 白翡翠做龍牙 紅壁璽爲舌 用豌豆大小的珍珠做成龍睛

兩道光華 就從龍目之中放出 龍口裏叨着一掛絲 都是伽楠香刻成的小葫蘆 一個比

一個小 名爲子孫萬代 張鐸用手一舉說道 盟娘孩兒在您這裏 遭擾多少年 今年走了

這麼一點兒運 得了幾個錢 我給你買了這麼一根龍頭拐杖 略表盟兒的孝心 老太太把

拐杖接過來 雖本讚美點了點頭 遂說道 拐杖倒不算什麼 難爲你心裏惦念着我 王金

雄王玉雄過來就給張鐸道謝 夏大爺把眼一瞪 說道 你們二人真正是不懂世務 要是外

人 還可以道謝 張二哥是我的盟弟 所有的東西 都應當給老太太買 並不用道謝 王

氏弟兄兩個 心中不喜歡 心說這條拐杖少說也值一千兩銀子 人家送這樣的厚禮 不給

人家道謝 恐怕人家惱了 張鐸並不惱 遂說道大哥所說甚爲有理 本來我應當孝敬盟娘

回頭又叫從人 趕緊把我那八隻銀箱子搭過來 王喜答應一聲出去帶着兩個莊漢 到

了前面客廳把頭號大箱子 搭到後面 張鐸由打腰間取出鑰匙來 由箱子裏面 取出一個

了前面客廳把頭號大箱子 搭到後面 張鐸由打腰間取出鑰匙來 由箱子裏面 取出一個

小匣來 打開匣子 取出一對石球來 張鐸拿在手中 咯啦咯啦一揉 眨眼之際 就看球上如洞冒火一樣 張鐸說道 大哥你看這對球怎麼樣 這真是西藏老嶺出的電光珠 我在你府上聽你常說愛這麼一對球 我這是特意給你尋的 夏大爺道 這對球比我看見的那一對還好呢 可有一樣 君子不奪人之所好 這是兄弟你尋來的 我豈敢奪取 張鐸一笑 大哥這是我誠心敬意給你尋來的 小弟我不會揉這個球 夏大爺伸手拿過來 並不道謝 就見張鐸 又打箱子拿出一個紅包狀來 打開一看 裏面這種東西 說絲比絲亮 說是頭髮比頭髮生光 叫了一聲夏大嫂子 這是雲南產的膠絲帳 擅避蚊虫 又能透風 又能遮人眼目 由外面往裏看 如雲似霧 任什麼也看不見 由裏往外看到如同無物一般 這是我給你買來給你預備睡覺之用 夏大奶奶把帳子接過來 給他萬福了萬福 說道 難為二叔叔這樣費心 張鐸說道 不過是小弟一點心思 說着語又由箱子裏頭 又取出兩個包兒來 叫了一聲金雄兄弟 玉雄兄弟 你們二位練字 遇兄我給你尋來的王羲之的墨跡留着 你們二位練習 另外有名人書畫幾幅 金雄玉雄接過去謝了謝 張鐸又叫了一聲夏大嫂子 這箱子裏面有各色綢緞以及銀兩 所有上下的家人無論男女僕人 給他門分派分派 其餘的給打更的更夫 皆因小弟我在你府上遭擾多年 從來未曾報答過 這也算我略盡謝意 老太太說道 你也累了 快跟你大哥到前廳房歇息去吧 張鐸告辭出來 到了客廳 那裏還有七隻箱子 還有幾條口袋 張鐸道 大哥這都是我們村出的土物 叫從人搭到廚房去就行了 這八名女子 兩名會唱的 兩名會彈的 兩名會做針線活的 還有兩名專門會按摩給老太太搥腿捶腰 你叫人把他們帶到後面 叫大嫂子分派分派 使喚就是了 這 是小弟我買人的契約 將來你愛把他們嫁人就嫁人 箱子裏面是金銀財寶 全都存在

你的府上 第七隻箱子裏面是南省出產的樂器 拿到後面叫那兩個了環給老太太解悶

就是了 那六隻箱子 就請大哥替我保存 夏大爺也不過說是 隨口答應而已

這工夫早有家人把箱子口袋收拾清楚了 夏大爺這才叫張鐸脫去了大衣 吩咐一

聲叫家人設擺酒筵 即將酒筵擺好 金雄玉雄哥兒兩個陪座 工刻不大 吃喝已畢

王氏弟兄各自回到後面去了 夏大爺的規矩 只要是來了朋友 就把鋪蓋搬到前面廳房

陪着朋友一同安歇 夏大爺把門關上 這才向着張鐸長嘆了一口氣 叫了一聲賢弟 我

今天忍氣吞聲 沒敢跟你說話 現在已然夜靜更深 一個外人也沒有 我跟兄弟你真稱得

起朋友相交 你我可不許說謊言 你可別以為你給我送這些個東西 我心裏當然喜歡 其

實我心裏不痛快 你別說謊言 這筆財實是在從打那裏來的 要你實話實說 張鐸一聽

遂叫了一聲大哥 我可不敢瞞你 我自從這裏走了 小弟臉上覺着羞臊難當 誤走龍泉溝

遇見我一個盟弟 他原是一個武舉出身 名叫大刀李忠廷 現在估據龍泉溝 身為大寨主

手下嘍囉兵足有七八百名 連在外面做買賣的足有一千人上下 就是這人才學 比我淺

六薄 他把我留在山上幫辦 小弟頭一天上山 自知理虧 也是小弟實出無法 幫助他作了

一個買賣 刮的是北京城索姓四十萬贖銀 他說我的造化太好 可就頭把交椅讓給我

了 我說我們兩個到不用分什麼大寨主二寨主 我也不能在這裏久住 不過我把山寨給你

整理好了 我再存幾個錢 夠我安家之用 也就足够了 又誰知此人義氣甚重 我們兩個

人在一處過了一年多 形影不離 如同親生手足一般 我這才給他山上修了各消息 翻板

吊板等物 此山山勢也好 對面有鸞頭峯 當中一座大石橋 真是天生的危險 後來在奉

山的山下又刮了兩撥 得了兩筆不義之財 山上諸事雜亂我也無暇給你老來信 由

打今年上半年 我想念大哥 知道八月中秋是你老人家壽誕之期 我才帶着銀兩夠奔南

省去給老太太購買一個拐杖 這不過略盡孝心就是了 夏大爺說道 兄弟我可並非是怕跟

你打罪悞官司 皆因男子漢生在世界上 要轟轟烈烈作一件驚天動地之事 也不枉人生

一世 要是安心做賊 早晚必遭慘報 這一次你送來的禮物 我全都收下 下一次你可別

再給了 如果你再送來 我預先把話跟你說明 那時當面拒絕莫怪 張鐸一聽 微然一笑

說道 大哥其中還有一段情由 綠林道所得來的錢財 差不多都是不義的金銀 夏大爺面

目往下一沉 遂說道兄弟 你說這話我就有點兒不明白 難道說你們刮了人家賣布的客人

也是不義之財嗎 張鐸說大哥你老沒聽明白 這綢緞客人 領的是索姓的東 他們到

南販買綢緞之時 做買賣的行話說 那叫抄莊 是一樣花色的都得買給他自己 別人再買

得由他手裏再勻 按陰德上說 這叫一網打盡 於中取利 綠林道就應當刮他 沒有抄莊

理 好叫大家利益均沾 大哥你要不信 就跟我到龍泉溝看看 夏天雄聽到這裏 並不答

理他 自己可就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 凡昨夜晚所說之話 是一概不談 因為什

麼呢 有書童從人等進來伺候 叫他們知道了多有不便 起來各自梳洗 用茶點 這工夫

金雄玉雄也告了假 不去上學去了 夏大爺說道 你們二人念書 又不預備科考 念點兒

眼前夠用就算完了 回頭預備幾十兩銀子 把先生一辭 你們收拾收拾 過兩天跟我出脚

門 二人從命而去 過了一會兒 內宅的丫環跑出來 說太太說了 叫大爺在外面預備一

桌酒席 給張二爺洗塵接風 因為老太太今天吃素 也不讓二爺到後面去了 這就是老太

太明白的地方 先前拿着張鐸當金石之友 到如今知道他身爲綠林 可就不願意叫他到內

宅來了 張鐸自己也有幾分明白 夏大爺也不往下多問 遂派廚師傅預備上席一桌 酒菜

齊畢 將然要用飯的時候 外面王喜進來回話 說現有百花嶺小三義莊 張星垣張星霸二位大爺到 夏大爺說 請他們二位快進來 工刻不大 星垣星霸打外面進來 二人一看張鐸在此 趕緊過來給張二哥行禮 然後給夏大爺見禮 夏天雄說道 你們二位來得正巧 我給張二哥接風洗塵 正缺少二位陪客 請你們弟兄兩個在此相陪 星垣星霸一齊說道 我們弟兄兩個已然用過飯了 既然有張二哥在此 不吃飯也再喝兩盃酒 夏大爺聽着喜歡 遂說道 咱們哥兒六個整好湊成了一桌 說話之間 就讓張鐸上座 張鐸再三推讓 不肯就座 後來還是張星垣張星霸弟兄兩個出了個主意 叫張鐸跟夏大爺二人全都上座 王

卷

金雄王玉雄張星垣張星霸等 就在兩旁邊相陪 大家落坐推盃換盞 張鐸因爲一是高興 不知不覺 就多喝了幾盃酒 看了看夏大爺對待自己比素常很透慢待 張鐸一看心中不悅 又加杯酒氣相助 遂向着家人等一擺手說道 你們衆人全都暫時退出去 我跟你們大爺有幾句要緊的話說 衆從人一聽各自退出 張鐸借着酒的力量 把大母指一挑 叫了一聲大哥 你跟小弟我交朋友 數年以來 情同手足 我這一次來到貴府 覺得大哥待我很冷淡 雖然說我失身爲綠林 可並未作一點傷天害理之事 今天這不是當着張星垣張星霸他們弟兄兩個嗎 我有一事相求 你們衆位千萬別駁 就是約同你們弟兄五個人 跟我到一踏龍泉溝 答應了我張鐸活着 如果允 我就一頭碰死 話說到這裏站起身來 往席前一跪 叫了一聲大哥 你老答應不答應 夏大爺點頭應允 才有夏天雄二探龍泉溝 請珍珠百寶蓮花燈 拘惹起三俠四義五霸十雄十三傑 老少英雄聚會在龍泉溝 詐破螺絲島等熱鬧節目 且看下回分解

歌曰

古人交友惟交心 此心堪比石與金 金石易消心不易 百年契合共於今
今人結交結於口 往來歡娛肉與酒 只因小事失相酬 從此生嗔便分手

嗟乎大丈夫 貪財忘義非我徒 陳雷管鮑難再得 結交輕薄不如無 水

裏魚 天邊雁 雁可射分魚可釣 萬丈深潭終有底 只有人心不可量

虎豹不堪騎 人心腸肚皮 休將心腹事 說與泛友知 他年無情日 反

成大是非

這一篇古風說的就是夏天雄結交張鐸 夏天爺因為幼年父母雙亡 實指望 交一個好朋友

作為自己左膀右臂 萬沒想到 用苦心傾義氣結交 後來又變成仇敵 這才知道交友的難

處 不管你怎樣設法調查 其中變化多端 令人莫測 話說張鐸衝夏天爺一跪 要求夏天

雄上 龍泉溝一走 夏天爺一看趕緊把他摻起來 叫了一聲賢弟 你不必如此 愚兄必去

不但我自己前去 就連星垣星霸金雄玉雄 我們全都跟你走一跪 星垣這個人向歷就好

游山玩景 今天一聽夏天爺叫他同去 心中非常喜歡 夏天爺跟着讓張二爺入座吃飯 酒

足餓飽 殘席撤下 夏天爺這個人應人家什麼就辦什麼 遂吩咐王喜 預備三付褥套明天

一早跟二爺出遠門 從人一個也不帶 我們自己照顧馬匹 王喜答應轉身出去 照樣辦理

跟着夏天爺叫張星霸 回百花嶺小三義莊給你的親家母送上一個信 好知道咱們到那裏

去了 星霸答應起身回家 夏天爺看他走後 自己也回到後面 這個話雖然沒跟老太太說

可跟夏天奶奶全都說了一遍 大奶奶一聽 湊說道 你可別失身為綠林道 若要是你也

當了賊 豈不要把老太太氣死 夏天爺說道 不用你囑咐 我十天准回家 大奶奶也不往

下多說 夏天爺回到客廳 看張鐸面上顏色總是一紅一白的 所好一樣兒有張星垣陪座

後集五女七貞

[73]

說些個閑話 就岔開了 比及星霜也回來 夏大爺說道 咱們今天早早睡覺 明天起五更

一早就走 龍泉溝乃是淮安府的地面 那個道路我還很熟 果然弟兄幾個隨便吃了點兒

東西 各自安歇睡覺 次日大光將一發亮 衆人起來了 龍睛魚王喜打來洗臉水 弟兄六

個梳洗已畢 略用茶點 出離了客廳 早有高玉王喜把六匹馬備好 到了大門外上馬 夏

大爺回頭囑咐高玉王喜你們二人 千萬好好看家 我回來必有重賞 兩個人連連答應 六

位英雄這才馬上加鞭 順着大路起奔龍泉溝去了 一路上穿山過府 曉行夜宿 飢餐渴飲

三天的工夫 就到了龍泉溝 離着山寨切近 張鐸催馬頭前帶路 將然到了石橋口 早

卷

有嘜兵頭目 帶領嘜兵迎接 爲什麼沒回稟 就迎接出來呢 皆因本山寨主下山 一路遠

探不斷 大衆一到 早就有遠探報告頭目 這才帶人出來迎接 夏大爺原是要看看 他這

座山的真假虛實 自然就不能騎馬進山了 大衆遂下馬步行 將然一下馬 腳一落地 就

聽登的一聲 夏大爺問這是什麼原故 張鐸說道 這是由寨門直通二道寨 一里半里 全

都是翻板 這恐怕有官人前來剿山 二年多的光景 小弟整理這才齊備 夏大爺點頭 往

六

山裏走 面前來到一個八字影壁 張鐸說道 大哥過了這個影壁可就沒有埋伏了 又往前

走可就來到了三道寨門 大衆進了寨門 裏面出來一個人 生了個豹頭環眼虎背熊腰 通

身上下一身青 腳底下青緞子抓地虎靴子 光頭未戴帽 鬆鬆的一條髮辮 張鐸從中看見

大哥這就是我們大寨主李忠廷 又向李忠廷說道 這就是我常跟你說的青竹塘亞李靖夏

天雄夏大爺 李忠廷開聽 遂就雙膝跪倒 大禮參拜 夏大爺就知道 這是個禮義之人

趕緊伸手相摻 說道 李賢弟免禮請起 有話咱們到裏面說吧 李忠廷往旁邊一閃 說道

大哥你先別忙 這裏還有幾位 你全給我引見引見 我好多交朋友 於是張星垣張星霸王

金雄王玉雄各自報通名姓 跟李忠廷彼此施禮 禮畢夠奔廳房 應名是分金廳 裏面並不帶賊人的氣味 迎面擺着架機案 頭裏是一張八仙桌 兩邊設着交椅 四外安放琴桌 再住上面一看迎面有一張挑山 是張鐸自畫的 龍虎風雲會 兩旁邊擺設天秤桌

先請夏大爺歸座 這一打岔 夏大爺只得落坐 不往旁邊看了 有守衛的隻囉兵

獻上茶來 夏天雄問李忠廷 賢弟我張二弟走後你山上的買賣如何 李忠廷一搖頭

說張二哥臨行說了 不叫本山做買賣 我只帶着隻囉兵開墾種山地 再說本山向歷不劫

孤行客 要是做買賣也得出去幾十里地 張鐸說道 大哥你可聽見了 夏大爺點

了點頭 說這是愚兄多心了 李忠廷一聽也明白夏大爺這一次到山上來 是調查他們

的行爲 隨着又把日用帳拿過來 叫了一聲夏莊主你看 我們所進之錢 施捨多少

錢 其餘作爲本山的日用 你是多心我們爲非做歹 不怕你笑話小弟 我是武舉

出身 無法落到綠林道 雖然如此 也不能作傷天害理之事 夏大爺連看帳

再聽李忠廷所說之話 全都是事實 由進山之時夏大爺看所有的隻囉兵的舉動 跟

他們形跡 本都不帶奸惡的凶像 跟着說道 二位賢弟 我有一句良言 不知二弟聽否

凡是綠林道 皆無有好結果 真要打算改邪歸正 非得橫心立志 預先就有改過之心 過

上機會 就把前罪贖過來了 張李二人一聽 遂說道 大哥所說實乃金石之論

我弟兄必然遵命而行 張星垣在旁邊也用良言勸了幾句 因爲是初次相交 也不

肯深勸 張李二人 也各自答應 大家說話的工夫 外面把酒飯擺齊 請夏大爺張星垣上

座 餘者兩旁相陪 在酒席筵前說明白了 夏大爺明天就要起身 因爲跟母親說妥 不敢

耽誤日子 再說有張氏弟兄二人 不便在此逗留 張鐸准知道留不住 李忠廷接着說道

大哥要走 小弟等也不敢多攔 明天准送你出山 夏大爺不肯喝酒 不過喝幾盃酒之後就

用飯了 酒飯已畢 衆人又說些個閑話 然後就在廳內安歇 是夜無書 第二天光一亮

夏大爺將然睡醒 就看大廳裏頭打掃的乾淨 張鐸跟李忠廷兩個人在那裏垂手侍立 夏

大爺一看 就是一怔 遂說道 二位賢弟這是怎麼了 張鐸道 我在我老家中一住數年

大哥沒有失禮的地方 你在我們這山上不過將住了一天 小弟我們應當恭恭敬敬 說話之

間 夏大爺起來 早有婁囉兵陪着 夠奔沐浴室 前去沐浴更衣 來到沐浴室門口 正趕

星垣星霸金雄玉雄 全都洗了澡出來 夏大爺就知道自己起晚了 遂說道你們弟兄四個先

卷

到廳房坐着去吧 我一會兒就洗完 這哥兒四個夠奔大廳 夏大爺沐浴有人服侍 工夫不

大 已竟梳洗完畢 穿好了衣服 二次夠奔大廳 到裏面一看 送行的酒席早已擺好了

席面上是豐豐盛盛 旁邊另有兩盤黃白之物 就把夏大爺往當中一讓 其餘按次序入座

張鐸進酒 李忠廷佈菜 真正是恭敬無比 酒過三巡 菜過五味 夏大爺這才開言說道

二位賢弟今天劣兄走後 一切諸事 全都要謹慎留神 因為在綠林之中 戰戰兢兢不知何

六

時有事 惟有謹慎留神 方可以免禍 無事之時 不可當到愚兄家裏去 你們可把話聽明

白了 並非是我夏天雄怕事 恐怕連累我打累慣官司 皆因你這大山寨 裏面諸事繁多

如異首領離開山寨之時 短不了就要出事 倘若鬧出錯來 豈不是反爲不美 除此之外

我還有三件事相託 張鐸臉一發紅 叫了一聲大哥有事請講當面 夏大爺這才說道 頭一

樣貴山的經濟無論什麼困難 也不許在附近作買賣 最近也得出去二三十里地 第二樣賢

弟你也懂得萬惡淫爲首 百善孝當先 婁囉兵不論怎麼兇惡 可不許擄掠婦女上山 張鐸

一聽 大哥所說之話 乃是心中最忌之事 不但是他們 就連兄弟我二人也應當戒除 這

集後

個洋字 才能稱得起是綠林英雄 夏大爺跟着就說 第三樣 不拘怎麼忍不住的氣 不許
 拒捕毆差 跟官面作對 張鐸跟着就給夏大爺作了一個揖 說大哥你所說之話 如同板上
 釘釘 我要是辦錯了一樣事 叫我死於羣獸之下 夏大爺開聽 就是一怔 遂說道 賢弟
 我所說之話 乃是咱們弟兄的義氣 爲何逼得賢弟起誓 要說這也是神差鬼使 張鐸無意
 之中 起了一件誓果然後文書百獸朝麟 正赶上連環套竇二墩 盜御馬 張鐸果被百獸所
 害 這是他的報應 暫爲不提 淨說夏大爺吃喝已畢 當時就要告辭 張鐸知道留不住
 遂說道大哥 這裏有我兄弟心意 請你老收存 就當我孝敬老太太吃點心 夏大爺開聽

五

臉正下一沉說道 賢弟容日後你憑自己的力氣賺來的錢 再孝敬老太太 也不晚 此時怨
 兄不領了 張鐸開聽把臉一紅 也知道自己這手辦錯了 並未答言 夏大爺也不往下多說

女

姑起身形帶領星垣星霸王氏二雄 出離了大廳直到龍泉溝頭道寨 到了寨門早有婁囉兵拉
 着馬 在那裏伺候 夏大爺一轉身 分手作別 張鐸隨後相送 一看這般光景 往前一起

七

步 就把夏大爺的手腕攥住 口稱大哥 小弟年青失慎少謀 失身綠林 才惹得大哥輕看
 這可實在是小弟自找 要說將來改邪歸正 還得大哥你老設法引渡於我 要憑着我 也

貞

不認許多朋友 萬一你老有機會引我歸了正路 不但小弟感激 就是我死去的父母在九泉
 之下 也感念你老的大德 說到這個地方 他的眼圈一紅 熱淚滾滾 不但夏大爺聽着心

中難過 就是王氏二雄 也跟着落淚 夏大爺趕緊用好言安慰 叫了一聲賢弟 愚兄說話
 向歷率真 賢弟你可千萬別往心裏頭去 將來只要有機會 必然設法 把賢弟你弄出去

張鐸略一點頭 夏大爺翻身下馬 衆人也隨着全都上馬 遂洒淚而別 張鐸自回龍泉溝

果然遵照夏大爺所說的三條辦理 再說夏天雄出離了龍泉溝 一直夠奔蘇州府青竹塘 這

一天來到了三岔路口 星垣星霸弟兄二人 叫了聲大哥 我們就此回家 不跟你老同行
 夏大爺說道 你們二位回到家中 替我多多給親家娘問好 把話說完 哥兒五個分手 夏
 大爺回自己的青竹塘 星垣星霸回百花嶺 沒想道過了沒有二三年的光景 張星垣的胞妹
 把巡撫的公子帶到家中 趙璧巧設圓光法 這才成全了俠女歸其正道 夏天雄才出世保了
 施大人 幫助天霸拿住青蓮花張鎮 趙來趙元霸送信 寶燈失落在龍泉溝 夏大爺在旁邊
 聽得明白 心裏說龍泉溝的寨主不是外人 他這才在大人面前 告奮勇 說三天之內 就
 將寶燈給你請回來 大人你老不必在這裏等候 由打此處起馬 你老夠奔前黃堡口 我順
 便就把寶燈給你老送到那裏 省得往返多走一百里地 前文書已然說過 不用多表 書接
 上回 夏大爺走後衆人全不放心 大人這才問張星垣到底夏義士跟墨麒麟張鐸是怎麼個交
 情 星垣就把張鐸跟夏天雄已往之事 細說一遍 大家開聽哈哈大笑 說這就行了 就連
 大人也聽着放心 大人跟着吩咐天霸你去把本處的巡檢司劉炳玉請進來 明天收拾收拾
 咱們就起身到前黃堡口那裏去等夏天雄 天霸遂把巡檢劉老爺請到 巡檢見了知府大人
 大人說道 本府明天一准動身 夠奔前黃堡口 所有陸家堡沒辦完之事 你跟淮安府知府
 相幫辦理 辦完了之後 給我去一套公事就是了 劉炳玉答應趕緊退出來 給大人預備
 送行的酒飯 以及起身應用的東西 天霸等衆人這一夜 全都是提心吊膽 因為明天就起
 身 今天若再出點兒事 明天就又走不了啦 幸喜一宿平安無事 早晨巡檢劉老爺 由衙
 門裏頭趕出來兩輛木籠囚車 前一次那兩輛囚車 被羣賊砸碎 徐萬載周萬魁兩個人 都
 死在陸家堡亂軍之中 這是兩輛新木籠囚車 裏面就是杜雲龍梁大成 把他們二人往木籠
 囚車裏一放 跟副將趙得勝把話說明 分好了官兵 一百名押護囚車 一百名保護大人

還是天霸跟孫玉堂頭裏是一對引馬，其餘的衆人，全都隨在後面。施安伺候大人，施孝在後押行李車，將然分派停妥。施大人衣帽齊整，由裏面出來。劉炳玉伺候大人上了轎，大人在轎內一抱拳。劉老爺往旁一閃，頭裏是天霸孫玉堂，腳尖緞鎗上馬，緊頭裏銅鑼開道，鞭板鎖棍執事密排，後面大人坐轎，再往後看，可就是行李車囚車，真把這一踏盤古寺大街，全都佔滿。眨眼之間，就出離了街口，在路途之上，不過是打茶尖飯尖，並站而行。兩天的工夫，就到了前黃堡口。驛站的二位老爺待着信，前來迎接。驛丞姓孫名得成，巡檢姓鄧名萬川，迎着轎子上來。先呈上稟帖，然後攔轎請安。大人一擺手說道：二位不必請安，頭前帶路，進公館再談。二位老爺頭前走了不很遠，就是雙興店，住店的客人全都趕走。這座店房，地勢寬闊，房屋又潔淨，就借店當了公館。由大人未到，早有趙得勝遠探的兵丁，早就把店房四週搭起帳棚，團團圍住。門前懸燈結彩，正房五間歸大人辦公，其餘的衆人，各有各的差官房，跟着天霸等上來見大人點名，所有跟隨大人來的當差人等，一着不短。衆人下來，到了差官房。天霸道：咱們可是初到此地，這個地方，可是五方雜地，往那邊通山東，這邊河南，乃是羣賊出人的所在。今天夜裏，咱們分兩班上夜，前半夜是孫玉堂孫大哥，帶着張祥楊秀彭紀珍黑士傑杜恆傑，我趙大哥也帮忙。後半夜，換計全計大哥，帶領左臂花刀黃少傑，銀錘無敵小太保吳玉傑，賽靈官何玉霸，賀仁傑秦良傑，他們爺兒幾個算後半夜。其餘的各位全都各歸各屋安歇。這也不過是三兩天，等夏大哥回來，咱們就起身走了。計全說道：還有一件事，人家驛丞老爺所有在花名冊有公事的人，全都招待吃飯，是六個人一桌，其餘的人應當怎麼辦呢？天霸說道：你們放心吧，此事我已託咐石寶珍石大叔帶領衆人，到外面飯館用飯，夜裏只回公館安歇睡覺。計全說道：

那就是了 分派完畢之後 有本處的巡檢司鄧萬川 由外面進來問那位是黃都頭 孫玉堂 用手一指 說這就是我們都頭 天霸走上前來給巡檢請安 鄧老爺趕緊答禮相還 口稱黃 畏頭我這裏有段事對你說 就在一日之前有個姓杜的名興 還有一位姓唐叫唐永傑 這二 人前來報告 在後黃堡口 楊家店殺死 押燈的兩名差役 賊人拐燈逃走 本巡檢帶人前 去驗明 差役實是一刀殺死 店內有地道七條 通各客屋 我驗明之後 把死屍暫為埋葬 把店門查封 讓本地地方看守 把這個姓杜跟姓唐這兩個人暫往在我的衙門裏面 今天 他們二人一聽大人暫駐於此處 他二人要到大人台前喊冤 我把此事問明 將他二人帶了 來 我問問都頭您認的這二位不認得 天霸一聽趕緊說道不錯 這二位正是我們這裏幫忙 的巡檢一聽 回頭叫自己的當差 趕快把他們二位請進來 工夫不見甚大 金頭老虎杜 興 羅漢童兒唐永傑 這二位進來見了天霸彼此施禮 天霸說道 你們爺兒兩個多辛苦了 葡文書表過這爺兒兩個 是親舅舅外甥 杜興說道 我們上次跟祝清寧張景隆錢亮分手 之後 我們到巡檢衙門報案 多蒙巡檢老爺優待 就把我們爺兒兩個留在衙門 單等大人 到此 再為報告 等了日子很多 我們爺兒兩個甚為着急 好容易盼到大人駕到此處 我 們這才跟巡檢老爺把話說明白了 叫他老人家給我們回話 我們要將此事跟大人說明 天 霸一聽 遂說道 你們二位不必着急 單等寶燈得回 賄們大家再一回報 巡檢隨着把驗 屍的屍單 審問的口供 以及查封店門的公事 全都交給黃天霸 遂說道 都頭該回的你 給回一聲 該呈的你替我呈上去 此時天已下早 我也不用見大人了 天霸說道 鄧老爺 你請治公吧 這點小事交給我成全了 說着話巡檢往外走 天霸後面相送 鄧萬川走後 天霸就把文書等等全都給大人拿上來 大人略一看 早已明白 一擺手 天霸退出去

來到差官房 吩咐預備一桌酒席 給金頭老虎杜興蟬兒兩個壓驚 然後又問了問在後黃堡口 丟燈之事 爺兒兩個 所說之話跟清寧說的一點兒也不差 到了晚間上夜的上夜安歇的安歇 到是一夜無書 次日早晨起來 大家夥兒吃完了點心 喝完茶 將然吃完了

人人傳出話來 叫衆人進去 衆人到了裏面 在左右一站 大人看了看衆人 這才說道 自從夏天雄走後 昨天可就是三天 今天已然四天了 夏天雄並無回信 依本府的心思

你們誰認得龍泉溝 去一躡才好 張星垣趕緊過來給大人請安 口稱大人你只管放心 夏

天雄跟張鐸的交情 民子前次也曾回過 實在是交深似海 這一次前去不過被他們留在那

裏 多往兩天 據民子我想 也不過三天五日 就能回來了 大人連連擺手說道 不對

平常人跟平常人交朋友一定是分交情薄厚 惟獨這個朋友 他要是作了綠林道 立刻心腸

就會改變 就皆因是邪正不同道的關係 張星垣只得答應一聲是 跟着回道 老大人實在

放心不下 民子我就前去打探 大人開聽心中喜悅 說張義士那麼你就多辛苦吧 星垣點

頭轉身要走 趙璧在旁邊相攔 叫了一聲賢弟且慢 陪們這裏當差的人 真要論交情誰也

沒有咱們哥兒兩個交情深 張星垣說道 不錯 恩兄所說實在有理 但不知我到龍泉溝打

探 你有什麼意見 趙璧說兄弟你是年青啊 好人只要入了綠林道 當時良心改變 依我

說咱們不去就不去 要是去的話 咱們大家同着老兄弟天霸全去 方保無事 星垣搖頭說

道 趙大哥你這句話說的可不對 墨麒麟張鐸 這個人我敢擔保畫押 那個人實在是義氣

深重 無論如何他也不會變了心腸 據我想一定是他們弟兄 數年未見 留住幾天也是

有的 趙璧把小腦袋一搖 說道不對不對 此時二爺張星霸過來也插言說道 趙恩兄你素

日料事如神 今天這回事 你可沒猜錯 墨麒麟張鐸這個人 我跟他交好幾年 這個人絕

不是忘恩負義之人。趙璧一聽氣得並不住下再說。只得說了一聲：「你看我說的不對，那麼你就請張星垣也不往下說，轉身就走。」趙璧在旁邊氣的哼了一聲。天霸問趙大哥你哼什麼？趙璧說道：「這就叫有言難講，我再接着往下多說，就顯着我倒不義氣了。素常我又不得人，故此沒敢深攔。我就怕他們今天一走，恐怕回來很難。張星垣傲然一笑，叫了一聲：「恩兄，你只管望安，怎麼也到不了那步天地。」趙璧道：「但願到不了才好。」自己賭氣子一轉身出去了。衙門裏怕這些個人，全都信服趙璧，就是有一個人信服他，黑士傑他自己的徒弟。跟着他師傅就跑出來了，不表他們爺兒兩個出來商量主意。單表張星垣出離了大人的上房，到了自己屋中，將隨身的小包袱，帶好單刀一口，出離公館，一直奔龍泉溝而來。一路之上無事，不過未時，已然來到龍泉溝的山口，一路之上，真是人烟稀少。到了山口一看，跟頭幾年可就不一樣了。兩旁邊對我垂楊柳，道路甚是乾淨，下山這條道，塵土都沒有。不問可知，一定是龍泉溝的戛兵，每天打掃，順着這條道往前走。不過一里多地，就是一座大石橋，要是不下雨的日子，這座橋雖然是五孔，連一點兒水也沒有。趕到下雨的日子，下面的水是非常的多，過了這個石橋，就到了頭道寨柵欄門。兩邊都是鷺頭峯，當中的紅門，到了本山做買賣的時候，兩扇大門全都開開。尋常的日子，只開一扇。關着一扇。星垣剛一進頭道寨門一看，兩旁各有號房八間，每一間房住十名戛兵。今天正趕上是第一號值日，齊齊整整十個人，各個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渾身上下一身青，背背單刀，腰掖七星囊子。看見張星垣進來，大家全都攔上來，問你有什麼事。張星垣說道：「辛苦諸位，勞駕給我回一聲，我是蘇州府百花嶺小三義莊。張星垣的便是。」修帖不及，勞駕通稟一聲吧。從中有爲首的答應一聲是，轉身夠奔前面去了。有兩盞熱茶的工夫，就聽裏面有

傳鐸的聲音 鐸聲響過 倒把張星垣吓了一跳 工夫不見甚大 鐸聲止住 由打二寨門出來二十四名婁囉兵 後面跟着可就是墨麒麟張鐸 跟當初交友之時 大不相同 裏面穿的是短衣襟小打扮 外面閃披長衣裳 背後有一個嘍囉兵給他抱着一對竹節銅鞭 張鐸看見星垣在那裏站着 他搶行幾步 雙拳一抱 賢弟一向可好 星垣答應相還 遂也問大哥一向安康 張鐸又問了問府上的老太太好 張星垣答了幾句客氣話 張星垣這才說道 咱們自己的弟兄不過客套 我問你一句話 我夏大哥是來了沒有 張鐸開聽哈哈一笑 遂說道 夏大哥在這裏住了好幾天了 星垣說道 咱們是交情深不言淺 我再問你老一句話 珍珠燈 可在你這山上沒有 張鐸說道 要不是爲此燈 夏大哥爲什麼來呢 我恐怕大哥一個人 搯燈走在路上 再出什麼舛錯 倒顯着反爲不美 我打算把山上諸事 安置安置 我親自送他老人家搯燈回公館 張星垣一聽 信以爲實 張鐸往裏相讓 張星垣叫一聲大哥 你就頭前帶路 張鐸轉身頭前走 他這個山上頭道寨門 離二道寨門約有一箭遠 二道寨門到三道寨門也有一箭遠 惟獨三道寨門內有一個八字的影壁 張鐸轉過影壁去 張星垣隨後將一邁步 就看出影壁後頭轉過一個人來 手中拿着一口刀 不亞如電光相彷彿 直夠奔面門劈來 星垣張大爺向歷眼神最是 一看刀到了 趕緊把身形一閃 抬起腿來就是一腳 正踢在拿刀的這人腕子上面 噹啷一聲將刀踢落塵埃 星垣一伸手哈腰把刀檢起來 這個正然要轉身要跑 張星垣手急眼快趕過來就是一刀 撲的一聲人頭落地 張鐸正然在頭前走 就聽噹啷一聲響 張鐸一回頭 就是一怔 見一個人頭落地 遂說道 星垣賢弟爲何到了我的山寨上持刀行兇 張星垣把眼睛一瞪 叫了一聲張鐸 你真不夠朋友 我來到你的山寨 你派人在影壁後頭隱身暗算 用刀行刺於我 我搶刀將他殺死 你

反倒說是我殺人。這句未能說完，就看由影壁那邊嘸々々竄過三個人來，爲首之人，手托一條托天叉，正是那雙頭烏鴉徐萬年，背後懷抱厚背雁翎刀的乃是徐萬長，緊後頭那個人抱着一對護手雙鉤鬚髮皆白，正是銀頭鳳李陵達，張星垣這才如夢方醒，剛才殺死那人，怨不得我看着我眼熟，那一定是銀眼洞清徐萬豹了，反回來再提張鐸他跟夏天雄，爲何弄成了僵局，因爲這裏頭有一段隱情，因爲墨麒麟張鐸有個老師，就是鳳凰山玉泉山的寨主銀頭鳳李陵達，這一天張鐸正在山上辦理公事，嘸兵進來固話，說外面有銀頭鳳李陵達李寨主求見，張鐸一聽，知道是老師到了，趕緊擺隊相迎，見着自己的老師，跪在就地叩頭，李陵達把他摻起來，張鐸細一看，老師面貌就是一怔，前幾年老師是滿面紅光，此時皺紋堆壘，連鬍子也都乾焦焦如同乾草一般，張鐸心說，通共不過二三年的光景，怎麼會容顏變成這般模樣，一路上並未敢多問，將老師讓到分金大廳，請老師歸了座，李陵達說道：我倒不必落坐，我有一事相求，你應也得應，不應也得應，話說到這裏，李陵達雙膝點地，就給張鐸跪下了，張鐸一看吓了一哆嗦，自古至今沒有師傅跪徒弟的道理，趕緊過來用手相摻，叫了一聲恩師，你有話請講，這是怎麼了，銀頭鳳說道：多怎你應了我就起去，你不應我只好跪死在這裏，張鐸一皺眉說道：老師無論什麼事就算我應了，李陵達這才站起身形，張鐸問：老師前來到了所爲何事，銀頭鳳把牙關緊咬，叫了一聲張鐸，你可知道玉泉山你的師伯金唾鳳孫文廣，被施不全手下的班頭黃天霸，逼死山上，張鐸一聽，遂說道：老師，弟子在龍泉溝路途遙遠，並不知道蘇州府事，請老師當面言講，李陵達這才把孫文廣自刎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所說並無半點謊言，可就是一面理，張鐸本是個孝義之人，一聽此言，心中也是大怒，遂問道：我師大爺被害，你老到此處，叫弟子有什麼事，只管

說 李陵達說道 我也不求別的 借用二百嘍囉兵 仗你掌中雙鞭的武勇幫助我 等施不全回京 從此路過 咱們下山攔路行刺 只要將黃天霸施不全等殺死 就算給你師大爺報仇了 到那時節我是大仇已報 身入玄門從此一隱 你回你的龍泉溝 張鐸說道 老師你老放心吧 你老先在我這裏住着 回頭我派嘍囉兵下山打探 只要是施不全從此經過 咱們爺兒倆個馬上就動身 前去行刺 說到這裏先派看守大寨的嘍囉兵頭兒 將老師陪到沐浴房 沐浴更衣 將然把李陵達陪出去 外面婁兵報有青竹塘草善莊的夏天雄求見 張鐸一聽是義兄來了 趕緊到外面傳話 叫嘍囉兵擺隊相迎 一出山寨 早就看見夏天雄在那裏站着 趕步上前跪倒 就行大禮 夏天雄一看 趕緊伸手相摻 叫了一聲賢弟我自己弟兄 何必行此大禮 張鐸說道 大哥咱們哥兒倆個情如同胞 你是長兄 焉敢失禮於兄長 說着話兄弟兩個 攜手攬腕一直來到了大廳落坐 早有嘍囉兵給獻茶來 張鐸問府上老太太好 又問嫂嫂好 夏大爺全都一一回答 夏天雄這才叫了一聲賢弟 咱們是自己弟兄不過客套 愚兄就是夜貓進宅無事不來 張鐸開言一笑 說道大哥你老好比是福喜貴神 來到小弟這裏 必然於我有益 有什麼事你老只管說 凡小弟能辦的 無不應從 夏大爺說道 我不問你別的 只問你聖上家的珍珠百寶花燈 可在賢弟的山上 張鐸答應的還真快 不錯大哥 寶燈是在這裏 經小弟收存 夏大爺一聽 他答應的太快 還以為他是笑談 叫了一聲兄弟你可別多想 我聽人風傳寶燈落在你的手內 若果然有這麼回事 這可是賢弟你的福氣 沒有與兄弟你也沒有多大關係 張鐸說道 大哥你大概有些個不信小弟的話 我知道你老是個爽快人 語至此回頭叫嘍囉兵把後面男女四位寨主請來 嘍囉兵走後 張鐸伸手由身上取出兩把鑰匙 先把夾壁牆的門開 夏大爺看的明白 夾壁牆裏面擺放着

一個鐵櫃 張鐸又用小鑰匙把鐵櫃開開 由裏面拿出一個匣子來 然後又把鐵櫃關好 其中一定還有別的金銀寶物 他把櫃鎖好之後 退出了夾壁牆又把牆門鎖上 笑嘻嘻的托着這個匣子 說道大哥 珍珠燈就在這裏頭呢 夏天雄趕緊問賢弟爲何珍珠燈在你的山上 這是何人送到這裏來的 這句話還未能說完 嘍羅兵由外面進來 說道寨主爺後面四位驛主到了 張鐸說了一聲請 由打外面進來的三個男子 一個婦人 這三個男子全都是螞蜂腰扎臂膀 全都是英雄氣像 惟獨這個婦人 面帶妖淫 帶出來一份奸詐之氣 就聽張鐸說道 大哥你認得不認得 夏天爺搖頭說不認得 張鐸用手一指兩個黃焦焦的面色之人 說道 這兩位是玉泉山鳳凰山領散座的案主 一位是樹乍穆通 這位是蘆呱呱何順 又向二人說道 這就是我的盟兄常跟你們提的那位安良義士夏天雄 二人聞聽趕緊過來見禮

夏天爺答禮相還 張鐸又一指那個白淨面皮的說道 這就是螺絲島的七寨主 踏雪無痕小粉團兒楊榮 楊七爺 夏天爺趕緊抱拳說道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楊榮一皺眉說道 不過是稍有虛名 實無其能 那個意思張鐸就不給那個女子引見了 還是楊榮身形往旁邊一閃 說你過來見見 這就是你夏天哥 那婦人聞聽 走上前來 未曾說話 先是笑容滿面

帶出來那一份輕賤的樣子 夏天爺一看 趕緊把頭一低 書中代表 這個女人 就是那個侯家寨的侯賽花 他們四個人怎麼在這裏呢 就皆因上次在後黃堡口 同着地耗子高慶在地道裏面把珍珠寶燈盜出來 他們四個人 可攢着寶燈走了 當天走不開 就逃到老鳳鷹周祥 周家店裏去了 楊榮說道 這個東西價值連城 如果回到螺絲島 那就叫狼多肉少 就是值上幾十萬兩 一分就是幾十股兒 一個人也落不了多少錢 咱們要是自己進北京 在道路上准得犯案 皆因咱們人單勢孤 再說又沒有收藏之處 你說這可怎麼好

侯賽花一聽，在旁邊聽着，一笑說道：「你這麼明白的一個人，這麼點兒小事，就會把你

繞住了。」你在螺絲島常提你有一個朋友張鐸，現在估據龍泉溝聲勢浩大，手下嘍囉兵約有

一千多名，我記得你們開店之時，他還給咱們掛過帳子，你還給我引見過，我看那個人

倒是英雄氣像，如果投奔他去，可作個立足之地。楊榮一聽哈哈大笑，說道：「要不是賢妻提

後起，我還真忘懷了。」此人外號叫墨麒麟，為人忠厚正直，向來不失信於友。此時在這裏略

歇息歇息，回頭天一亮，咱們就起身，夠奔龍泉溝。穆通何順兩個人也願意，果然到了天亮

楊榮拿出一百兩銀子來，這筆財可就是在金頭老虎杜興身上翻出來的。此時拿出來給周

祥，周祥顧全綠林道的義氣，直說不要。他們四個人非給不可，彼此一笑而別。四個人帶

着寶燈，出離了周家莊，夠奔龍泉溝而來。到了寨門，叫嘍囉兵回進去。張鐸還不舍，傳出

一個請字來，四個人來到大廳，嘍囉兵高挑簾籠，四個人到了裡面一看，齊齊整整坐着五位

本山的寨主，就是張鐸、李忠廷，客位坐着三個人，正是徐氏三鳥。楊榮跟侯賽花，先把珍

珠燈放在桌上，然後給張鐸行禮。這工夫穆通何順兩個人看見徐氏三鳥過來，你們多怎

來的。汪洋烏徐萬良，開聽雙眉一皺，說道：「自從咱們玉泉山被小兒天霸剿平之後，咱們大

家分手，我們弟兄就逃到了十里溝藥王廟，後來又到青竹塘草善莊，在草善莊我們二哥被

害，又逃到藏峯島，三位道長被拿之後，我們弟兄沒有安身之處，這才想起來龍泉溝的

張寨主，想當初這位墨麒麟張寨主，見咱們二頭領銀頭鳳的門下，我們投到這裏，多蒙張

寨主念其大義，留我弟兄住在山上，不過就是浮住，尚未派什麼差使，跟着又問：「道你們哥

兒兩個爲什麼也投到這裏來呢？」穆通何順一同說道：「自從玉泉山失敗之後，我二人跟隨楊榮

主，在後黃堡口開設一所店房，無意之中，得獲了珍珠百寶燈。徐氏三鳥一聽，心中大喜。

說半天話怎麼沒聽給楊榮等引見呢？皆因他們夫妻二人給張鐸行禮之後，慢慢的把寶燈匣子打開，取出寶燈給張鐸觀看。雖然黑麒麟開過眼，見識過寶物，像這樣的寶燈，他可沒看見。遂叫道：「七弟，我可沒看見過這個東西。」聽人傳說，被一個綠林道朋友，名叫鐵咀桐梧杜雲龍盜將出來，怎麼會落在你們手裏呢？楊榮說道：「這個是巧事。上次我開店你還給我賀喜，這個大概你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店裏面得的。要不是從中有一個失了目的先生跟着攪和，小弟我也不至於棄店而逃。張鐸又接着問道：「賢弟你們來到我這裏有何心意？」

楊榮說道：「這你還用問嗎？來到這裏當然就有所求。就要仰仗你老的虎威，將此燈求你老收藏，平復平復，再求大哥你老派幾個精明強幹之人，找個古玩行，將此物變買，交情是交情，公事說公事，燈賣了之後，得了銀子，咱們是三七分帳，絕定不虧負大哥。」張鐸

一聽說賢弟你不用往下說，我全明白了。比如說這個燈賣一萬兩銀子，我就白得三千，賣十萬我就白得三萬，就叫無功受祿，寢食不安。這個話這麼說吧，燈也給你們存着，賣的時候我同着你去賣去，得了銀子，我是分文不取。這才對得起義氣二字。楊榮不然，要是小弟一人之事，你老這麼辦倒可以。這從中還有穆通何順呢？無論如何也得公事公辦。說到這裏，楊榮猛然間想起，我淨顧跟你老看燈說話，把介紹朋友全都忘了。這才趕緊過來

跟徐氏三鳥見禮。侯賽花過來要給張鐸磕頭。張鐸說道：「不節不年沒有那些禮，姐姐請免禮吧。」穆通何順也過來給張鐸行禮。張鐸說：「不管你們是哥兒幾個，姐姐幾個全都落坐談話。我也忘了跟你們引見了。這是我本山的二頭領大月李忠廷。」眾人又互相見了一回禮。禮畢眾人落坐。雙囉兵獻茶。茶罷攔盞。張鐸並不商量，拿出鑰匙來，就把寶燈收起。楊榮看着張鐸這分舉動，未免吓得面貌更色。張鐸明白准知道他是害怕自己霸佔他的寶燈。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89】

遂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賢弟 你可別多想 我絕不能霸佔你的寶燈 皆因大廳上面 人多眼雜 咱們綠林道的規矩 貨物過重就應當加一份謹慎 以免招惹是非 我先把你們四位送到後山 有的是花園子客廳 你們先在我這裏 住此個日子 單等施不全進北京之後 咱們或是上南京 或者夠奔北京 決不能犯案 楊榮聽到這裏才放心 不由得喜形於色 張鐸又接着說道 我給你們幾位接風 說着話回頭叫了一聲二弟 你陪他們四位預備兩桌上等酒席 在後面喝酒 前面無論有什麼風吹草動全都有我一人抵當 李忠廷也明白張鐸爲人的心術 當時就陪着他們男女四個人 到後面去 將楊榮夫婦 安排在花廳居住 穆通何順兩個人 就住在後寨西客廳安歇 到了吃飯的時候 李忠廷自然吩咐人給他們預備 不必細表 單說張鐸看着衆人走後 選派了四名精明強幹的婁兵 兩名夠奔螺絲島探聽探聽人家本山知道楊榮這回事不知道 兩名沿路打探施不全進京何日打此經過 並無限期 何時探實回山報告我知道 四名婁兵答應一聲 各自領盤費而去 張垣又把本山的婁兵頭兒叫上來 從打今天爲始 所有本山的婁兵一概不准告假 如果有生人上山 必須先稟我知道 就是婁兵的朋友到此 也到我這裏回明 如果不報 我查出來 連朋友帶本山的人 一齊治罪 衆婁兵頭目齊聲答應而去 過了沒有幾天的工夫 就有遠探回來報 說泉溝周周圍圍並無別事 這條道倒也不穩 有多數官兵也走着這裏 就是聽人傳言 陸家堡可是被人打破了 張鐸說了一聲知道了 多少賞給婁兵幾個錢 張鐸心中非常放心 又過了三天有人報玉泉山銀頭鳳李達拜見 張鐸把老師接進來 老頭子跪求自己徒弟 要給金頭鳳報仇 張鐸當時應允 可就沒提寶燈之事 把老師安排別處居住 雖然口裏應允 心內尚且猶豫不定 沒過三天夏天雄可就到了 他實在是感念人家的好處

故此把夏大爺接進來。一問他珍珠燈他是一怔。雖然吃驚，他可作出笑容來。所以夏大爺一問他的寶燈，他答應的很快。跟着男女四個請出來，他又取出寶燈，又給夏大爺介紹這四位朋友。介紹之後，他可把他們四個人又送出去。這個時候徐氏三鳥就進來了。看夏大爺那才叫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那意思就要瞪眼。張鐸知道不好，趕緊吩咐婁離兵先把徐家弟兄三位寨主請出去。有什麼話全都有我呢。單有看守大廳婁兵就把徐氏三鳥讓出去了。張鐸作爲不知，遂問道：大哥你跟他们這三個人怎麼有仇呢？夏大爺聞聽，一蹶脚，唉，賢弟，你就不用問了。這三個真正是恩來無義，反來爲仇的惡人。遂把他們弟兄四個人，逃難到了青竹塘草善莊，就爲杜雲龍帶着倆顆寶珠，他要送給老太太作爲進見之禮。名虧張星垣給我來一封信，我才把寶珠扣留下。後來張星垣帶黃天霸來到我的家中要寶珠，他們有一個二哥，外號叫金翅鴿子，在我客廳裏面亮刀刺殺黃天霸，皆因他不是天霸敵手，刺人不成反被人殺。從此他就說跟我有仇。賢弟你說，可氣不可氣？張鐸說這就是君子不把小人怪，你也不必計較他們。咱們哥兒倆個辦咱們的，說着話張鐸把匣子打開，叫夏大爺看看寶燈。然後把寶燈收起，叫了聲大哥，吾揣度你老心意，馬上揹着燈一走。那麼一來

六

顯着你老大仁大義，但小弟對於他們不大義氣。我現在就給你老預備一桌酒席，咱們哥倆吃喝完畢，回頭小弟親自送你老出山。夏大爺說道：賢弟，這段事由你辦吧。張鐸當時吩咐婁兵出去傳話預備。這一個婁兵出去跟着又進來一個，回稟大寨主得知，後面老寨主請你老有話說。夏大爺聞聽就是一怔，心說我與張鐸這麼些年的交情，他的父母全都去世，怎麼會又有老寨主呢？交情深的關係，還不能不問。這才叫賢弟，老寨主是誰？張鐸聞聽一笑，叫了一聲大哥，這個老寨主也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因爲有點兒別的事。

到這裏來 暫時在我這裏住着 你老先在這裏坐着候一會兒 我到後面看看 你老千萬別

離此處 本山戛兵 新招募來的太多 倘若守珍珠寶燈出點舛錯 那還了得 夏大爺點頭

答應道 兄弟你去吧 有愚兄在此 諒無虞 張鐸轉身出離大廳 來到後面的後書房

將然一見面銀頭鳳又給張鐸跪下了 張鐸一看 遂說道老師咱們爺兒倆個情同父子 你爲

麼了 銀頭鳳說道 好徒弟 這山上有多大的事 你全都不告訴我 我來了這麼些個日子

珍珠燈在此 真就沒對我說 來了這麼一個夏天雄 你倒把寶燈拿出來給他看 這要不

是徐氏弟兄跟我說 我還不知道呢 張鐸看了看果然徐氏三鳥在旁邊呢 張鐸暗恨徐氏三

鳥阻快 你何必傳這個話呢 事已至此 那也叫無法 跟着把師傅攆起來 叫了一聲師傅

你老讓弟子怎麼辦弟子就怎麼辦 銀頭鳳說道 我先要求你借戛囉兵二百 叫你帮忙攔

路行刺殺施不全 到今既然有了寶燈 這個事就好辦了 行刺是咱們找他 這一來 他就

要找咱們來了 皆因他是尋找寶燈怎能善罷甘休 張鐸一聽 連忙問道 老師他們怎麼知

道寶燈在咱們這裏呢 銀頭鳳一跺腳說道 你真是個糊塗人 常言說的好 沒有不透風籬

笆 人家官面辦案 比這個再嚴密幾十倍 他們也能夠知道 那個能耐如海底尋針 再說

古人有這麼一句話 要叫人不知 還是已莫爲 張鐸說道 咱們也就不說說古人了 咱們

爺兒倆個 你是師傅 我是徒弟 你吩咐吧 這段事應當怎麼辦 銀頭鳳說道 依着我

你設法把夏天雄困在咱們山上 黃天霸自然前來 張鐸也猛住了 對呀 官面要是不知道

夏天雄怎麼來要寶燈 張鐸叫道師傅 自從弟子跟老師學藝之後 我到外面做買賣 徧

不得已 後來我才訪友 至青竹塘夏天雄家存身 夏天雄待弟子 慎得說是天高地厚之恩

說到這裏 可就見大爺待自己的好處 從頭至尾 跟銀頭鳳細說了一遍 身爲綠林鷹

當義氣爲重 無論如何 我可不能陷害夏天雄 李陵達他的外號叫銀頭鳳 鳳乃百鳥之首

爲人明白極了 聽張鐸之話 不住的緊緊皺眉 就是有一樣兒 跟金頭鳳是師兄弟義氣

太深 這個恩不能不報 老頭子過了好半天也沒有說出話來 張鐸一看老師這般光景 心

裏頭非常難過 因爲張鐸的外號 他叫墨麒麟 麟鳳全都是禽獸之尊 所行合乎祥瑞 決

沒有兇殘惡暴行爲 給人起外號全都合乎人的性情 張鐸這才說道 老師你老不用發愁

弟子我有一個萬全之策 那年弟子在河南遇見一位異人 他會配五鬼離魂丹 這種藥如何

配法咱們可不知道 顏色是黑紅二色 那時候弟子正在有錢之時 他是因病困在店房之中

他跟人打聽知道弟子好交朋友 他冒然問給我去了一封書信 我知道這種情形 帶着錢

到店房之中 將店飯帳還清 又給他盤費 他無恩可報 就送給我兩丸五鬼離魂丹 把這

個黑藥丸 塞在鼻子裏 這個人立時就昏迷不醒 這個紅藥丸 可不能離開他的手心 只

要紅藥丸一離手心 那個黑藥丸自己就掉下去了 雖然不說是仙丹 能把人的氣息閉住

閉三七二十一天 每天用糯米人參煮稀飯灌兩頓 人也不死 氣也不傷 可有一樣兒 我

可不能用蒙汗藥酒把我這盟兄蒙過去 惟有你老從中坐陪 用好言把夏天雍勸醉了 他的

酒量還真大 容他喝醉了之後 把五鬼離魂丹 給他塞上 找一個清淨的地方 可叫老人

家這麼一養性 單等咱們爺兒兩個把黃天霸治死之後 就再在我的盟兄面前道歉請罪 然

後珍珠燈還照舊交給他老人家指走 這也就算咱們將功折罪 銀頭鳳一聽 遂說道 到了

那個時候 不怕我給黃天霸償了命 我都情心願意 當時師徒二人計議停妥 李陵達一伸

手 把自己的大衣裳穿上 張鐸向着徐氏弟兄說道 你們哥兒三個 刀可是快 檢着有仇

的殺 究竟夏天雄跟你們沒有仇 你們要動他一根汗毛 我可要把話說在頭裏 我可不管

什麼叫交情 我可吩咐一聲把你們三位亂刀分屍 徐氏三鳥連連說道不敢不敢 三鳥就在此處看守 銀頭鳳李陵達師徒爺兒倆個回分金廳 張鐸頭前帶路 撩起簾櫺 叫了一聲大哥 我師傅來了 夏大爺一看由外面進來一個老頭兒 真正是精神百倍 就知道這一定是銀頭鳳李陵達 搶步上前納頭便拜 口稱師傅在上 弟子夏天雄給你磕頭 銀頭鳳趕緊伸手相接 叫了一聲夏莊主 咱們是江湖無輩是綠林無歲 別看張鐸是我的弟子 咱們得單說單論 夏大爺說不然 你既然是我兄弟的師傅 就如同是我的師傅一般 我跟我兄弟我們是自己弟兄 張鐸叫聲師傅 你老人家萬別謙遜 夏大哥實在如我親哥哥一樣 趕情這個工夫大廳裏酒飯早已擺齊 夏大爺說道 我這是借花獻佛 老師你老就上座 我們弟兄兩個左右相陪 張鐸道 老師你老還別客氣 你老就入座吧 銀頭鳳果然不客氣 當中落坐 夏大爺上首相陪 張鐸下首落坐 此時天光已然黑了 張鐸叫嚙兵到廚房去取了幾斤香油來 倒在赤金碗裏頭倒裏看看 這個珍珠燈怎麼個亮法 工夫不大香油取了來 把珍珠寶燈燃着 無掛正當中 果然把這三間客廳 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冷眼一看上頭這個光兒照的珍珠燈霞光萬道 端氣千條 照得珍珠寶石 真是五光十色 夏天雄看着點了點頭道 莫怪人家說是珍珠百寶蓮花燈 這就應了那句俗語了 要得真富貴還是帝王家 李陵達道 張鐸借着寶燈之下飲酒 今天這不是個極樂之事嗎 務必勸着三大哥 多喝幾盃 張鐸說今天寶燈之下飲酒 果然是人生極樂 想當初香山九老月下飲酒 還要盡醉方休 今天咱們也要仿仿富年的故事 倒看看誰的酒量大小 夏天雄一看人家師徒爺兒兩這樣高興 總算招待自己親熱 自己可也就高起興來 這師徒爺兒兩倒換着敬酒 夏大爺飲酒素日就家氣 那才叫盃盃盃盃盃盃盃乾 工夫不見甚大 夏天雄已然喝到八成醉了 自己心中

一想 我今天本是有事到此 不可多貪酒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老師賢弟我這個酒量可就
 算是足了 張鐸說道大哥 咱們這些個年的交情 難道說你還客氣嗎 今天這個機會 這
 叫千載難逢 剛才已然把話說明 咱們爺兒三個是盡醉方休 素日你的酒量別人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嗎 怎麼你要不喝了呢 難道說心裏頭有什麼不滿意的事不成嗎 夏大爺說不
 然 我心裏頭喜歡是喜歡 皆因有個珍珠燈的關係 我得把他措回去 交給施大人 好全
 信義二字 張鐸遂叫了一聲大哥 數年前你不是還說過嗎 遇上機會你叫兄弟棄暗投明改
 邪歸正 今天借着這個寶燈你還不把我荐出去嗎 小弟從此就要金盆洗手了 夏大爺聽了
 這句話 那份痛快 就不用提了 趕緊說道 賢弟你要一走 這座山寨如同金庫銀窖一般
 應當交給誰呢 張鐸說大哥 你乃聰明的人 怎麼會糊塗了呢 這座山寨雖然不錯 這
 並不是官地民產 不知何時被官面一勦便冰消瓦解了 真要是給官家効力 大小做個官
 那可是一輩子吃着不盡 夏天雄這個人本來是正人君子 他一聽拜弟有棄綠林之志 心中
 非常喜悅 這一高興不要緊 重新又喝起來了 又喝了十幾盞 夏大爺可就夠九成醉了
 上身一幌 說道賢弟我可不能再喝 再喝三五盞我就要在老師面前現醜了 張鐸聞聽哈哈
 大笑 叫了一聲大哥 你可是真有福氣 在前幾天有人給我送來一付醒酒丹 無論喝多少
 酒當時就能醒 張鐸說罷站起身形 夠奔外面工夫不大取來一付丹藥 叫了一聲大哥 你
 看見了沒有 這個藥試過多少次 靈妙仙丹 夏天雄看了看 叫了一聲賢弟但不知仙丹如
 何用法 張鐸道 這個並不費事 你拿丸藥往你鼻孔一放 立時就能醒酒 夏大爺素常就
 信服張鐸 皆因自從交友以來 張鐸就沒說過一回謊言 今天當然就沒有多疑了 伸手把
 藥丸拿起來 往鼻子上放 跟着身形向後一仰 當時昏迷不醒 張鐸看着哈哈大笑 遂

卷

六

後集

說道 可惜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 一世的精明強幹 到此時這也算是 聰明反被聰明誤 伶俐倒吃了饞人虧 張鐸這才走上前來 把這個紅丸往夏天雄手裏頭一放 叫婁兵把珍珠燈摘下來 換上自己原來的燈 寶燈放在燈匣裏面 四週圍用棉紙塞好 匣蓋蓋好 拿鑰匙把夾壁牆開開 又開開裏面的鐵櫃 燈匣放在鐵櫃內 鎖好了 又鎖上夾壁牆 全都收拾好 然後叫婁兵奔後面書房 請徐氏弟兄 徐氏弟兄來到廳 問大寨王叫我們有什麼公幹 張鐸用手一指 你們哥兒三個看見了沒有 這就是夏天雄 爲我老師得罪我的良友 這一來不要緊 這就如同得罪了黃天霸一樣 你們哥兒三個 得帶着我在此多多出力 萬一把黃天霸拿住 也算給你們的哥哥出力報了仇了 徐氏三鳥說道 謹遵大寨主之命 隨着又吩咐婁兵連椅子把夏天爺抬到西跨院 那三間辦公的屋子裏去 婁兵把夏天爺搭走之後 張鐸自己開櫃找出一包上等的人參 又叫婁兵到廚房要一包糯米 把我自己使的一份銀鍍銀勺 銀炭火爐 全拿到西跨院公事房 把夏天爺靠着後山牆一放 看了看倒是很透空氣 這才叫過兩名細心的婁兵 說你們看見這個糯米跟人參了沒有 這裏有一個鐵子 每給夏天爺熬粥的時候 是一錢人參四兩糯米 放在銀鍋裏 攪八分滿的水 這裏有個小銀勺 每一次灌三勺 每一天可灌三次 他手中心有一粒紅藥丸 你們可千萬別動 如果一動手裏這個藥丸 鼻子上那黑藥丸 就掉下來了 他要是一明白過來 你們全得死在他的手內 如果飲食伺候的好 夏莊主身上的衣服零碎物件 一樣不許你們動 如果丟失一點兒什麼 回頭我是把你們綁到後山 眞要是按着我吩咐全都辦好了 我們哥兒兩個也不過鬥幾天智 過了這幾天每天賞給你們二十兩銀子 有守的婁兵點頭答應 張鐸這才夠奔大廳 遂向徐氏三鳥大刀李忠廷說道 如果黃天霸 安是來了 決不能由前山攻進

來 不是由後山來 就是由左右兩海來 我修這個山墻的 我早就有預備 每隔五丈 有一個旋門 外頭可是平的 旋門裏頭足能隱藏兩個人 堂中間有一個天燈杆 上面可是五個燈頭 不論由那方面進來人 此燈全都能夠照的見 由今天爲始 你們哥兒四個輪流值日 每到夜間 要分前後夜兩班 張鐸吩派已畢 他們各人去幹各人的公事 張鐸無事之時 也不過就是跟他的老師在大廳裏面互相計議 黃天霸這回事 決不能善罷干休 李忠廷等有時得了閑暇 也到前面大廳大家計議計議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 不知不覺就過了四天的功夫 這一天剛吃完了午飯 不大的工夫 叢兵進來回報 外面有百花嶺小三義莊張星垣來訪 張鐸哈哈大笑 說三位賢弟聽見了沒有 這就是夏天雄的至戚 也是黃天霸的好友 這不問可知 一定是前來探聽信息 徐萬豹一聽 雙眉緊皺 叫了一聲大寨主 你無論想什麼法給我們將此人拿獲才好 我們的哥兒們 金翅鷄子 就是他從中設法被黃天霸殺死 今天既然來到山上 我們哥兒三個非要報仇不可 張鐸連連搖頭說道 不可